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什么是环境史

〔美〕 J.唐纳德·休斯 著

梅雪芹 译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什么是环境史



[美] J.唐纳德·休斯 著
梅雪芹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7-21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什么是环境史/(美)休斯著;梅雪芹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1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ISBN 978-7-301-14405-3

I. 什… II. ①休…②梅… III. 环境-历史-研究 IV. X-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7206 号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by J. Donald Hughes

Copyright © J. Donald Hughes, 2006

译文依据英国 Polity Press 公司 2006 年版,中文简体版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拥有

书 名: 什么是环境史

著作责任者: [美] J. 唐纳德·休斯 著 梅雪芹 译

责任编辑: 陈 甜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405-3/K · 054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13.75 印张 191 千字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译者序

J. 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 1932—),美国丹佛大学约翰·埃文斯历史学杰出教授(John Evans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of History),环境史的开创者之一,美国环境史学会(ASEH)和欧洲环境史学会(ESEH)的创始会员。2000年,休斯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颁发的“卓越贡献奖”,对他来说,这可谓实至名归。因为从环境史作为一门历史学科诞生伊始直到现在,他一直活跃于环境史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成果。早在1975年,他就出版了《古代文明中的生态》(*Ecology in Ancient Civilizations*)。此后,他在环境史方面的新作迭出,主要包括:《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American Indian Ecology*, 1983)、《潘神的劳苦: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环境问题》(*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1994)、《地球的面貌:环境和世界史》(*The Face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2000)、《世界环境史:人类在生命群落中变化着的作用》(*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2001)、《地中海地区:一部环境史》(*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2005)以及《什么是环境史》(*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2006)。除著作外,他还在《环境史》、《环境与历史》、《太平洋历史评论》、《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环境史论文。^[1]而休斯对环境史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取得的丰硕成果,更在于他所做的理论思考,这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因此,这里将通过休斯的一些环境史代表作,尤其是《什么是环境史》的研读,总结其理论思考和建树,以便为读者了解他的研究和思想,以及更好地阅读《什么是环境史》这部著作,提供些线索。



一 对生态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论述

通览休斯的环境史著述,我们发现,其环境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彰显了自己的特色。概而言之,即是:以古典文明为原点^[2],在生态语境中解释人类文明的起源和演进;长时段视野和世界史维度;以浓厚的生态意识来更新历史学叙事范式;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对人类未来的深深忧虑。^[3]与此相联系,在实证研究和撰述中,自觉地对环境史进行理论层面的思考,是我们研读休斯的一些代表性成果时产生的极为深刻的印象。

休斯在环境史著述中所做的理论思考表现在很多方面。而首尾相贯的,是对生态及其在历史中的作用的论述,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休斯对环境史的兴趣缘于他的本科学业,即生物学和植物遗传学^[4],所以,对生态和生态系统的关注,对生物群落的复杂性和人类在其中的位置的强调,以及对生态在历史中的作用的重视等,在他的研究和撰述中一以贯之,我们从其著述中可以充分地领略这一点。

在休斯的著述中,Ecology(生态学)显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自1975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开始,该词不仅频频出现在他的许多论著的标题中,而且其用语和内涵不断得到延伸和扩充。从用语来看,除Ecology外,在休斯笔下还有Species Ecology(物种生态学)、Human Ecology(人类生态学)、Systems Ecology(系统生态学)、Community Ecology(群落生态学)、Ecosystem(生态系统)、the Natural Environment(自然环境)或Environment(环境)、Biological Community(生物群落)等。^[5]而Ecology的内涵,除了生态学以及它的各个分支外,在休斯那里还指代自然环境或环境。至于环境的含义,他在《潘神的劳苦》中做了这样的界定:“在本书中,环境将作如下理解,它包括地球,连同它拥有的土壤和矿产资源、淡水和咸水、大气、气候和天气、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动物和植物即生物,以及最终来自太阳的能量。”^[6]在《什么是环境史》中,他沿用了这一界定,并明确指出:“从事环境史研究,理解这些因素及其变化是十分重要的。”^[7]



从休斯的理解来看,自然环境或环境等同于生态系统,它们是生物群落与其无机环境的结合体,而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的规模大小不等,小到一片沼泽,大到“生态圈”,即地球的整个表面和大气连同其所有的居民。^[8]

此外,休斯对生态系统中生命群落的复杂性以及人类在其中的位置也有清晰的认识。他强调,“自然是由有着诸多部分和功能的动态系统构成的。其中突出的是生态系统。人类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并历时地参与了改变生态系统的过程。历史学必须解释这些过程的重要性和复杂性。”^[9]或者说,“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依赖于生态系统,并且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10];在历史的各个阶段,各个地方的人类社会都存在于生物群落之中,并依赖于生物群落而生存。不管是巨大的城市,还是小规模农业村庄和狩猎氏族,都是如此。^[11]

当然,由于从生物学转到历史学的学业背景的影响^[12],休斯对生态的认识并不限于生态本身。其突出之处,在于对生态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的思考和论述。

休斯认为,由于人类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物种,自古至今生态系统状况的变化影响着人类事务的发展走向,因此,“生态分析是理解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手段”^[13];“历史叙述必须把人类事件置于地方和地区生态语境之中。此外,世界历史必须把它们置于生态圈,亦即世界生态系统之中。”^[14]而在许多重要方面,人类社会已经发生和继续发生着的,就是一个生态过程^[15];历史学必须考虑生态过程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生态过程也就成为了历史叙事的重要主题。在他看来,“历史提供了证明生态过程重要的许多例证。人类给他们生活的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改变。他们不得通过改变自己的社会结构来适应他们造成的变化。否则,人类将会消亡。这种情况在人类居住的地球上的每一历史时期和每一地域都已然发生。”^[16]这样,“世界历史的叙事,如果要做到均衡而又准确,就要考虑自然环境以及它与人类活动相互影响的各种各样的方式”。^[17]其中,环境不能再被视为供人类历史上演的舞台布景,“它是演员;它事实上囊括了演员阵营中的大部分角色”。^[18]这样的认识已为环境史学者普遍认同,因



而成为了环境史的一个基本理念。

二 对“什么是环境史”及其与其他学科之关联的分析

什么是环境史？这是从事环境史研究的学者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定义问题。由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表述的些微差异，环境史的定义也就多种多样，以致有人说，“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19]这一说法虽不免夸张，却也道出了环境史定义难以归于一尊的窘况。对休斯来说，这也是其三十多年的环境史著述生涯中反复遭遇、反复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就此作过很多阐述。

1994年，休斯在《潘神的劳苦》中提出：“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自古至今人类如何与自然界发生关联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将生态学的原则运用于历史学。”^[20]此后，他继续思考着这一问题。2001年他在《世界环境史》中提出：“环境史的任务是研究自古至今人类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群落的关系，以便解释影响这一关系的变化过程。作为一种方法，环境史将生态分析用作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21]他进而认为，环境史学家不仅要认识地球上生物系统和非生物系统影响人类事务进程的方式，而且要评价人类力量引起的变化在自然环境中的影响。而这些过程往往是同时发生，且互为条件的。2005年他在《地中海地区：一部环境史》中又提出：“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使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22]他再次强调，环境史的任务，是研究人类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群落的关系。这一关系贯穿时间长河，频频遭遇突如其来的变化。^[23]在以往思考和表述的基础上，2006年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这一环境史入门之作中进一步明确提出，环境史“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24]至于环境史的任务，他在这本书中不仅沿袭一贯提法，而且再次强调，人类与他们所处的群落的



天然联系,必然是历史解释的基本要素。^[25]

比较上述种种界定,我们认为,休斯对“什么是环境史”的认识有着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思想变化轨迹,直到将环境史的归属落到“历史”之上,其思考才臻于成熟。为此,他特别强调,环境史并非只是环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人类一方总是被包括在内的,而环境史家是否将环境主题作为他们叙述的部分,只取决于它们对人类事务的影响。^[26]这样,休斯最终对环境史作了本质定义,并通过反复思考,给出了“什么是环境史”的基本答案:(1)环境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也是一门历史;(2)这门历史的对象是自古至今与自然其余部分相关联的人类的生活、劳作和思考。它通过时间带来的变化,一方面研究自然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另一方面研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3)这门历史的核心概念或概念单元是“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意味着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经历着不断的复杂的变化,时而转向,时而背离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可持续;(4)这门历史的方法是将生态分析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从而补充了已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历史分析形式;(5)这门历史的宗旨是从与自然相关联的新视角重新探索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更好地把握人类及其历史的影响,从而为寻找环境问题的答案提供基本视角。^[27]

由于环境史的对象涵盖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它必然与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众学科发生关联,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如何认识和揭示环境史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却是个仁见智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休斯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

由上可知,休斯一贯认为,环境史是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在此基础上,他就环境史如何运用跨学科方法、环境史如何与包括生态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相关联等问题,陆陆续续作过一些论述,这在《潘神的劳苦》、《世界环境史》和《地中海地区:一部环境史》中都有体现。^[28]起初,他只是笼统地提到,从事环境史,需要适当掌握农学、考古学、植物学、气候学、经济学、地理学、地质学、哲学、技术、



动物学等领域的知识,并探寻有益的综合。^[29]后来他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到2006年出版《什么是环境史》,他对这类问题作了总结性阐发。他坦陈,环境史的编撰其实一直不囿于史学家,地理学、哲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都撰写了环境史专著。^[30]紧接着,他具体地分析了环境史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还特别就环境史与政治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的关联作了有深度的思考。

休斯指出:“严格地说,充分展开的环境史叙述应当描述人类社会的变化,因为它们关系到自然界的变化。这样,它的方法就接近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了。”^[31]这即是说,环境史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关联,是由它们都要面对的人类社会及其变化所决定的。其中,环境史与政治学的关联,在于与环境相关的政府机构、政策法规以及社会斗争;环境史与经济学的关联,在于自然资源的利用、分布和有限性及其对经济、贸易和世界政治的制约等。

关于环境史与生态学的关联,在休斯看来,取决于它们对自然的存在状态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的共识。“生态学描述的自然是由具有诸多部分并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所组成的,其中突出的是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前者指的是相互作用的有机体组织,后者指的是生物群落与其无机环境的结合。”^[32]生态学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到20世纪初年,有人提出“生态学是一门关于群落的科学”^[33],进而发展出群落生态学。群落生态学的含义之一是,“人类是生命群落的一部分,它通过与其他物种的竞争、合作、模仿、利用和被利用,而在群落内进化。人类的持续生存有赖于生命群落的存在,并在其中获得一个可持续的位置。”^[34]对于生态学的这些发现,休斯深信不疑,并据此强调,无论何处,遍及历史的一切人类社会都存在于生物群落之中,并依赖它而生存。小村庄和狩猎氏族是这样,大城市也是如此。这在上文已经提及。而环境史,在他看来,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衍生于对生态科学的某些含义的认知,这体现在对人类物种的历史的理解。其任务,如上文所示,即是研究人类与他们作为其组成



部分的自然群落的关系。这样,环境史与生态学就有了天然的联系。

当然,在对环境史与其他学科之关联的认识上,休斯的思考和论述的贡献,可能不在于具体的结论性观点。其实他的一些论述并不明确,甚至有点含混不清。他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在于其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他显然为我们指明了如何进一步思考的方向,并留下了很大的思维余地和实践空间。

三 对环境史与其他历史门类之区别和联系的阐述

我们看到,休斯在思考环境史与外部学科之关联的同时,也对环境史与历史学内部其他门类的区别和联系作了相应的阐述。在《世界环境史》中,他借用了美国历史学家威廉·格林(William A. Green)的一个说法,即在对人类在世界群落中的相互联系,或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相互依赖的认识上,环境史是其他任何历史探讨都不能比拟的,它补充并常常挑战传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历史分析类型。^[35]休斯还将这些历史分析类型称为“旧史学”(the Older History),认为环境史与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态度和认识的不同,并从三个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

其一,旧史学很少与自然建立联系,它关注的主要是人类的政治活动。即使当它不得不涉及自然时,它也是说文化和技术的进步使人类逐渐摆脱对自然界的依赖,并为他们提供管理自然的手段。它积极讴歌人类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操纵,期待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持续地加速。与之相比,环境史则承认生物层面的事实,即人类依赖于自然要素,隶属于生态原则。这样,环境史认可了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发展的限度。

其二,旧史学认为人类根据农业和文明用单一种植取代自然的多样性是可取的;环境史则认可生态学对生物多样性之价值的强调,将大地连同其上的人类和非人类居民视为在时空中变换面貌的多姿多彩的图景。

其三,旧史学除了人类社会内部的那些关系之外,看不到其他任何重



要关系；而环境史在其叙述中强调人类与其他物种之相互联系的重要性，以及使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也就是说，旧史学在认识自然和环境的存在时，把它们当做一种背景，而环境史则把它们当做一支活跃的力量。^[36]

对上述观点，休斯在《什么是环境史》中又作了重申。他进而将环境史置于西方史学演进的脉络中予以分析，以深入揭示环境史与其他历史的联系和差异。他指出，20世纪早期以前的史家基本上都以人类社会当中的权力行使和权力争夺为固有对象，战争和领袖生涯支配了历史叙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着重关注创造社会劳动的工人和农民，并在历史叙述中将经济维度添加到政治之上。当然，这依旧在讲述社会内部权力斗争的故事。^[37]更晚近的历史学者在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将目光投向妇女、儿童、少数族裔、宗教上的少数派以及同性恋者，研究和叙述他们的历史。史家像这样开始关注曾经无权无势的群体，当然体现了历史的进步。及至环境史，史家关注的对象进一步向下，最终使历史叙述涵括地球本身及其上的生物和其他环境要素，这可视为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结果，环境史也因此成为西方史学链条上的一环。

对于环境史这一环节与以前或同时存在的其他历史环节的内在联系，休斯也作了一定的阐释。在他看来，它们之间相联系的一个表现，还是那由来已久的社会权力斗争。为此，休斯说道：“环境史不能不顾政治、军事力量的现实格局，以及为其堂而皇之的利益所支配的国家集团、经济组织和种族群体。”^[38]他认同道格拉斯·维纳的一个说法，即“每一场‘环境’斗争，在根本上，都是利益集团间关于权力的斗争”。^[39]这表明，环境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揭示人类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围绕自然环境而展开的较量。

不过，休斯又主张，不能把环境史完全视为历史学科自我进展的一部分。根据笔者的理解，休斯在此所强调的是，环境史，与其他历史门类并不一样，它绝不仅仅是人类自身自觉追求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以危机或灾害面目出现的自然所驱使的结果。所以，他说道：“自然并



不是无力的。严格而论,它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自然并不温顺地适应人类的经济;自然是包含着人类一切努力的经济体,没有它人类的努力就不起作用。”^[40]这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自然在社会历史中确实具有基础地位和使动作用;自然作为“历史剧中真正的演员”,其本身催生了环境史。而重视自然的历史作用的环境史,像环境伦理学一样,不啻是为无言的大自然代言。因此,休斯的主张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环境史何以诞生,以及它具有怎样的革新意义。

四 对环境史的丰富意义的揭示

环境史,诞生于环境危机形势严峻、人类环境意识空前强烈的 20 世纪后期。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史应运而生,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环境史有什么用?对于这一问题,很多环境史学者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并作过这样那样的表达。^[41]休斯对环境史意义的理解和揭示,可谓丰富而深刻。这主要体现在他就环境史对人类自我意识及其历史观念的修正、对历史学科发展和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以及对现实环境问题决策的指导等方面所作的论述。

关于第一方面,即环境史对人类自我意识及其历史观念的修正,休斯在其著作中作过明确而又系统的论述。譬如,在《什么是环境史》中,他说到:“环境史家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依赖于生态系统,并且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的确,针对将自己视为脱离自然、高于自然并主异自然这一盛行的思想倾向来说,环境史可能是一种矫正。”^[42]这里提到的人类盛行的那种自我意识,一般认为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并被称为“帝国式论点”(Imperialism)。^[43]而受此意识所支配的人类,已在世界各地征服自然的战争中节节胜利。在此过程中,自然环境深深烙上了人类活动的足印,以致大地、海洋和天空改头换面,共享地球的鲜活的动植物面目全非。然而,人类所造成的环境变迁到头来又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和历史,人类终究不能摆脱自然的钳制。这体现了人类个体及



其社会与环境彼此改变、彼此影响从而相互联系的客观事实。而对这一事实的揭示在环境史撰述中是十分突出的。这样,环境史学者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揭示自然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分析人类活动所导致的局部和全球范围的环境变化及其影响,对于人类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以及与自然的关系,更好地调整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以至修正人类高于自然、控制自然的自我意识,就具有重要的作用。

环境史对人类历史观念的修正,在休斯看来表现在许多方面。除了他对环境史与“旧史学”区别的分析中有所体现外,休斯还特别就环境史对发展观念的修正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在《世界环境史》中,他说到,20世纪下半叶,大部分世界历史都将“发展”作为其叙述主题,并在用它来解释历史进程的时候,改变了其固有的生物从诞生到死亡的生长过程这一含义。结果,“在今天广为接受的历史观念中,无止境的经济增长成了发展的要义,‘发展’本身成了目标。在这种意义上,发展的主要意味并不是艺术和科学上的改进,更健康、更丰富的环境,或者更可靠、更令人满意的社会关系。”^[44]而在他看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展,不承认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大大造成了生命群落的毁灭,因此其成就是靠不住的。

在《什么是环境史》中,休斯对以往世界历史中“发展”的片面性及其不利结果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在最近,差不多每一本世界史教材的叙事线索或编排原则都是‘发展’。这个词无处不在,通常以‘文明的发展’这样的题目出现。……即使‘发展’没有定义,但很明显它的意思就是由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虽然世界史教材描述了艺术和科学的成就,但它们所认为的发展目标,显然不是好于荷马史诗的文学作品、胜过拉斯科岩洞壁画的绘画、甚至物理学中将会超过爱因斯坦理论地发现,而是工厂、能源设备、金融机构的创建,还有为了人类的目的而不断增强地球资源利用的产物。”^[45]而一些国家在发展方面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其自然资源得到了利用,森林化作了木材,煤、铁矿层被铸成了钢。^[46]显然,这样的发展故事大大忽视了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世界,结果,在上述变化过程中,空气遭受到更多的污染,河流承载了更多的腐蚀



物和垃圾。

针对这种状况,休斯提出,要以环境史的核心概念“生态过程”作为编排原则,来撰写世界史。“生态过程是一个动态概念,它意味着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经历着不断的变化。”^[47]以生态过程作为世界史的编排原则,也就是将生态语境和环境变化的作用始终置于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位置,以此考察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的程度和性质,探讨哪些变化是在生态系统吸收和补偿的能力范围之内,因而是健康的;哪些变化超出了这一能力,因而损害或改变了生态系统,甚至彻底毁灭了它。而“有些变化可能会达到干扰地方生态系统甚至全球系统之功能的地步”,其中,人口增长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加大以及技术对人类影响的强化和扩散等,尤其值得重视。^[48]

休斯进而认为:“如果生态过程被用作世界史的主题,发展将不会从故事中消失。不过,它将需要仔细地重新界定。”^[49]为此,他具体阐释了生态过程视角下的发展的含义,这便是:改进质量,增进生活艺术,发现更有效、更具创造性且更少浪费地使用资源的方式,以及拓展道德的内涵。这样的发展所指引的方向,在他看来是保护而不是破坏地球生物圈,因而具有积极作用。由此,我们可以把握休斯倡导以“生态过程”组织和编写世界历史的寓意所在,并真正领悟到,人类社会的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而是要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什么样的发展才真正造福于人类和自然。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休斯会强调在解释目前人类与自然所面临的困境时,环境史与生态科学一样必要。

关于第二方面,即环境史对历史学科发展和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休斯也做过许多论述。在《潘神的劳苦》中,他说道:“环境史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为历史学家的比较传统的关注对象,即战争、外交、政治、法律、经济、技术、科学、哲学、艺术和文学等,提供了视角。其中每一主题在本质上都与自然相联系,与自然环境的用途和意义相联系。”^[50]在《什么是环境史》中,他不仅重申了这一说法,而且更明确了环境史的作用。他说:“环境史有用,因为它能给历史学家的比较传统的关注对象,如战争、外交、政



治、法律、经济、技术、科学、哲学、艺术和文学等,增添基础和视角。环境史有用,还因为它能揭示这些关注对象与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之基本进程的关系。”^[51]此类表述明确体现了休斯对环境史在推动历史学科发展方面之意义的认识,与詹姆斯·奥康纳关于环境史促成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本身的革命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52]休斯还明确指出,“在21世纪余下的岁月里,环境史看来肯定会继续影响着历史的撰述。”^[53]为证明自己观点的合理性,他在此转述了艾伦·斯特劳德的一个说法。2003年,斯特劳德发表《自然总是很要紧吗?追踪遍及历史的灰尘》一文。她在文中说到,环境史并不只是历史学的又一个分支,从而在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旁边求得一席之地。相反,它是为所有这些领域的历史学家更好地讲述历史而准备的诠释工具。“如果其他历史学家能加入我们的行列,像我们一样去关注灰尘、水、空气、树木以及动物(包括人类)的物理、生物和生态属性,他们不知不觉中会发现,他们自己在开始探讨关于过去的新问题和新答案。”^[54]休斯在其著作中引述斯特劳德的说法,显然是在借他人之口来表达自己关于环境史的基本学术意义的认识。

此外,休斯在论述环境史之所以能持续发展的正当理由时,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跨学科的思考以及学科背景不同的学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开端。他还列举了许多具体成就,包括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合作,以及历史学与生态科学之间裂隙的弥合等,来证明这一事实。^[55]这表明他在积极地思考环境史对于推动跨学科研究的意义。所以,当他在《什么是环境史》的第六章谈及环境史的问题时,首先提到的是“专业化”,认为,如果将环境史研究局限在历史专业之内,“这可能对环境史本身并不利,因为它生来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领域,并且是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交流激励引起的。”^[56]他确信,与其他历史学家相比,环境史学家更有可能从事跨学科研究,因而希望他们为振兴跨学科的环境史而努力。^[57]

关于第三方面,即环境史对现实环境问题决策的指导,休斯同样有深刻的论述。上文提到,休斯主张以生态过程作为世界史的编排原则,以此



考察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生态系统变化的程度和性质。通过研究过去所发生的变化来解释当前的处境,并预测未来的进一步变化。所以,他在《世界环境史》中说到,人类的行为虽然不能收回时间之矢,但可以调整它的方向。并且,有希望朝着更好的方向来调整它,那可能是环境史的作用之一。^[58]在《什么是环境史》一书的最后,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在寻找现实的环境问题的答案中,“环境史可以给出一个基本视角,以提供导致现今状况的历史进程的知识,以及关于过去的问题和解决方式的例证,还有对必须加以讨论的历史力量的分析。没有那视角,决策就会深受基于狭隘的特殊利益之上的政治短视之害。环境史可以成为矫治草率反应的一剂良药。”这些论述,正是休斯对环境史的现实意义的一种阐发。

总之,休斯在三十多年的环境史研究实践中,并不是埋头于具体问题,就事论事,而是寓理论思考于实证研究之中,因此他的论著大都带有思想的深度和理论的高度,从而在环境史理论建设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从以上对休斯环境史著述中的理论思考的梳理中,我们既可以从总体上把握他对环境史的一般理论问题的认识,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领略他从事环境史研究的个性特征。可以说,休斯作为一位著述甚丰的环境史学家,在环境史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中,以“人类从何处来”为思考的出发点,以“人类向何处去”为思考的归宿,向我们展示了自古至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自然之旅。并且,休斯对环境史的意义揭示,还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历史学家在研究和叙述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历史。^[59]因此,我们今天在从事环境史研究工作的时候,也需要审慎地思考,我们研究什么,我们如何讲述人与自然的故事,才能激励更多的人去关心我们身边的环境和环境中的人,从而为这个时代和社会以及人类未来的健康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梅雪芹

2008年7月



注 释

- [1] 天于怀斯论著的详细目录,可参见本书附录。
- [2] 1961年休斯在完成博士学业之后,到西加州大学(California Western University, San Diego)任教,教授古希腊、罗马史。1966年到1967年间,他在美国雅典古典研究学院(American School of Classical Studies at Athens, ASCSA)进修古希腊史研究生课程,并在希腊雅典的皮尔斯学院(Pierce College, Athens, Greece)短期任教。在雅典的这段时间,他开始研究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和两河流域的环境史,1975年出版的《古代文明中的生态》即是其早期研究的结晶。此后,他陆续写了另两部关于古希腊和罗马以及地中海地区的环境史著作,即《潘神的劳苦: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环境问题》以及《地中海地区:一部环境史》。由此可以看出,休斯对环境史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关注重点的确定,与他早年从事的古代文明教学和研究工作有着很大的关系。
- [3] 休斯环境史研究的几方面特点,是博士研究生刘向阳同学首先概括的。笔者通过阅读休斯的有关著作和文章,认为刘向阳的概括基本准确。在此基础上,我做了进一步的修改、提炼。
- [4] 休斯于1932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圣莫尼卡(Santa Monica, Southern California),1950年就读于圣莫尼卡学院(Santa Monica College, Santa Monica, CA),1950年至1952年,转至俄勒冈州立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 Corvallis),学习林学,1952年至1954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完成本科学业,获生物学学士学位,专业是植物遗传学。
- [5] J. Donald Hughe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4-5.
- [6] Ibid., p.5.
- [7]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London: Polity Press, 2006, p.4.
- [8]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1, p.7.
- [9] Ibid., p.5.
- [10]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4.
- [11] J. Donald Hughe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anta Barbara,



- CA: ABC - CLIO, 2005, "Introduction," p. xvi.
- [12] 在大学学习期间,休斯对生物学学科的历史颇感兴趣,因此大学毕业后,他毅然转学历史,于1954年到波士顿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学位。这期间(1958—1959)他曾负笈剑桥大学,从事研究生课程学习。1960年,休斯在波士顿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7世纪英国史的内容。正是出于对生物学和历史学的浓厚兴趣,休斯在日后顺利地走上了以生态学为基础、带有跨学科色彩的环境史研究之路。
- [13] J. Donald Hughe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p. 3.
- [14]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p. 6.
- [15] *Ibid.*, p. 5.
- [16] *Ibid.*, p. 1.
- [17] *Ibid.*, p. 7.
- [18] J. Donald Hughe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troduction," p. xvi.
- [19] 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1页。
- [20] J. Donald Hughe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p. 3.
- [21]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p. 4.
- [22] J. Donald Hughe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troduction," p. xv.
- [23] *Ibid.*, "Introduction," p. xvi.
- [24]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1.
- [25] *Ibid.*, p. 15.
- [26] *Ibid.*, p. 4.
- [27] *Ibid.*, p. 126.
- [28]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pp. 4-5; J. Donald Hughe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troduction," p. xvi.
- [29] J. Donald Hughe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pp. 3-4.
- [30]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8.
- [31] *Ibid.*, pp. 10-11.
- [32]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p. 7.
- [33] Victor E. Shelford, *Laboratory and Field Ecology*, Baltimore, William and Wilkins, 1929, p. 608; 转引自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p. 7.
- [34]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14.
- [35]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p. 4.
- [36] *Ibid.*, p. 5.
- [37]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15.
- [38] *Ibid.*, p. 16.
- [39] Douglas R. Weiner, "A Death-Defying Attempt to Articulate a Coherent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10, 3 (July 2005), p. 409. 维纳是美国学者,曾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以研究俄国及苏联环境史见长。
- [40]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 16-17.
- [41] 譬如,唐纳德·沃斯特在《我们为什么需要环境史?》一文中就做过精彩的论述,译文见《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威廉·克罗农也特别撰文,谈论环境史的用途,见 William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7, 3 (1993).
- [42]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4.
- [43] 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46页。
- [44]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p. 9.



- [45]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92.
- [46] Ibid.
- [47]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p. 8.
- [48] Ibid.
- [49] Ibid., p. 9.
- [50] J. Donald Hughe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p. 5.
- [51]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17.
- [52] 詹姆斯·奥康纳说,环境史“发展的结果将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当然更广泛、更深刻、更具包容性……人们可以肯定,未来一代史学家将根据新问题、新技术、新材料等等,以及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本身的革命——这正是今天的环境史促成的,来重新解释甚至革新环境史。”(James O'Connor ed., *Nature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8, pp. 65-6; 中译本中这段译文有些偏差,故未采用,见《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休斯显然推崇奥康纳的观点,因此在《什么是环境史》中引用了这段话,见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102.
- [53]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113.
- [54] Ellen Stroud, “Does Nature Always Matter? Following Dirt through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2 (Dec. 2003), p. 75. 还值得一提的是,休斯之所以在论述环境史的学术意义时特别引用学生辈的斯特劳德的观点,恐怕与斯特劳德对环境史之特征的明辨是分不开的。斯特劳德在此文中特别强调,正是对自然界,也即尘土、水、空气、气候、细菌和动物(包括人类)的关注,标明了环境史学家的方法。而“自然”,是我们所研究的环境的物质、生物和生态成分,因而更具基础性。并且,正是对环境的这些成分的关注,使我们的领域显得与众不同。所以,环境,无论作为概念还是作为事实,都根本不同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分析范畴,将它与它们相类比,是错误的、混乱的。环境,不应在“性别/阶级/种族”三头同盟中求得一席之地,它是所有这些范畴的基础。所以,



我们必须明晰使我们的工作既与众不同又十分重要的东西所在,这就是:我们关注自然的物质要素。“当我们缺乏足够的食品或水、当空气污浊不堪而充满危险、当疾病在摧毁社区的时候,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次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所有这些都由环境所塑造,并有赖于环境。”(Ibid., p. 76.)

- [55] J. Donald Hugh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 125-126.
- [56] Ibid., p. 95.
- [57] Ibid., pp. 94-5.
- [58]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p. 8.
- [59] 美国另一位杰出的环境史学家威廉·克罗农曾说到,我们用叙事来激发和解释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讲述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在世上行事的方式。叙事或讲述故事并不只是无关痛痒地描述。毫不夸张地说,边疆的故事帮助制造了尘暴,正如“新政”的故事促使政府对那一灾难做出反应。William Cronon,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4 (Mar., 1992), p. 1375.



中文版序

作为作者,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对我来说是一种荣誉,而且我相信,对于环境史的学术成就来说,也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这是目前唯一一部描述世界各地环境史研究和撰述史的专著。之前,有一些较短的文章,以特定国家和地区为主题,或试图以全球视野来写作,其中大部分都被列入本书的书目之中,但迄今这种篇幅的作品尚未问世。本书对从古至今环境史上的思想家、论题和观点作了概括,其地理视角包括整个地球。

我奉献本书的目的,是为那些想要一本环境史简明手册的学者以及作为研究助手的研究生提供一份指南,并为了解这一学科已完成的重要工作立一块指向牌。该学科与目前正经历生态变化的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关联,而这一变化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生活方式。环境史是一门快速发展的领域,要跟上它的发展,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希望本书对愿意这么做的学者会有所帮助。追踪文献是一项永无止境的工作,任何人,包括我在内,都不能声称掌握了环境史的全部文献。我所希望的是,我,一位从三十多年前作为一门自觉的历史学科的环境史初生之时就一直活跃于这一领域的学者,一位为其中的一份杂志工作过一段时间的编辑,一位出席过以这一主题举办的大多数会议的与会者,一位不仅仅熟读了重要的环境史著作,也与相当一部分作者私交甚笃的读者,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

为撰写环境史,就必须有一个可行的定义,即了解这一主题包括什么。首先,其标题包括“环境”和“历史”两个术语:其中第一个关系到更加普遍的“自然”观念,第二个关系到更加普遍的“文化”观念。不同的学者将他们的重点置于其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有一些学者更愿意主要考



察环境的历史,即景观和自然生态系统中曾发生的变化。显然,人类已引发了其中的许多变化,但其他重要变化的发生,是自然因素的结果。纯粹的自然变化通常被理解为属于科学的范畴,然而这可能意味着,环境史,如果简单定义为环境的历史,就如同地理学一样,是某种科学的一个分支。我并不否认科学对于环境史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环境史学家应该运用历史和科学这两种工具,然后努力跨越它们之间的鸿沟。为了理解环境——我们自己所选择的标题中的第一个术语,我们必须熟练地掌握自然科学的语言,并能够利用科学就我们选择研究的历史领域所能教给我们的东西。

其他学者则强调这一主题的文化方面。对他们来说,我们所有的自然知识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因此显然是一种社会建构。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人类重新塑造了这个星球,未受干扰的自然已不复存在。他们声称,荒野完全是一种文化上的发明。而且,他们补充,独特的自然观念是人类的一种创造,与自然绝不相干。这样的哲学观点中有其不可回避的合理之处,因为历史是一种人类活动,必然涉及某种人类观点。环境史学家虽不采纳自然并非独立存在的极端看法,但可以承认他们学术活动的社会蕴涵。作为历史学家,环境史学家必须彻底坚持他们运用的史学方法,找出所有可资利用的文字资料,对它们进行里里外外的考证,并仔细地加以解释。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我们在同仁面前一定要被认为符合了学科要求。

在本书中我所采用的定义介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以试图认识这两个术语的重要性及相互影响。在我看来,环境史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在环境史的这一定义中我所考虑的是,其主题必须同时包括自然和文化。简而言之,它规定,一项研究除非既考虑人类社会中的变化,又考虑它们与之接触的自然界中各方面的变化,并将两方面的变化联系起来,否则就不能称为环境史。这两方面变化的关系,几乎在每一个事例中都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



系。环境中人类引起的变化,事实上总是在文化状态中回荡并产生变化。在我所说的这个意义上,一门不包含这两种术语的历史便不能称之为环境史。一些人可能会反对,认为我的定义有“人类中心论”或人类中心的成分,这确是如此,并且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生态中心”整体视域。人类毕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与其他大部分物种相比,我们已使大地、海洋和天空改头换面,使地球上与我们共享空间、时间的动植物面目全非。我的可行定义的麻烦在于,与试图在我所说的两种对立观点之间保持平衡比起来,它有时候更容易保留激进态度。

最后说说在本书中我所考虑的东西,那就是,环境史在本质和定义上意味着一种非常广阔的视角,包括全球意义上的环境,以及从起源延伸到现在甚至凝视着模糊不清的未来的历史在内。也就是说,它的范围不论在时间层面还是在空间层面都是很广的。首先,让我们看看时间。我的论点是,环境史领域考察人类历史中的每一个时间段,包括史前、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虽然个别的研究以较短时期作为其分析框架,但环境史的事业拓展范围所受的限定,仅仅是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考虑,而不是对所存在的任何特定的互动模式,或任何特定的环境认知方式,或当时的互动程度的考虑。这对中国尤其适用:在这里,历史资料提供了过去数千余年的信息。我特别反对通常的——如果表达不清楚的话——看法,即环境史应专注于现代世界。古代和中世纪在环境史中也值得仔细研究。或许绝大部分人类—环境关系模式以及使之展现的制度起源于这些时期,并朝着其现代的表现方式演进。当然,由于资料的丰富、变化的速度以及最近所出现的环境意识,现代世界将不可避免地需要最大程度的研究。

对环境史来说,时间上适用的东西在空间上也适用。这就是说,不管我们可能怎样决定划分出具体的研究范围,就我们的学科而言,整个地球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也许,其范围甚至超越了地球,因为太阳辐射的能量与月球引发的潮汐也是重要的环境影响因素。就像每一个现代历史时刻都与长期形成的过去相联系一样,每一个地方或地区都存在于生态圈



环境之中,历史学家忽略这一事实就要自担风险。甚至书写一座花园的环境史都需要意识到它在这颗星球上的所在。实际地说,因为研究和写作必须有个暂停,所以,至少截止到下一本书,每一项研究都必须以有限的空间和特定的时段为基础。但从理论上说,依其特有的性质,严肃的环境史必须认识到与一个更大且具包容性的系统的许多联系。

J. 唐纳德·休斯

2008年3月

目 录

译者序 / 1

中文版序 / 1

第一章 给环境史下定义 / 1

 引 言 / 1

 环境史的主题 / 3

 与各学科的比较 / 6

 环境史和旧史学 / 12

第二章 环境史的先驱 / 18

 引 言 / 18

 古代世界 / 18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环境思想 / 24

 20 世纪初年 / 29

第三章 环境史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 / 36

 引 言 / 36

 从资源保护到环境的美国史 / 37

 林林总总的美国环境史 / 40

 环境史的合作者 / 46

第四章 地区、国别和地方环境史 / 56

 引 言 / 56

 加拿大 / 58

 欧 洲 / 59

 地中海地区 / 64

 印度、南亚和东南亚 / 65

 东 亚 / 67

 澳大拉西亚和太平洋诸岛 / 68



非洲 / 72
拉丁美洲 / 73
古代世界和中世纪 / 75
结 论 / 75
第五章 全球环境史 / 93
引 言 / 93
世界环境史著作 / 94
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论题 / 101
环境环保运动 / 104
世界史教材 / 105
结 论 / 106
第六章 环境史的问题与方向 / 112
引 言 / 112
专业化 / 112
鼓 吹 / 113
环境决定论 / 115
现在主义 / 116
衰败论叙述 / 116
政治—经济理论 / 118
下一组问题 / 119
进化与生物技术 / 126
大洋与大海 / 127
结 论 / 129
第七章 对从事环境史的思考 / 133
引 言 / 133
方法指导 / 133
材料搜集 / 137



资源利用 / 140

结论:环境史的未来 / 142

精选阅读书目 / 147

附 录

J.唐纳德·休斯著述一览 / 155

索 引 / 170

译后记 / 189



第一章

给环境史下定义

引言

什么是环境史？它是一门历史，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间的变迁，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与思考，从而推进对人类的理解。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与其他大多数物种相比，我们已经让大地、海洋和天空改头换面，让共享地球的鲜活的动植物面目全非。人类所造成的环境变迁，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的社会和历史。环境史学家往往认为，人类社会和个人与环境相互联系，彼此改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这在历史编撰中应该始终予以承认。谈到环境史对其他历史学分支的贡献，唐纳德·沃斯特，一位卓越的美国环境史家说，它是“修正派扩大史学范围之努力的一部分，以使历史的叙述比传统的做法具有更大的包容性”。^[1]历史学家应当认识到，人类事件的背景即它们真正发生的场所，是整个的自然环境。正如美国环境史家威廉·克罗农所说的，历史叙述必须“具备生态意识”。^[2]从人类诞生到今天，人类事件和生态进程相互作用的主题在各编年时期一直在起作用。

环境问题在 20 世纪最后 40 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其重要性在 21 世纪反而进一步增长，这显示了环境史的必要性；环境史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类怎样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环境问题，对环境问题作出反应，并试图加以解决。环境史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是，它使史学家的注意力转移到时下关注的引起全球变化的环境问题上来，譬如：全球变暖，气候类型



3 的变动,大气污染及对臭氧层的破坏,包括森林与矿物燃料在内的自然资源的损耗,因核武器试验和核动力设施事故而传播的辐射的危险,世界范围的森林滥伐,物种灭绝及其他的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趁机而入的外来物种对远离其起源地的生态系统的入侵,垃圾处理及其他城市环境问题,河流与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欣赏自然美与享用娱乐等宜人场所的丧失,以及包括旨在影响敌手的资源与环境的武器和手段在内的武装冲突所造成的环境影响等。虽然这足以表明构成当代环境危机的变迁的多样性和严重性,但令人遗憾的是,上面列的单子仍不完整。许多这样的问题可能似乎只是近来才出现,但毫无疑问,它们的巨大影响贯穿了整个20世纪,其中大部分在先前所有历史时期都有重要的先例。环境史学家已注意到了当代这些问题,然而他们也认识到,从古至今,人与环境的关系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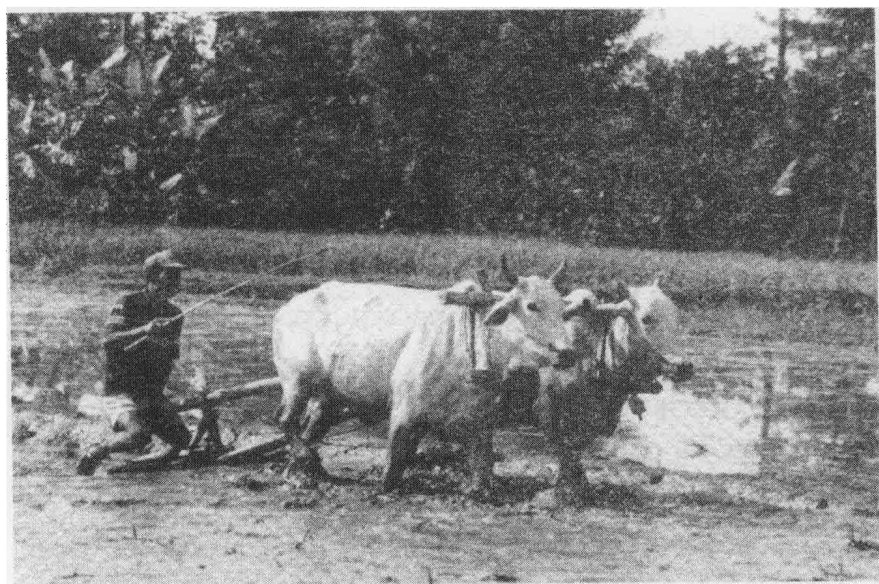


图1 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附近的爪哇,农民在稻田耕作。农业史是与环境史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主题。(作者拍摄于1994年)



环境史的主题

环境史学家是一个多样化的群体,他们的个人兴趣和研究途径、他们对历史学的方法和主题以及对环境的见解都存在着差异。他们所选择的主题可以宽泛地划分为三大类:(1)环境因素对人类历史的影响;(2)人类行为造成的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反过来在人类社会变化进程中引起回响并对之产生影响的多种方式;(3)人类的环境思想史,以及人类的各种态度藉以激起影响环境之行为的方式。关于环境史的许多研究主要强调这些主题中的一个或两个,但很有可能会涉及所有这三个主题。

例如,有一本涉及这三大主题的书,即瓦伦·迪安的《因为大斧和火把: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毁灭》^[3],它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环境史著作的典范。迪安一开始讨论了森林自身的进化,继而谈了它对来此地居住的人们的影响。他描述了森林的移除及其被农业和工业所取代的连续阶段,分析了欧洲殖民前后,包括种植园主、科学家、政治家、工业家和资源保护者之类的群体在内的居民对森林及其发展的态度。他基本上在每一章都融合了这些主题。

我们简要考察一下这三类主题中的每一类。第一类主题考虑的是环境本身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环境可以作如下理解:它包括地球,连同它拥有的土壤和矿产资源、咸水和淡水、大气、气候和天气、生物,即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动物和植物,以及最终来自太阳的能源。从事环境史研究,理解这些因素及其变化是十分重要的,但环境史并非只是环境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这对关系中常常包含了人类一方。地质学和古生物学关注的是人类进化之前地球这颗行星的年表的那一大段,但环境史只有在这些主题影响到人类事务之时,才将它们纳入自己叙述的部分。这意味着环境史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态度,然而,环境史家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依赖于生态系统,并且不能完全操纵自己的命运。的确,针对人类将自己视为脱离自然、高于自



然并主导自然这一盛行的思想倾向来说,环境史可能是一种矫正。

5 关于环境对人类历史之影响的研究包括这样一些题目,譬如气候和天气、海平面的变化、疾病、野火、火山活动、洪水、动植物的分布和迁徙,以及其他在起因上通常被视为非人为、至少主要部分不是人力所致的变化。通常,环境史家在研究这些因素的影响时必须依靠科学家的报告作为背景资料,而地理学家或其他科学家在探讨他们的工作的含义时,常常也在实际上成为了环境史学家。一些人,比如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和钢铁》^[4]中认为,正是总体的环境状况、陆地和海洋的范围和分布、资源的有效性、适于驯化的动植物以及相关的微生物和病媒的存在或缺失,使得人类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甚至预设了发展的方向。对环境在人类历史中的塑造作用的近乎排它性的强调被称为“环境决定论”,这一观念由来已久,在后面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

疾病在历史中的作用是有关环境影响这一主题的一个例子。至少自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时代以来,人们一直持有各种疾病皆因环境状况而引发的观念。^[5]诚然,人类活动在传染性疾病的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对未感染人群的可怕的侵袭以及大瘟疫导致的生命的丧失表明,疾病是一种自然力量,其运作常常超出人类的控制。威廉·H. 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对这一主题做了广泛的考察。^[6]在一本环境史的杰作《哥伦布交流》^[7]中,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提出,美洲的欧洲征服者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经意间随身带来了传染性疾病,对于这些疾病,他们因长期暴露其中而产生了抗体,但新世界“从未受感染”的人们却遭受了灾难性影响。土著美洲人大批死亡,欧洲人发现,他们很少遇到抵抗,但是这一大批人口本来可能会提供的劳动力也丧失了。他们试图从非洲进口奴隶来填补后者所需,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与欧洲人一样,都有抵挡旧世界疾病的抗体。

6 第二类主题,根据环境史家撰写的著作数量来看,无疑也在环境史中居首位的主题是评价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在自然环境中的影响,以及反过来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所受到的影响。在所涉及的人类活动的种类中,



有些是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的,如打猎、采集、捕鱼、放牧和农业。另外一些则是为从村庄到大城市的日益复杂的人类定居组织提供生计的,这包括由水管理、林业、采矿和冶金所决定的基本物质供应。技术和工业影响着包括战争在内的大部分人类活动,它们因世纪更替而日益复杂,并占去了人类更多的精力。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都许多方面影响了自然环境,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其中许多活动使得环境更听从人类的遣用,但所有活动都引起了可能具有损害性的其他变化,比如森林滥伐,导致的结果是侵蚀、生物多样性的减少随灭绝而来、沙漠化、盐碱化以及污染。在最近几十年,新认识到的有害变化包括放射性沉降物、酸沉降,以及因大气中日益聚集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影响而出现的全球变暖。这些变化反过来使环境不太能为人类持续地利用。一些环境史家描述了社会如何试图通过污染控制和自然资源保护而加强积极影响并限制消极影响,包括对作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等所选地区的维护,以及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另外一些人追溯了有关环境的政治决策过程,以及环保运动与其势力不容小觑的反对者之间的斗争。

环境史研究可能会关注一类或几类影响环境的人类行为,其中许多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中会提到。应当指出,针对不同类型的人类活动有各种各样的历史研究,比如城市史、技术史、农业史、森林史等,它们中的大多数有着与环境史一样的问题和兴趣。例如,森林史和环境史在方法上有许多共通之处,因此,美国森林史学会和美国环境史学会自 1996 年

7

以来共同出版了一份名为《环境史》的专门杂志。

强调第二类主题的著作数量众多,大部分都非常优秀,很难在这里选出其中的一两部加以论述,不过,接下来提到的两本研究人类对环境的影响的著作可以作为例子。在《老虎、大米、丝绸和淤泥》^[8]一书中,马立博描述了水稻种植的发展如何改变了中国南部一片重要地区的景观,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帝国的一项政策,目的在于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并销售包括丝绸出口货在内的替换物。约翰·奥佩在其研究大平原蓄水层的专题著作《奥加拉拉:供应一片干旱之地的水》中指出,



美国西部对水的需求如何导致开采并耗尽内陆大草原那一大块地区之下的地下水贮藏。^[9]

环境史的第三类主题是对人类有关自然环境的思想和观念的研究,包括自然研究、生态科学,以及诸如宗教、哲学、政治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等思想体系如何影响人类对待自然的各个方面。不关注这方面的社会史和思想史,就无法理解地球及其生命系统发生了什么,正如唐纳德·沃斯特所指出的,这是一种独特的人类经历,“其中,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的意义体系成为个体或群体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10]

8 罗德里克·纳什的《荒野与美国精神》是一本考察对环境之态度的名著^[11],在美国的环境研究课程中常常会用到,这本书在1967年首次出版,在2001年发行了第四版。纳什从其在欧洲的起源开始,探讨了20世纪前欧裔美国人对待自然的或积极或消极的各种态度,以及它们对北美的荒野地区的保存和发展的影响。必须指出,他虽然描述了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向欧裔美国人显示了对待自然的方式,但并不打算考察他们自己的自然观。而J.唐纳德·休斯则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一书中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环境观进行了探索。^[12]

许多环境史家主张,就人们将如何对待自然界而言,他们的思想和信仰是一种原动力。另一些人指出,无论是受戒律的责令还是出于个人的世界观,人们为了他们的需求和欲望,而惯于调整他们的态度;与其他任何领域一样,这在环境领域也是千真万确的。

与各学科的比较

正如约翰·麦克尼尔扼要指出的,环境史“涉及的学科之多,达到了知识追求所能达到的地步”。^[13]有许多问题常常超越了通常的学科界限,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难以克服且很少弥合的鸿沟,环境史家出于对这类问题的兴趣,不知不觉地广泛搜集着专门研究的资料,阅读着史家一贯忽视或回避的书籍。同时,就像我们已指出的,许多学科的学者都



被环境史迷住了,他们亲自撰写环境史,常常做得很出色。环境史的编撰其实一直不囿于史学家。地理学、哲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也撰写了环境史专著,这对于其他许多历史科目来说,是不同凡响的。接下来的部分将说明环境史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包括生态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关系。

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联

历史学有时候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学科。环境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也可以作如是观,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研究的是在时间历程中人类社会是怎样与自然界发生关联的。唐纳德·沃斯特在《从事环境史》这篇颇具影响的论文中,将环境史当做历史学科内部的一场革新运动,不过,他作为该文的重要主题而指出的那“三组问题”,每一组都涉及一系列外部学科。^[14]澳大利亚历史地理学家 J. M. 鲍威尔反驳说,环境史不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一种跨学科方法体系。^[15]就鲍威尔的论断而言,至少有一条经验性的证据,因为即使那些最贴近历史职业的环境史家也承认,在环境史的所有著作中,不止一小部分,而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是其他学科培养的学者撰写的。

威廉·格林说,从人类在世界群落中的相互联系,或人类与这一行星上的其他生物的相互依赖的关系着手,是最具洞察力的历史研究方法。^[16]他进一步说道,环境史对历史分析中传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类型作了补充。

这可能是这一学科本身的跨学科性质所造成的,因为从事环境史研究需要适当地了解生态学与其他自然科学,还有科技史、地理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其他分支。有几个历史领域与环境史密切相关,因此常常很难画出一条严格的分隔线。而且,如斯蒂芬·多弗斯评论的,“很难确定历史地理学和环境史的界限”。^[17]历史地理学家发现他们能安然无恙地跨越与环境史之间的边界,写出一些环境史佳作。伊恩·戈登·西蒙斯是这类地理学家中的佼佼者,他的《改变地球面貌:文化、环境和



历史》(1989年)^[18]是有关这一主题的一个简要专论,考察了环境变化的不同速度、预报问题以及影响决策和实施的议题。同样,他的《环境史简论》(1993年)^[19]也是一份有价值的概述,它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基础。安德鲁·高迭的《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2000年)是一本很实用的教科书,已发行到第五版。^[20]

1980年由瑞雷·邓拉普编辑的系列论文中,生态学范式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运用。他指出,社会科学大大忽视了人类社会有赖于生物物理环境而存在的事实,以为人类不必经受那些支配着其他所有生命形式的生态原则的束缚。^[21]作为一种矫正,他和其他作者将源于生态学的范式运用到他们自己的学科之中,譬如社会学(小威廉·卡顿和邓拉普)^[22]、政治学(约翰·罗德曼)^[23]、经济学(海曼·达里)^[24]和人类学(唐纳德·哈迪斯蒂)^[25]。历史学虽不在其列,但威廉·麦克尼尔^[26]和艾尔弗雷德·罗斯比^[27]等越来越多的史家已经在考虑,生态学范式会怎样改变我们对人类的过去和现在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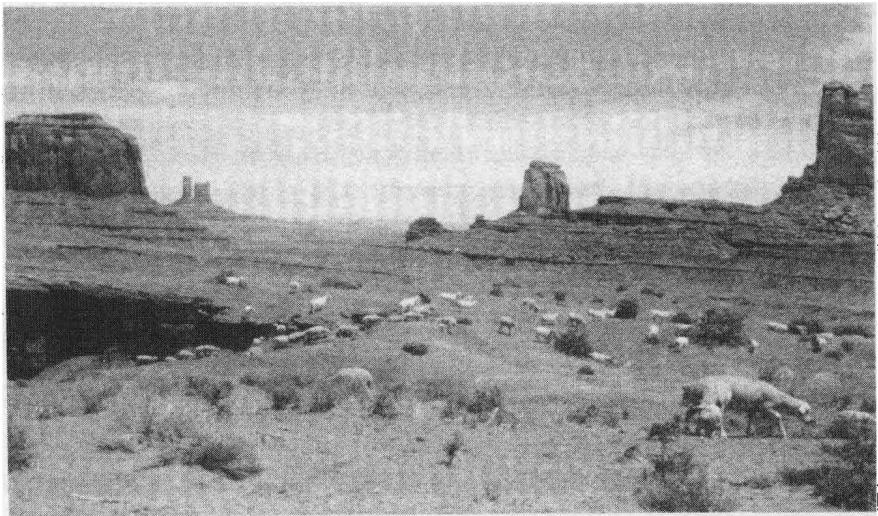


图2 在美国犹他州纳瓦霍保留地,羊在光秃秃的地上吃草。这显示了环境史所分析的环境退化的一种形式。(作者拍摄于1963年)



严格地说,充分展开的环境史叙述应当描述人类社会的变化,因为它们关系到自然界的变化。这样,它的方法就接近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了。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可能是克罗斯比的《哥伦布交流》。该书表明,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远远不只是一种军事、政治和宗教过程,因为它也伴随着包括驯养的物种以及老鼠这类乘机而入的动物在内的欧洲生物入侵。欧洲的植物,不论是作物还是野草,排挤或代替了本土植物;并且,与战争相比,欧洲微生物对当地人口的影响甚至更具灾难性。

11

环境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是,对环境政策中的政治表现的研究。这体现为,许多国家创立了一套体系,它由环境法,环境部等行政部门以及拥有环保执法权力的政府职能部门组成。在这一领域,环境组织与利益集团关于立法的斗争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在有关美国的政治结构和政策结果的考察方面,有一部专门研究的佳作,那就是塞缪尔·P. 海斯的《1945年以来的环境政治史》。^[28]

环境史同样也与经济学相关。经济学中的“eco-”与生态学中的“eco-”来自同一词根。无论人类是否愿意,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经济、贸易和世界政治都受经济学语言所谓的“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分布和有限性的制约。

与其他人文探索的关联

从另一方面看,环境史如同历史学本身一样,也是一种人文探索。环境史家对人们关于自然环境的思考以及他们怎样在文学和艺术作品中表达他们的自然观很感兴趣。这即是说,至少在某一方面环境史可以被视为思想史的一个分支。如果这种探询仍是历史学而不是哲学,它就绝不应当偏离这样的问题,即人类的态度和观念如何影响着他们对待自然现象的行为。不管怎样,确定个人和社会一方有什么重要的观念也是环境史事业中十分确凿的一部分。在这一领域最优秀的成果之一是克拉伦斯·格拉肯的《罗德岛海滨的痕迹》^[29],这本书探讨了自古代到18世纪

12



西方文献中三种主要的环境思想：宇宙是上帝设计的；环境塑造了人类；不管是好是坏，人类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在鼓励或禁止影响环境的行为方面，各种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作用在许多评论和争端的主题。一个非常著名而颇受争议的例子是林恩·怀特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30]，该文认为，作为一种鼓吹人类高于自然的宗教信仰，中世纪的拉丁基督教为西方科学、技术和环境破坏铺平了道路。

与自然科学的关联

13 环境变化常常被认为是数十年或数世纪气候变化的结果，并在过去的一两代人中成为研究的主题。譬如，在法国，埃曼纽·勒华拉杜里撰写了《丰年，饥年：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31]可靠的气候观察记录不超过二百年，大多数地区甚至追溯不到那么远。但是近年来，关于历史气候的数据从丰富多样的资料中涌现出来，如温带地区树种的年轮，以及南极和格陵兰岛的冰帽的积雪层中积储的空气。胡伯特·H. 拉姆及其在英国的气候研究所是气候研究的先驱。^[32]克林斯蒂安·普菲斯特及其在瑞士和西欧的同事挖掘了从中世纪起各个时代关于欧洲气候线索的文献资料。^[33]最近，包括理查德·格罗夫在内的几位学者开始积极地思考，像太平洋暖流即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简称 ENSO）这种现象如何影响了远距离之外人们的活动，并且可能在诸多历史事件中起了作用。^[34]环境史家感到有必要将气候引起的环境变化与人类作用引起的环境变化区分开来。在罗马时代及之后的北非，森林的后退和沙漠的推进主要是由于比较干燥的气候引起的，还是由于树木的砍伐、溪流的改道和居民的放牧造成的？^[35]因有关气候变化的资料越来越可靠，而且越来越能够加以利用，这样的问题很可能得到稳妥的解答。

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环境史源自对生态科学关于人种史之理解的一些含义的认识。有一位先驱促成了对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种文化之裂隙的一种反应，这就是保罗·希尔斯，他在1964年发表了一篇引起争议的文章，题为“生态学——一门颠覆性的学科”。他在文中



指出：

源于生态研究的自然观对为西方广为接受的文化和经济假定产生了疑问。这些假定中的主要部分是，人类文明，尤其因为先进的技术文化，而凌驾于自然的限制或“法则”之上，或超乎其外。^[36]

比较而言，生态学认为人类物种处于生命网络之中，靠食物、水、矿藏、空气的循环以及与其他动植物的持续的相互作用而生存。希尔斯称生态学为“颠覆性的科学”^[37]，它无疑颠覆了直至20世纪广为接受的世界史观。保罗·谢泼德和丹尼尔·麦金利采用了他这一引起争议的形容词，于1969年出版了一部名为《颠覆性的科学》的文集，从各学科中收纳了37篇文章，包括希尔斯的两篇。谢泼德批评了人类控制范式，强调了如下这种信念的荒谬性，即认为“只有人类能够摆脱预言、决定论、环境控制、本能以及‘束缚’其他生命的其他机制”。令他吃惊的是，“即使像朱利安·赫胥黎这样的生物学家也宣称，世界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人，人的社会进化使他从生物进化中永远解脱了。”^[38]然而，即使环境史家也并不总是完全领会生态学，尤其是群落生态学的含义。

14

其中一种含义是，人类是生命群落的一部分，它通过与其他物种的竞争、合作、模仿、利用和被利用，而在群落内进化。人类的持续生存有赖于生命群落的存在，并在其中获得一个可持续的位置。史学的任务包括考察在生物群落中我们人类扮演的不断变化之角色的记录，其中一些比较成功，一些更具破坏性。

维克多·谢尔弗得，20世纪最重要的一位生态学家主张，“生态学是一门关于群落的科学。一种关于某一物种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倘若无视群落，并最终与其栖息地的自然现象和群落伙伴无关，就不适合被列入生态学领域。”^[39]对于环境史也可以得出相似的论断，这里所研究的物种是人类。在很大程度上，生态系统影响了人类活动的模式。反过来，人类的活动也极其显著地造就了它们今天所呈现的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和生命群落中的其他成员参与了一个共同进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因人



类的诞生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今天。历史的撰述不应当忽视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15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时间和地点,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存在于生物群落之中,并依赖它而生存。小农庄和狩猎氏族是这样,大城市也是如此。生命的联系是客观事实。人类从未,也无法孤立于其他生命而存在,因为他们只是那些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复杂而密切的联系的一部分。环境史的任务,是研究人类与他们所处的自然群落的关系,这一关系贯穿时间长河,频频遭遇突如其来的变化。将环境视为脱离人类,并且仅仅为人类历史提供背景的观念,会导致错误的结论。人类与他们所处群落的天然联系,必然是历史解释的基本要素。

正如奥尔多·利奥波德写道的:

现代生态思想的一个怪异之处在于,它虽然是两个群体的共同创造,但是他们对彼此的存在似乎一无所知。一个群体将人类社会几乎当成一个单独的实体来进行研究,并将其发现称为社会学、经济学和史学。另一个群体研究动植物群落,并且轻松地将对政治中的大杂烩划归了“文科”。这两种思路不可避免的融合也许会构成本世纪引人注目的进步。^[40]

环境史是这一融合的积极的组成部分。

环境史和旧史学

在 20 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之前,历史作家将人类社会中权力的行使以及人类社会内部和人类社会之间对权力的争夺,视为历史的固有对象。这样,战争和领袖的经历主宰了他们的叙述。有意思的是,西方最早两位伟大的历史作家,即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每人都选择一场战争作为他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无产阶级,即从事社会劳动的工人和农民,但是,即使这种叙述将经济添加到政治之



中,它也仍是社会中的权力斗争的故事。旧史学,即使它认识到自然和环境的存在,也只将它们作为布景或背景,而环境史将它们当作活跃的、塑造性的力量。

更晚近的史学家已转向那些似乎曾无权无势而迄今仍描述不清的人,譬如转向妇女的历史,种族、宗教和性意识少数派的历史,甚至儿童的历史。将环境史看成是这种进步的一部分,是可以理解的吸引人的推断。在力量的金字塔中,动物和树木以及地球本身是位居最底层并支撑着这一结构的石阶。历史学家现在能够证明,这些想象中无声而大部分又无助的实体其实在历史剧中是真正的演员,并且将它们纳入更大的叙述之中。由于伦理的拓展已承认了移民、妇女和从前的奴隶的作用,而且近来已在考虑树木是否应当拥有权利^[41],因此同样的历史拓展现在能够将叙述的注意力给与其他的生物和自然环境。我们将会看到,正如上述其他形式的历史大都是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产物,环境史的基础也与那些资源保护主义者和环保运动绞缠在一起,这是确定无疑的。

16

环境史不能不顾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现实格局,以及受其堂而皇之的利益支配的国家集团、经济组织和种族群体。像道格拉斯·维纳在2005年为美国环境史学会做的会长致辞中宣称的,“每一场‘环境’斗争,在根本上,都是利益集团间关于权力的斗争。”^[42]他指出,保护或改善景观的合理规划显然需要一个控制这一景观的集团,而其他集团几乎通常会遭到排斥、驱除或压榨。在中亚,斯大林驱逐哈萨克牧民,是给小麦耕作开辟“处女地”;在19世纪后期,英帝国主义者将印度大部分地区的自然经济变成了压榨和饥荒的地带^[43];而美国国家公园的创设常常牵涉到对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强行驱除。^[44]

然而,将环境史简单地看成是历史学科内部进展的一部分,则是严重的误解。自然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严格而论,它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自然并不温顺地适应人类的经济,自然是包含着人类的一切努力的经济体,没有它,人类的努力就不起作用。未能将自然环境纳入记述之中的历史,是局部的、不完整的。环境史有用,因为它能给史学家的比较传统的关注

17



对象,如战争、外交、政治、法律、经济、技术、科学、哲学、艺术和文学等,增添基础和视角。环境史有用,还因为它能揭示这些关注对象与物质世界和生命世界之基本进程的关系。

注 释

- [1] Donald 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ted by Dolnad W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89-307. 引文在第 290 页。
- [2] William Cronon,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4 (March 1992): 1347-76. 引文在第 1373 页。
- [3] Warren Dean, *With Broadax and Firebr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razilian Atlantic Fores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4]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 [5] Hippocrates, *Airs, Waters, Place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W. H. S. Jo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 [6]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Garden City, NY: Anchor Press, 1976.
- [7] Alfred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2. Republication with new material,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 [8] 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9] John Opie, *Ogallala: Water for a Dry Lan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3.
- [10] Donald 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p.293.
- [11] Roderick Nash, *Wildness and American Mind*, Third Ed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2] Donald Hughes, *North American Indian Ecology*. El Paso, TX: Texas Western Press, 1996.
- [13] John 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



- 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2 (December, 2003): 5-43. 引文在第 9 页。
- [14] Donald 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293.
- [15] J. M. Powell,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Australian Interface*, Clayton: Monash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Working Paper No. 40, 1995.
- [16] William A. Gree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History, Historian, and the Dynamics of Change*, by William A Green.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pp. 167-190.
- [17] Stephen Dovers,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troduction, Reviews and Principles," in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says and Cases*, edited by Stephen Dovers, pp. 1-20. 引文在第 7 页。
- [18] Ian Gordon Simmons,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ulture, Environment,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1989.
- [19] Ian Gordon Simmons, *Environment Histor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 [20] Andrew Goudie, *The Human Impact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MA: MIT Press, 2000.
- [21] Riley E. Dunlap, "Paradigmatic Change in Social Science: From Human Exemptions to an Ecological Paradig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4, 1 (September 1980): 5-14. 引文在第 5 页。
- [22] William R. Catton Jr. and Riley E. Dunlap, "A New Ecological Paradigm for Post-Exuberant Soci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4, 1 (September 1980): 15-47.
- [23] John Rodman, "Paradigm Change in Political Science: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4, 1 (September 1980): 49-78.
- [24] Herman E. Daly, "Growth Economics and the 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Some Embarrassing Anomalies and an Emerging Steady-State Paradig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4, 1 (September 1980): 79-105.
- [25] Donald L. Hardesty,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in Anthropolog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4, 1 (September 1980): 107-24.



- [26]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 [27]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 [28] Samuel P. Hays,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since 1945*.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0.
- [29] Clarence J.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 [30] 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55 (1967): 1203-7.
- [31]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imes of Feast, Times of Famine: 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 New York: Doubleday, 1971.
- [32] 譬如,可参见 H. H. Lamb, *Climat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5.
- [33] Christian Pfister, *500 Jahre Klimavariationen und Naturkatastrophen 1496-1996*. Bern: Paul Haput, 1999.
- [34] Richard Grove and John Chapell (eds), *El Niño, History and Crisis: Studies from the Asia-Pacific Region*. Cambridge: White Horse Press, 2000.
- [35] 关于这个例子的资料,参见 Brent D. Shaw, "Climat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The Case of Roman North Africa," in *Climate and History: Studies in Past Climates and Their Impact on Man*, edited by T. M. L. Wigley, M. J. Ingram, and G. Farm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36] Paul B. Sears, "Ecology—A Subversive Subject," *Bioscience* 14, 7 (July 1964): 11-13. 引文在第 11 页。
- [37] Paul Shepard and Daniel Mckinley (eds), *The Subversive Science: Essays Toward an Ecology of Ma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 [38] Paul Shepard, "Introduction: Ecology and Man—A Viewpoint," in *ibid.*, 1-10. 引文在第 7 页。
- [39] Victor E. Shelford, *Laboratory and Field Ecology*, Baltimore, MD: Williams and Wilkins, 1929, p. 608.
- [40] Aldo Leopold, "Wilderness," (残篇,年代不详) Leopold Papers 10-16, 16

- (1935). 转引自 Curt Meine, *Aldo Leopold: His Life and Work*.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pp. 359-60.
- [41] 这种观点可参见 Roderick Nash, "Rounding Out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thical Extension and the New Environmentalism," in *Deep Ecology*, edited by Michael Tobias. San Diego, CA: Avant Books, 1985.
- [42] Douglas R. Weiner, "A Death-Defying Attempt to Articulate a Coherent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10, 3 (July 2005): 404-20. 引文在第 409 页。
- [43] 维纳列举的印第安人的例子出自这本书: 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London: Verso, 2001.
- [44] Mark David Spence, *Dispossessing the Wilderness: Indian Removal and 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ark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第二章

环境史的先驱

引言

18 环境史,作为对从前人类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自觉探索,也就是说,作为一门历史学科,始于20世纪晚期,是最前沿的学术活动之一。然而,环境史家所探寻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很古老的,它们延绵数世纪直到现代,曾引起了胜过古代其他民族的希腊与中国作家的兴趣。在早期思想中可以识别的环境史的主题有: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反过来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以及人类关于自然界及其运行之思考的历史。

古代世界

19 首位有作品传世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了自然环境中因人力造成的许多异常变化,大体描述了它们的消极后果。他认为,桥梁和沟渠这类大工程显示了人类的骄傲自大,有可能招致神明的惩罚。他写道,当克尼多斯人开始挖一道穿过连接其城市和大陆之地峡的沟以改善他们的防御时,工人们因飞起的石片而伤亡惨重。为了了解原因,他们派一个使者去请示特尔斐的神托,她没有像惯常那样打哑谜,而是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不要给地峡修墙,也不要给它掘沟;如果宙斯愿意的话,他早就会



图3 凡尔赛的阿尔忒弥斯/狄安娜，野生动植物和狩猎女神，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古人想象，神和女神代表了自然环境的各个方面。（作者摄于1998年）



使它成岛屿了。”^[1] 随即，放下工具、停止掘沟的命令被颁布。同样，当波斯国王建了一座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舟桥（一场风暴卷起的海浪冲垮了它），让他的臣民挖了一条穿过阿托斯半岛的沟渠，并让他的军队喝干了河水，焚烧了森林，犯下种种扰乱自然秩序的行为之时，灾难也在折磨着他。当斯巴达的克列欧美涅斯放火焚烧一片圣林，烧死 5000 名阿尔哥斯士兵的时候，希罗多德描述道，一些人认为他因想到神的惩罚而被逼疯了——因为焚毁了一片圣林，杀害了避难之地的人——继而把自己切成了碎片。^[2]

希罗多德只是零散地提及了环境的影响，但是修昔底德——或许是希腊最伟大的史学家——开篇便提出了一种关于环境对历史之影响的理论。因为阿提卡——雅典周围地区的土壤稀薄、干燥，而且相对贫瘠，所



以他认为,它不能吸引潜在的入侵者,从而避免了战祸,防止了人口减少。这种相对的安全,使它成为其他地区逃避战争之难民的避难所,其人口进一步增加,直到那片土地无法再供养他们。雅典的领袖们通过向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殖民地派出移民,来缓解这种人口压力。^[3]

修昔底德也经常提到交战的希腊城市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特别是木材,对于造船和其他军事目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当斯巴达人占领安菲玻里——雅典北部的一个殖民地时,他说:“引起了雅典人的很大的惊慌……主要原因是这座城市对他们获取造船之木材是很有用的。”^[4]在另一事件中,雅典将军德谟斯提尼将皮洛斯的丰富木材作为占领此地的一个理由,而且斯巴达水手为了节省船只木材,在反攻中没有登上巉岩多石的海岸。得到木材的一个方法就是占领森林;雅典指挥官亚西比得在叛逃之后告诉斯巴达人,这就是雅典舰队入侵西西里的目的之一。^[5]

21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虽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提出了一种值得一提的环境决定论。在《空气、水、住所》(*Airs, Waters, Places*)这一著作中,他认为,居住在某地之人的健康、性情和精力受其位置所支配,这关系到日照、风向、气候以及其水源的质量。他探讨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不同,以及希腊人知晓的许多民族的特色文化和对疾病的易感性,并将它们与其家乡的各种环境因素联系起来。

柏拉图意识到了许多环境问题,他在其《国家篇》与《法篇》所描绘的理想国中,涉及了有关这些问题的意见。在《克里底亚篇》中,他也注意到了历史上阿提卡山的森林滥伐,并为之提供考古学证据:在他那个年代仍矗立的大房屋的屋顶椽木是从山上砍来的;而那里只剩下“蜜蜂之食”(开花的香草和灌木)了。^[6]原先的森林曾起到了储存和释放雨水的作用,形成了许多清泉,矗立在那些清泉之上的神祠就是证据,但在柏拉图时代泉水已经干涸了。在森林滥伐的同一时期,大洪水冲走了那块土地上肥沃松软的土壤,只留下一副多石的空架子,柏拉图将其比作一个因疾病损耗而骨瘦如柴的躯体。



在柏拉图和中国哲学家孟子之间或许可以做一恰当的比较,孟子也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并描述了他家乡的森林砍伐状况。作为孔子的追随者,孟子有很多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有趣评论,并就土地管理表达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他撰写了一部儒学经典;并与其他经典一起,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每一位学童所熟记,且构成了中国思想的主流。^[7]因此,他在塑造典型的中国环境观并影响其使用上发挥了主要作用。孟子的书中引起现代环境史学家和森林史学家注意的一节,是对牛山的描写。它极好地证明了这位哲人在观察环境变迁及其原因之时的敏锐性:

孟子曰:“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8]

22

孟子曾见到一座光秃秃的山,山上的森林连年被砍伐,而放牧又妨碍着小树的再生和成长,因此,被砍伐的森林永远得不到恢复。^[9]孟子记录了他的圣贤楷模孔子两次登山(泰山和东山)的经历,描述得好像他自己曾亲自登过这些山。^[10]毫无疑问,中国有很多遭受过和牛山同样命运的山地。

孟子注意到的另一人为景观变化是对荒地的开垦。^[11]土地管理是一个重要论题,他认为这是国家的基本职责之一。他建议天子对其疆土进行定期的巡视,并以土地的状况作为衡量诸侯对土地管理之优劣的首要凭证。如果土地得到了妥善照管,这样的诸侯就应得封赏,但是“入其疆,土地荒芜……则以让”。^[12]希腊史学家色诺芬在同一个世纪就波斯国王作了类似的评论。^[13]色诺芬指出,当国王在其幅员辽阔的诸多行省间巡游时,他都敏锐地观察每一个地区土地的状况。哪一地方精耕细作,树木茂盛,他就授予荣誉以奖赏当地长官,并扩大其领地;但是,在田园闲



- 23 置、森林滥伐和土地荒废的地方,他就免去当地长官的职务,用更好的管理人来取代不良者。因此,这位国王通过他所任命的人对土地和居民的照料,来评判其价值,认为这与维持一支防御部队和良好的税源一样重要。其原则看上去很清楚:一个关怀大地且能处理环境问题的管理者是值得信任的,行政才能可以依据领地内的环境状况来判断。孟子和色诺芬两人都认识到了当权者必须以民为本的原则。“[孟子]认为,对一个统治者来说,仅仅希望他的人民安居乐业是不够的;他必须采取实际的经济措施来确保他们的福利。”^[14]他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了这一点,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5]从理论上说,统治者拥有土地并分派给使用者,但是统治者为了社稷或人民也不能免除劳动。地主必须犁耕土地,种植献祭用的谷物。^[16]而且,在土地管理上,统治者的职责就是照料土地,这样才能提供一种培养国人美德的环境。一个国家的环境状况是有关其政府之功过的最有力的证明。

对环境史学家来说,孟子最具特色的侧重点之一,无疑是他关于资源保护实践的建议,以确保资源不会被耗尽,而能年复一年地为人们所用。在至关重要的一段话中,孟子提出,地重于天,人重于地。^[17]他似乎已领会了可再生资源需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他对梁惠王有一段著名的劝告: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18]

- 24 孟子假定,管理经济活动的规章当得到颁布和执行。倘若不用行军打仗,人们可在播种和收获的时节获准去田里干活。用大眼网捕鱼可以让小鱼小鳖逃走,直至它们长到可以捕获的大小。一种持续收益的森林管理能确保随后年份里的木材供应。孟子有关森林保护的劝告是十分合理的。在牛山的例子中,他认识到了森林砍伐的加重及其原因。在与惠王的交谈中,他建议谨慎地从事木材砍伐和树木种植;在其他段落中,他反对建巨室,显示了防止木材浪费的智慧。^[19]像顾立雅评论的那样,“如果中国人曾注意到了孟子在最后这一方面的劝告,那么,他们在现代世界的经济



地位就会稳固得多。”^[20]

虽然有森林从某些地区消失的迹象,罗马历史著述中却很少有关于环境史的评论。西塞罗赞赏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包括农业、动物驯养、建筑、采矿、林业以及灌溉,他在一句名言中做了总结,“最终,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地在自然界里创造第二自然。”^[21]

伊本·赫勒敦(1332—1406)是一位伟大的伊斯兰历史哲学家,他的著作多次提到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他生于突尼斯,在北非西部的很多地方和西班牙的格拉纳达都住过。成年后,他作为教授和法官生活在埃及开罗。他像一切有能力的穆斯林所希望的那样,前赴麦加朝圣。在大马士革附近,他还碰见了可怕的中亚征服者帖木儿。帖木儿喜欢他,允许他返回开罗。

伊本·赫勒敦在其颇具影响的著作《历史绪论》中^[22],描述了地球上的各种气候带,使人联想起希腊—罗马时期的地理学家托勒密;他还将不同人群的特征归因于环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希波克拉底的《空气、水、住所》一书的思想。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穆斯林学者一样,他熟悉古希腊的经典作家。不过,他最具特色和独创性的环境理论,是关于沙漠对居住在那里的贝都因人的影响以及沙漠居民与在城镇定居者的对比。



图4 在南印度卡纳塔克邦北卡纳达“黑森林”的圣林里的小寺庙,庙中有一眼泉。留出拜神用的自然区这一习俗在印度和其他地方很普遍,已受到生态学家和环境史学家的关注。(作者摄于1994年)



26 这不仅仅是理论；伊本·赫勒敦曾有许多机会观察北非的沙漠民族。他说，沙漠生活使那儿的人胖不起来，并在饥荒面前变得更坚韧。沙漠部落的成员比城镇居民“更接近善”、更勇敢，更依靠他们自己而不是城市的法律和防卫。^[23]越是坚定地固守沙漠习性，群体越狂野，它就比其他族群更优越。沙漠生活方式出现在定居生活之前，因而是文明和城市的基础和源泉。然而，尽管源于沙漠中的祖先，城市中世代的统治者却一步步失去了他们的沙漠文化态度，堕落且变得奢侈和放荡。一旦城市建立起来，沙漠部落因生活需要而依赖它们，因此被城市居民所支配。^[24]

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环境思想

西方中世纪的历史思想受到了《圣经》的强烈影响，认为上帝操纵历史，自然是上帝的杰作，赐予人们利用和照管，显示了上帝的仁慈。修道院常常建在荒野之中，像圣伯尔纳^①这样的僧侣作家观察到了景观的变化，因为田地和果园取代了杂乱丛生的野生植物，人们——其中很多是僧侣——控制着河流，用水灌溉并为磨坊提供能源。^[25]在自然界中因人类劳动引起的变化看起来不仅有用，而且美好。不过，伯尔纳生活在广泛的农业扩张、定居及林区清理时期，大部分工作是由普通农民而非僧侣完成的。

格拉肯注意到，中世纪研究北方蛮族的历史学家，譬如卡西奥多鲁斯、助祭保罗、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和约丹尼斯等，往往认为是人口过剩和气候原因导致这些民族入侵中欧和南欧。^[26]他们认为北方严寒的气候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活力，而且还可能促使他们多生育子女，数量甚至超过了其土地的供养能力。

27 中世纪的编年史中提到，环境立法方面的变革有时候是势不可挡的——而普通民众并不喜欢。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一位匿

^① 圣伯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1153), 法国基督教神学家。——译注



名书手反对将诺曼森林法引入英格兰,因为它制造了大片的皇家森林,为国王保留了狩猎权:

他对猎物大加保护,
并为此订立法律,
谁要是杀死公鹿或母鹿,
就要被刺瞎双眼。
他保护公鹿和野猪,
也同样喜爱成年牡鹿,
好像他是它们的生父。
更有甚者,他下令任野兔自由驰驱,
有势者对此抱怨,贫困者对此叹息,
但他如此凶狠,对这些怨忿一概置之不理,
然而他们为了求得生存并保有土地,
以及财产、地产,或他的重大恩赐,
他们就不得不完全贯彻国王的旨意。^[27]

有关中世纪环境变化的信息更有可能出自地方史而不是通史,因为某一个地区的景观更经常地表明了这种变化。例如,意大利某个城市为防止污染而颁布的一项法律,更有可能在那座城市的历史中而不是在意大利的历史中被提到,意大利的历史主要关注的是王朝史和军事史。^[28]

理查德·格罗夫在其突破性的研究《绿色帝国主义》中指出,早在17世纪殖民列强派出的科学家,包括医生在内,注意到了在印度和南非之海岛的环境变化——变化常常十分迅速,人在短短的一生内就能将其记载下来。^[29]他们记录了由人类引起的森林滥伐和气候变化的证据。虽然他们通常并未以正规的历史来陈述他们的发现,但是他们明确地催生了一种观念,即人类导致了全世界的环境变异;这些变异大多代表的不是进步而是退化。欧洲许多学习植物学、动物学、气候学和地理学的人成了行政官员或创立了研究所。在这类研究所中,植物园为环境理论的发展发挥



了非同寻常的重要作用。殖民政府委任植物园主管到其他重要岗位上就职,还让专业的科学家担任顾问甚至地方长官;他们的意见不时地被听取,甚至得到了试验。不过,这些事例可能是例外,因为派遣科学家的政府和公司宁愿将精力投在有直接经济收益的项目上,并通过职务调动和削减拨款来惩罚那些致力于纯科学研究的人。“只有当它们的经济利益显然将受到直接威胁的时候,国家才会采取行动以防止环境退化”,格罗夫评述说。“不幸地,哲学观、科学、本土的知识以及对人类和物种的威胁都不足以促成这种决定。”^[3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旦那些当权者听了敏锐的自然观察者,最后他们就有可能获利。由早期的科学家提出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论点是,防止其控制之领地内的环境退化是符合殖民政府的利益的。“国家”,就像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曾指出的,是“根植于大地的一棵树”。^[31]如果殖民地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它们就再也不能提供木材了。遭到滥伐的土地将遭受土壤侵蚀和降水减少的危害,这样,食物生产和其他作物赖以生长的土壤与水将会枯竭。面对贫穷和饥荒,殖民地的人民将会造反。

29 在人们以为可以找到帝国主义的辩护者的地方,格罗夫却发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是敏锐的观察者、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以及批判性的分析家,他们批判了破坏性的方法及其在欧洲统治下的民族和生态系统中的运用。在这些科学家中间,18世纪中期毛里求斯的法国总督皮埃尔·波弗尔(Pierre Poivre)注意到随着森林滥伐而出现的降雨减少,并建议对景观进行维护和修复;它过去受到的对待,浪费了本国和殖民地的资源,结果遭到“天谴”,因为森林滥伐使“那片土地深陷奴役之中”。^[32]这片岛屿在最初就像伊甸园一样,但好景不再。他对资源保护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且试图在实际中加以运用。托马斯·杰弗逊曾为波弗尔的许多思想所吸引。

有一些主张自然环境保护和养育的早期环保主义者,为他们在印度所发现的印度教和耆那教关于人与自然之和谐的观点所吸引。“将神与‘万物’等同起来的能力彰显了与西方或圣经关于秩序和人位于造物之



首的观念之间存在重大区别。”^[33]他们对当地有关生物区的知识和较早的资源保护实践感兴趣,譬如前殖民时期印度王国建立的禁猎区(shikargahs),或野生动植物和森林保护区。殖民科学家一方对环境的关注,常常与改革者对当地人民之福利的支持甚至女权主义观念齐头并进。格罗夫勾画了诸如苏格兰外科医生、博物学家和植物学家威廉·罗克斯巴勒(William Roxburgh)这类非凡人物的经历,他将印度的生态与气候变化同流行性传染病和饥荒联系起来,最终全面批评了殖民政策给印度人民和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有一些人,像外科医生爱德华·格林·贝尔弗(Edward Green Balfour),希望不仅通过对资源保护的倡导,而且通过公开的反殖民主义,来警告他们的同事和上司。

在近代作家中,帮助人们将注意力转到环境史上来的是乔治·帕金斯·马什,他长期担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他在地中海区域和其他地方观察到“在我们居住的地球的自然条件中,因人类行为引起的变化的性质和范围”,而且在他出版于1864年的伟大著作《人与自然》^[34]中警告说:“人类无知地漠视自然规律的结果就是土地退化。”^[35]与那个时代盛行的经济乐观主义不同,他将“人”看做自然和谐的干扰者。并指出,人类的许多活动,譬如森林滥伐,使文明仰赖的自然资源枯竭了。他认为这种因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因为它引起了重要的原料,尤其是燃料供应的短缺,结果对经济结构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人与自然》一书试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人类如何破坏自然并将继续这样做,在他看来,罗马并非唯一的曾经历环境危机的文明社会。但马什对地中海国家、欧洲和北美洲的熟悉,使得他将重点放在了那些地区,对世界其他地区则除概述外几乎未置一词。马什可以被视为环境史的第一位先驱,他系统地考察了环境恶化和自然资源可能耗竭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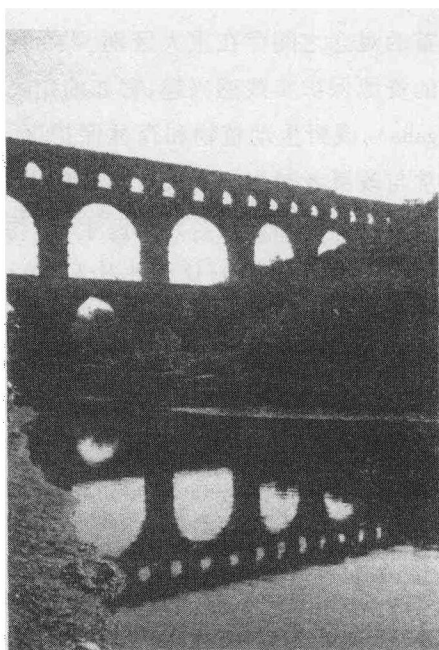
马什将地球比作一座房子,他贴切地说:“甚至到现在,我们还在为得到取暖和煮汤的燃料而劈开我们住所的地板、壁板、门和窗框,在缓慢而稳妥的科学进步提倡一种更好的经济制度之前,世界已经等不及了。”^[36]早些时候,他说过由于人类的破坏行为,

30

31



图5 嘉德水道桥,为法国尼姆市供水的罗马渡槽,代表了罗马工程学的成就。水资源管理是环境史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摄于1984年)



地球正迅速变成不适于其最高贵居民居住的家园,再经历一个人类同样的罪恶和短视且同样持久的时代,随着那罪恶和短视的膨胀,它就会陷入资源耗尽、地面碎裂、气候无常的境地,以至有堕落、野蛮,甚至物种灭绝之虞。^[37]

由于马什如此生动地描述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很容易被误解为他捍卫的是无拘无束的大自然,不过那并不是他的意图。正如他所表达的,“我所能期望的一切就是,指出和说明人类行为在哪些方面、以什么方式对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自然条件业已或可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或带来了很多的益处,以此来激起对于一个富有经济重要性之论题的兴趣。”^[38]人类可能已“对生机勃勃的自然的所有种群”发动了无情的战争,但也通过驯化使其中的很多种群变得尊贵。荒野,在马什看来,或者丰饶却难以利用,或者干燥而贫瘠。他期待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它可以容纳活力十足而欣欣向荣的人类社会;这个社会从事农业和一切的文明技



艺,但这样的—个社会不改造自然景观就无法存在。

马什最尖锐的观点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做出的许多改变,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由于忽视了后果,都损害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用途。应将山坡上的森林维持在相对原始的状态,这不是为了森林本身,而是为了防止土壤侵蚀,并保证一年到头有可靠的淡水供应。诚然,森林和山峦同样很美,但美学也代表着人类的一种价值观。人们可以从马什的探讨中认识到某种必需,即人与自然间的平衡;在这一平衡中,人类的需要得以满足,自然的和谐得以保护。他相信有这种可能:人类在破坏着,但是人类也可以成为自然的合作者,以及被干扰的和谐的恢复者。

32

20 世纪初年

在 20 世纪早期和中期,法国的一群史学家,与其他地方的同行们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细致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作为拓宽史学视野之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强调了地理环境的重要性;除了对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产生广泛的影响外,他们还提供了有助于促进环境史的推动力。他们被统称为年鉴学派,以创刊于 1929 年的杂志而命名,他们的很多论文发表在这份杂志上。

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是吕西安·费费尔(1878—1956),这个群体中其他的杰出人物有费尔南·布罗代尔、马克·布洛赫、乔治·杜比、雅克·勒高夫和埃曼纽·勒华拉杜里。^[39]费费尔的著作《历史学的地理学导论》是一部经典。^[40]在书中,费费尔认为历史学家应当认识到自然环境和地理研究在其领域中的重要性。同样,这是引导人们将环境史视为—门学科和方法的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与一些社会学家不同,费费尔认为自然环境确实和人类事务有重要的关联。与此同时,他也反对环境决定论。很多批评者反对将地理学方法运用于历史学,声称这使人类沦为环境力量的工具或“受动者”。费费尔在强调环境的重要性之时,主张这只不过是—为社会确立了“可能性”。他主张,人类拥有广泛的选择;其中,自



33 由和创造力在起作用。今天,大多数环境史学家大体上认同费弗尔的论证方式所体现的这种倾向。

费弗尔著作中的哲学成分无论对历史理解还是对当代认识都具有永恒的价值。然而,他所列举的历史例证和人类学例子,有时则显得过时,或存在错误。这本书本身的论述不是历史学,而是“人文地理学”。当然,费弗尔所讲的很多东西对历史学家意义重大,而且他明确表示,环境在其历史演进中与社会的关系,是合理的研究对象。^[41]

就他的时代而言,费弗尔的探讨具有惊人的生态学特点。他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必定不断地与其中的其他部分发生关联。譬如,他认为,“对于‘人’这个概念,我们已经……用人类社会的概念取代它,并通过与占据着地球不同区域的动植物群落的关系,竭力解释这样一个社会之行为的真实性质。”^[42]人类活动受到与动植物相同或类似的约束。不过,他几乎没有提到我们今天所考虑的环境问题;虽有关于法国森林滥伐的简短论述,但几乎毫不涉及污染、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尽管如此,他还是意识到,人类的活动正伤害着地球。所以,他说:“文明的人类开发大地,做起来十分娴熟,且习以为常。但我们若反省片刻,就知道这是前所未有的干扰。”^[43]

早期主张环境影响的人常常持有这样的观念,即气候和其他的环境要素造成了种族特征与差异。费弗尔虽然反对种族主义解释,但却认为它们是在他自己的观点之外的又一重要观念。他还采纳了一些今天看来无法接受的陈见;但它们也属于那个年代欧洲常见的轻率的偏见。譬如在描述非洲农业的时候,他说:“土壤翻耕没有一点深度,黑人不过是擦了擦地表。”^[44]他的语言有时也带有性别歧视的色彩。

年鉴学派对环境的重视可以以1946年初版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专著《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为例。^[45]它虽然是一部长达两卷、1300页的历史书,但其第一部分的标题却是“环境的作用”;并以“首先是山”开篇。^[46]接下来有很多关于环境与经济的章节,而传统史学的主题直到第二卷才出现。就地理空间和环境对地中海沿岸地区历史的



重要性而言,布罗代尔作出了有说服力、权威性的论证。他意识到,一种变化着的环境,尤其是迅速推进的森林滥伐过程,会导致造船用材的短缺。^[47]他指出,在西班牙的坎波城,因为“地中海地区的原始森林遭到了人类的破坏,所以变得十分稀疏,甚至是过分的稀疏”;由于森林稀疏,烧火用的木材同它烹煮的锅里的晚餐饭菜一样贵。^[48]他认为,气候变化通常是人们造成的景观变化的结果。他将日渐干燥的气候与“大面积砍伐森林”联系起来。^[49]

埃曼纽·勒华拉杜里在《丰年,饥年》一书中对气候变化进行了更全面的研究。^[50]勒华拉杜里利用树木年轮、葡萄收获日期以及有关阿尔卑斯山冰川进退的描述等证据,记述了包括小冰期在内的温暖与寒冷周期,从而证明,在历史上气候完全不是持续不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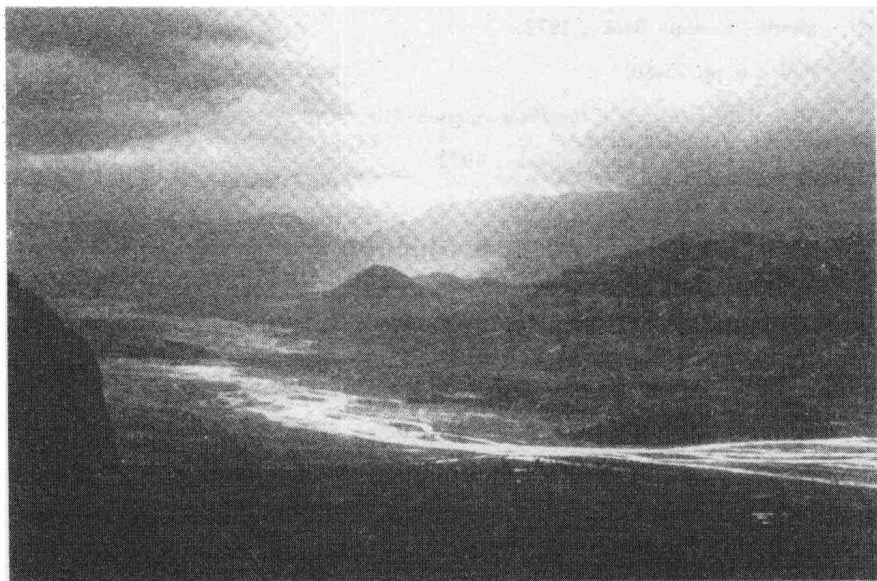


图6 希腊塞萨利附近皮尼奥斯河的网状河床,是上游源头处森林砍伐引起的侵蚀的结果,这一过程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作者摄于1966年)



推动历史学中环境思考的另一支力量来自美国的边疆史学家,如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51]和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他们的理论是,西部边疆提供了环境安全阀,以此确保平等主义事业的存活,而1890年左右边疆的终结则警示了社会后果。韦布将他的方法描述成一种通过地理和自然环境来探究历史的途径。^[52]詹姆斯·马林的《北美大草原》则意识到了随移居大平原而出现的生态变迁。^[53]很难想象,20世纪中期任何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会不熟悉这一研究流派。美国为什么在20世纪后半叶成为了环境史——一种自觉的研究领域最先出现和发展的场所,这无疑是一个原因。

注 释

- [1]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1. p. 174, translated by Aubrey de Sélincourt.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 [2] *Ibid.*, 6. pp. 75-80.
- [3]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 p. 2,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2.
- [4] *Ibid.*, 4. p. 108.
- [5] *Ibid.*, 4. pp. 3, 11 (Pylos); 6. 90 (Alcibiades).
- [6] Plato, *Critias*, p. 111, translated by Desmond Lee.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7.
- [7] Albert F. Verwilghen, *Mencius: The Man and His Idea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67.
- [8] Mencius 6. A. 8. 孟子语录除另外注明,皆出自下列译本: D. C. Lau, *Menciu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0. 本段在第 164—165 页。
- [9] Philip J. Ivanhoe, "Early Confucianism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edited by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9-76, 参见: pp. 68-9.
- [10] Mencius 7. A. 24, p. 187.



- [11] Ibid. , 4. A. 1, p. 118; 4. A. 14, p. 124.
- [12] Ibid. , 6. B. 7, p. 176.
- [13] Xenophon, *Oeconomicus* 4. pp. 8-9.
- [14] Herrlee Glessner Creel, *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 Tse-tu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 82.
- [15] Mencius 7. B. 14, p. 196.
- [16] Ibid. , 3. B. 3, p. 108.
- [17] Ibid. , 2. A. 1, p. 85.
- [18] Ibid. , 1. A. 3, p. 51. 还可参见: 7. A. 22, p. 186. 它重复了这同一段的另一部分, 稍有变化。
- [19] Ibid. , 7. B. 34, p. 201; 1. B. 9, p. 68.
- [20] Creel, *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 Tse-tung*, p. 82.
- [21] Cicero, *De Natura Deorum* 2. 60, translated by H. Rackha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22] Ibn Khaldūn, *The Muqaddimah: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translated by Franz Rosentha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Bollingen Series 43, 1958.
- [23] Ibid. , pp. 252-7.
- [24] Ibid. , p. 308.
- [25] Clarence J.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213-14, 349-50.
- [26] Ibid. , pp. 250-61.
- [27] Charles R. Young, *The Royal Forests of Medieval England*,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9, pp. 2-3. 引自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edited by Dorothy Whitelock,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65.
- [28] Ronald E. Zupko and Robert A. Laures, *Straws in the Wind: Medieval Urban Environmental Law, The Case of Northern Ital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 [29] Richard H.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30] Richard H. Grove, "Origins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ism," *Scientific American* 267, 1 (July 1992): 42-7.
- [31]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p. 221.
- [32] *Ibid.*, pp. 203, 206.
- [33] *Ibid.*, p. 317.
- [34] George Perkins Marsh, *Man and Nature*, 1864. Edited by David Lowenthal.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35] *Ibid.*, pp. 10-11.
- [36] *Ibid.*, p. 52.
- [37] *Ibid.*, p. 43.
- [38] *Ibid.*, p. 15.
- [39] Peter Burke, *The French Historical Revolution: The Annales School, 1929-1989*.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本书专门研究了年鉴派这一群体,对读者很有价值,尽管伯克没有探讨他们与环境史的关系。
- [40] Lucien Febvre,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25.
- [41] *Ibid.*, p. 85.
- [42] *Ibid.*, p. 171.
- [43] *Ibid.*, p. 355.
- [44] *Ibid.*, p. 288.
- [45]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First edition, 1949, second edition, 1966, translated by Siâ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 [46] *Ibid.*, p. 25.
- [47] *Ibid.*, p. 142.
- [48] *Ibid.*, p. 239.
- [49] *Ibid.*, p. 268.
- [50] Emmanuel Le Roy Ladurie, *Times of Feast, Times of Famine: A History of Climate since the Year 1000*. French edition, 1967.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71.
- [51]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893*. Washington, DC: AHA, 1893, pp. 199-227.

- [52] Walter Prescott Webb, "Geographical-Historical Concepts in American Histor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0 (1960): 85-93.
- [53] James C. Malin, *The Grassland of North America: Prolegomena to Its History*. 1947. Reprint.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1967.



第三章

环境史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

引言

36 本章概述美国环境史领域的重要发展,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独特分支,环境史是在美国得以冠名并首先组织起来的。20世纪早期是对当时被称作“资源保护史”的兴趣上升的时期,这与进步的资源保护运动(Progressive Conservation Movement)相关,并涉及诸如土地利用、资源保护以及荒野等问题。20世纪中叶之后环境保护主义的出现,意味着历史学家也将其关注点转到诸如污染、生活方式和环境立法等问题上来。因此,本章将简要地考察在美国环境史撰述中的若干突出论题,包括美国环境史纵览、前哥伦布时期的发展、区域研究、传记、公共史和法律研究、非政府组织、城市环境、环境正义以及性别问题。最后,会提到技术史、农业史和森林史等领域,在这些领域,甚至在环境史成为一个公认的分支学科以前,较具体的环境主题就得到了研究,学会得以建立,而它们的实践者都对环境史有着强烈的共同兴趣。

37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环境史的队伍从分散在学术界各处的20来个学者——其中很多人还互不相识,发展到一个有成百上千人的共同体,他们被组织在几个学会之中,通过互联网保持良好的联系,并且涌现了数量庞大且发展迅速的出版物,主要是书籍以及大量在各种各样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那些试图全面考察这一领域的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快就发现,他们全面回顾这一领域的企图却受挫于其



范围的广泛和发展的迅猛。2003年,约翰·麦克尼尔在《论环境史中的自然与文化》^[1]一文中对环境史做了极好的概括——这篇文章实际上对每一位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人来说都是必读的;他谦虚地辩称,他的写作不得不“以一小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献为基础”。^[2]麦克尼尔采用的文献可能是一小部分,但这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这篇文章在范围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证明了这一点。我只能步他的后尘,并踏着艾尔弗雷德·罗斯比、理查德·格罗夫、塞缪尔·海斯、查尔·米勒、维拉·诺伍德、约阿希姆·拉德卡、马特·斯图尔特、理查德·怀特和唐纳德·沃斯特等其他开拓者的足迹,做出一份努力。

从资源保护到环境的美国史

环境史作为一种自觉的历史努力,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在美国出现。这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否认环境史的许多主题在欧洲史学家的著作中已经出现,这一事实在前一章中已提到,在后面的章节中还会加以展开。此外,历史学家已开始关注美国的资源保护运动,包括约翰·缪尔(John Muir)等人的自然保护主张,以及所谓的进步的资源保护运动,这由约翰·韦斯利·鲍威尔(John Wesley Powell)和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等名人所推动,目的是为了对自然资源加以谨慎而科学的利用。在西奥多·罗斯福执政(1901—1919)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1933—1945)期间,进步的资源保护主义者得到了白宫的有力支持。

38

研究资源保护的历史学家认为,从1890年“边疆的结束”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一时期,是一个认知的时代;这时,美国——特别是西部——可能不再被视为永不枯竭的自然资源宝库。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方面是,将移交私人支配的土地尽快地设为由联邦机构管理的公共保留地。1872年,美国国会将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定名为黄石公园,并相继建成了其他许多公园,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局以管理它们的法案于1916年获得通过,成为法律。1891年,总统获权拨出森林保留



地,随后几百万英亩就得到批准。由于西奥多·罗斯福太过热衷于这一职权的行使,保守的国会取消了它,然而这也许太迟了,因为罗斯福在他失去这一权力之前已充分地使用了它。在1905年创建的美国林务局的推进下,国家森林遗产仍然继续扩大。其他的资源保护成就包括野生动物禁猎区、国家级天然胜地、土壤保护、水的回收利用和灌溉以及放牧管制等。

美国资源保护史概览在《静悄悄的危机》中可以找到,这本书写于1963年,作者是斯图尔特·尤德尔——约翰·F.肯尼迪总统和林登·B.约翰逊总统手下的内政部长。^[3]尤德尔将19世纪中后期描述为由个体开采者造成的一种“对资源的劫掠”,并将进步的资源保护运动描述为民主制的一个胜利,其中属于公众拥有的资源开始被用来造福于人民。塞缪尔·海斯在《资源保护与效率的福音》^[4]中做了更具批判性的分析,他将罗斯福式的资源保护看做是对科学管理和组织效率的一种强调。近来,亚当·罗姆在《资源保护、自然保护和环境激进主义:对历史文献的考察》一文中,对有关美国资源保护史的著作做了评论。^[5]

39 罗德里克·纳什在《荒野与美国精神》^[6]一书中,将资源保护运动置于思想史的背景之下,强调的是保护主义者而不是功利主义者的思想,并通过将荒野同城市市场或美国乡村的“第二景观”(Second Landscape)作对比,而将它确定为早期一些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关注所在。

然而,正是海斯将二战后美国人对待环境之态度的巨大变化,看做是学者的一种努力,这一变化催生了环境运动和环境史。在一篇题为“从资源保护到环境:二战以来美国的环境政治”的文章中——后来扩充为《美、健康与永恒》一书^[7],海斯提到了新的环境价值观的出现,包括对环境设施、娱乐、审美以及健康的需要,而所有这些都与生活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关。当然,至少半个世纪来美国人一直热衷于野营和远足,并且大都喜欢户外活动。约翰·缪尔于1892年成立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来宣传荒野的价值。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汽车已成为美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将他们带到公园和森林。但是在50年代,当人们摆脱了对经



济萧条和战争的忧虑之后,空前多的美国人开始寻求与环境相关的娱乐方式。

除了土地利用和资源外,美国人也开始关心那些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环境问题。他们开始意识到核弹试验中产生的微尘所带来的放射性污染的危险。雷切尔·卡逊在她 1962 年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中已警告人们注意农药残留造成的危害。新闻媒体向他们讲述五大湖区的石油泄漏和水体污染,他们还不得不应对汽油短缺,从城市到大峡谷也能看到与感觉到更大程度的空气污染。1970 年 4 月 22 日,崭露头角的环保运动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这一天后来成为第一个地球日。一系列环境法由国会颁布并由总统们签署,其中包括著名的理查德·M. 尼克松;而生态学,从前还是一门鲜为人知的学科,现在则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词汇。

毫无疑问,那些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创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即便不全是,但绝大多数都是环保主义者,正是这一情况使得他们在其研究和撰述中特别重视这一点。譬如,罗德里克·纳什帮助起草了一份环境权利宣言,组织了一次引起广泛关注的研讨会,探讨 1969 年在圣巴巴拉海峡灾难性的石油泄漏的后果问题,这一海峡从他所在的加州大学校园可以看到。他随后在学校里帮助发起了一项环境研究计划。然而,他们从一开始就流露出一种忧虑,希望人们不要把他们的工作看做是一种环保主义新闻报道。1982 年约翰·奥佩就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称其为“对鼓吹的恐惧”(the specter of advocacy)^[8],因为那时环境史学家在史学界受到了怀疑,理由是他们以带有倾向性的方式,宣传一种可能危及其学术性的观点。但是,这种不信任总的来说并没有必要。环境史学家保持了他们的客观性(有时候他们在避免鼓吹的要求上或许矫枉过正了),而且常常充当环保主义者的对立者和批评者。奥佩还提醒他的读者,鼓吹有一定的好处,完全回避它,可能就回避了重要的伦理问题。言辞犀利不一定意味着不太忠于历史事业。在这方面,唐纳德·沃斯特是很好的榜样。他是一位广受尊敬的历史学家,也许还是最有名望的美国环境史学家,在对行动方针的建议上他从不疑虑,而这显然都源于他对历



史的广见卓识。

1976年,一群学者——主要是历史学家,但也包括相当一部分从事所谓“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家,以及研究环境主题文学的学者——成立了以约翰·奥佩为会长的美国环境史学会。同年,该学会的会刊开始发行,并相继命名为《环境评论》(1976—1989)、《环境史评论》(1990—1995)和《环境史》(1996年至今)。刊名的变化准确地反映了该学会学术重心的逐步转变,即从广泛的跨学科探索到日益被视为历史学分支的一个学科。尽管如此,从其概念来看,环境史在其得到实践的所有领域都依然是一项必要的跨学科的事业。

林林总总的美国环境史

1985年,理查德·怀特发表了一篇史学论文,名为“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历史领域的发展”^[9],对在这一领域刚出现的学术成就做了极好的概述。从那时起,几乎每一位试图对美国的环境史做一番史学评论的作者,都在抱怨文献资料的浩如烟海和五花八门,从而不可能做出任何权威性的面面俱到的断言。在20世纪90年代,马特·斯图尔特的《环境史:一个发展中领域的概况》(“Environmental History: Profile of a Developing Field”)一文,对这一领域内的问题做了简明而深刻的考察。不过,最全面、可靠的手册是卡罗琳·麦茜特编写的《哥伦比亚美国环境史指南》,2002年出版。^[10]

麦茜特所覆盖的范围令人钦佩,在我这样篇幅的一本书中,不可能指望去仿效她。因此,接下来这儿要做的是,简要地考察1970—2005年间引起美国环境史学家关注的一些主要课题领域的文本。这里所提到的作品无论如何都不能囊括所有相关的文献,甚至连有关每一主题的最重要的著述也不能尽数,而只能提供一些精选的、学者可能得到启发的样本。

麦茜特开篇叙述了“美洲的环境和本地人与欧洲人的冲突”,这在年表上居于优先地位。另一本关于欧洲人入侵新世界的划时代著作,是艾



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哥伦布交流》。^[11]克罗斯比认为,欧洲人的胜利不仅仅在于武器与技术的精良,而且与欧洲人带来的生物——包括动植物的“生物旅行箱”(portmanteau biota)——引起的生物后果有关,尤其与那些在美洲本地人中引起“处女地传染病”(virgin soil epidemics)的微生物有关,这些人对它们没有一点抵抗力。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在生态上的友好程度一直是有争议的主题。卡尔文·马丁在《猎物的看护者》一书中提出,经过长期的实践,印第安人的信仰结构适应了北美的环境,但是它却在欧洲人的贸易与疾病的冲击下坍塌了,而且,印第安人的生态道德无论如何都不能为外来的欧裔美国社会所移用。^[12]

42

由于美国地域的辽阔和生态的多样化,一部关于全美国的环境史呈现出同样一些与世界环境史相关联的问题,这在下一章中会加以讨论。当然,有两个文本提供了极好的轮廓,这就是约瑟夫·M. 佩图拉的《美国环境史》^[13]和约翰·奥佩的《自然的国度》。^[14]但是,呈现一部主流历史在生态上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奥佩比佩图拉做得好的地方,在于他包括了阿拉斯加,但两本都没提到夏威夷。还可参见泰德·斯坦伯格新近出版的《回归大地》^[15],这本书对美国资本主义改造自然的各个方面的嗜好作了尖锐的批判。

地区环境史很早就出现了,并且很好地体现了环境史这一领域的成就;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引人关注,从文献资料看,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有这样的体现。但一个地区比一个国家更适合用生态学术语加以定义。大平原作为地区主题,已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和詹姆斯·马林的著作中出现。^[16]更为辽阔的西部则是1970年的一篇影响深远的论文的主题,这篇文章是威尔伯·R. 雅各布斯写的,题为“边区居民、毛皮商及其他歹徒:关于美国历史中边疆的生态评价”^[17],它帮助美国环境史步入正轨。雅各布斯主张,说到环境的掠夺者,我们认为不是西部勇敢的探险者和开发者,而是捕猎手和毛皮商,譬如他们将海狸从河中捕走,而没有它们筑坝,河流就容易泛滥。1979年,两部关于尘暴——20世纪30年代的生态灾难——的重要著作问世,一部是唐纳



德·沃斯特的,另一部是保罗·邦尼菲尔德的。^[18]更早的一幕,即美洲野牛的濒临灭绝,则被安德鲁·埃森伯格置于其生态背景之中。^[19]

- 43 关于加利福尼亚环境史的一份优秀指南,是卡罗琳·麦茜特编辑的《绿色挑战金色》^[20]——该州如此辽阔并富于变化,它本身就可以作为一个地区。这是一部原始文献选集,附有简短的说明性文章,涉及加利福尼亚史上每一时期的环境变化。其间囊括了美洲印第安人、西班牙殖民者、黄金潮的淘金者、林务员、农场主、水利开发者、城市居民、科学家以及环保主义者等人的声音。

新英格兰的早期环境史是威廉·克罗农的著作《那片土地的变迁》的主题^[21],该书广受称赞,它追溯了欧洲人对待土地的态度和资本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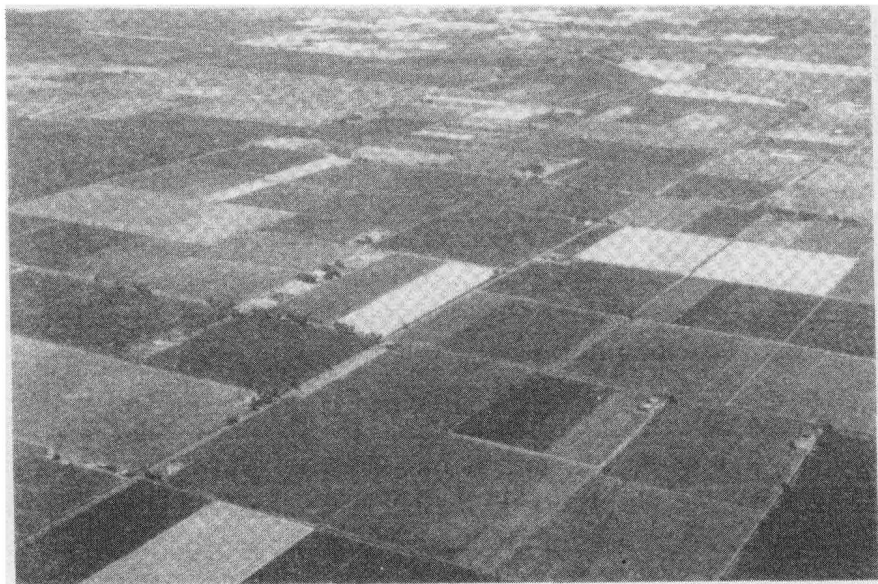


图7 从美国堪萨斯上空拍摄的大平原的部分外观。始于1785年的联邦土地勘测和1862年的宅地法造成了长方形的马赛克式土地利用。唐纳德·沃斯特等环境史学家对这一地区的历史已有撰述。(作者摄于1962年)



的影响,这表现为对景观的改造以及对印第安人的驱逐。此外,卡罗琳·麦茵特在《生态革命》一书中^[22],考察了新英格兰土地使用的两大变化,第一个是由殖民家庭的到来引起的,第二个是由19世纪早期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引起的。理查德·贾德则探索出新英格兰资源保护的起源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而是普通人的态度和决定。^[23]

44

南部的环境史在《这片土地,这是南方》^[24]中由阿尔伯特·E.考德里做了精心的分析;在书中他指出了害虫和土壤侵蚀所造成的损失,这是普遍种植棉花、谷物和烟草等单一作物的结果。卡维尔·厄尔在一篇捍卫南方小农场主的生态作用的文章中作了回应。^[25]对有关这一地区的作品的考察,则是奥蒂斯·格雷厄姆提供的。^[26]

资源保护与环境保护史中重要人物的传记构成了美国环境史的一部分。像乔治·帕金斯·马什和约翰·缪尔等早期人物已受到关注。马什的传记作者是大卫·洛恩塔尔^[27];缪尔则受到许多传记作家的尊敬,为其作传的有斯蒂芬·福克斯、迈克尔·科恩和瑟曼·威尔金斯。^[28]斯蒂文·J.霍尔姆斯的著作《青年时代的约翰·缪尔》^[29]是一本比较特别的环境传记,考察了缪尔的成长环境在其思想发展中的影响。进步的资源保护运动的领袖们都有传记研究。它们中有哈罗德·平克特和查尔·米勒对吉福德·平肖生平的研究^[30],还有托德·本森和保罗·卡特赖特对西奥多·罗斯福资源保护特点的研究,以及里斯-欧文对富兰克林·罗斯福资源保护特点的研究。^[31]苏珊·弗莱德关于奥尔多·利奥波德的令人钦佩的著作《像山一样思考》^[32]以及琳达·利尔关于雷切尔·卡逊的权威性著作,集中体现了生态时代的开端。^[33]

关于那些负责或影响环境、特别是公共土地的政府部门的历史,有被昵称为“皮特”的H.K.斯蒂恩阐释的美国林务局的历史,保罗·赫特在《乐观主义的阴谋》中也对有关这一机构的各种各样记录做出了严谨考察。^[34]国家公园管理局则由阿尔弗雷德·朗特和理查德·塞勒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进行评述。^[35]朗特认为,建立公园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自尊,而不是资源保护;塞勒斯则指出,该机构将其管理的重点放在了休闲旅游



45 而非科学调查上。有关单个国家公园的历史也一直在出版。在这一主题领域,环境史学家的兴趣常常与日益发展的公共史领域的兴趣相一致。国家公共史理事会(NCPH)于1980年成立,除美国外,它还在加拿大及其他英语国家开展工作。^[36]

在战后普遍的环境意识和激进主义来临的时期,政府开始颁布法规,并超出了土地管理,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环境领域,譬如对空气、水和土地污染的控制;对濒危物种的保护;以及对视觉景观的保护,包括对户外广告的限制。环境法在法律教育中很快成为被认可的主题。至少直到最近,与环境史学家相比,法律学者似乎对环境法研究更感兴趣。^[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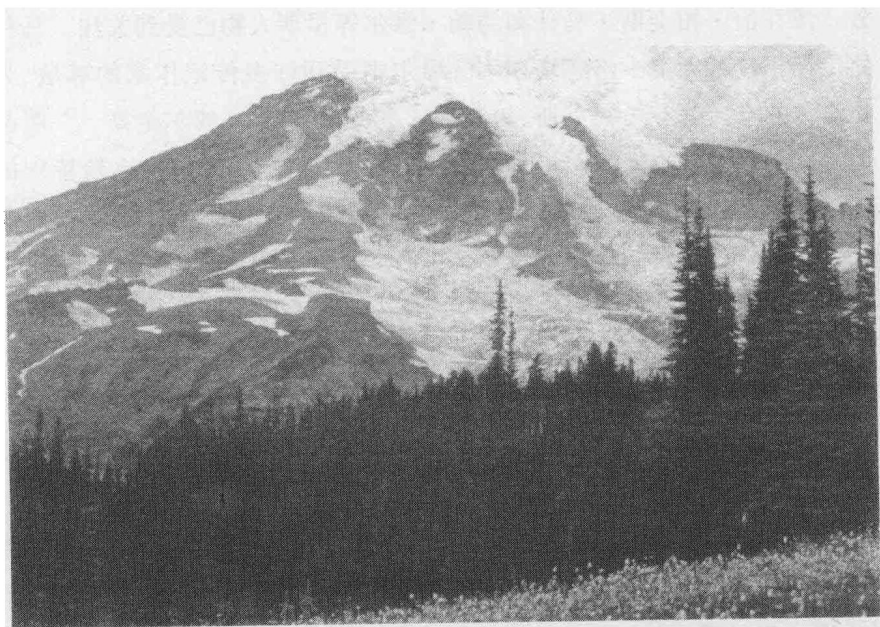


图8 雷尼尔火山,海拔4392米(14410英尺),是美国华盛顿州雷尼尔山国家公园的中心部分,定名于1899年。很多环境史学家研究过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国家公园的历史。(作者摄于1970年)



涉及环境的非政府机构多到令人难以置信,这本身可能是环保运动的历史缺点所在。其中资历最老、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尽管有分裂倾向)一个,是塞拉俱乐部,它促成了几部历史著述,包括迈克尔·科恩写的通俗而又可靠的那一部。^[38]塞拉俱乐部在政治上有一段十分复杂的故事,即阻止在大峡谷内修建水坝的运动,并取得了显著的胜利;拜伦·皮尔森在其撰写的《那天然河流依旧流淌》中,对此作了精当的研究。^[39]

46

城市环境史在这日益城市化的国家成为一个中心论题。马丁·麦乐西是这一领域内一位敏锐而多产的作者;他的最著名的三本著作中,有关于废物管理的《城市中的垃圾》,关于基础设施的《卫生的城市》,以及关于能源及相关发展的《废气四溢的美国》。^[40] 乔尔·塔尔,另一位研究城市环境的先驱,写了一部杰作《寻查终端污水池》。^[41] 环境史盛产的佳作是关于单个城市的环境问题的历史,其中有两部佳作,即麦克·戴维斯关于洛杉矶的著作《令人忧虑的生态》,以及阿里·克尔曼关于新奥尔良政治与基础设施的著作《一条河流及其哺育的城市》。^[42]

环境正义不可避免地与城市环境史相联,因为在历史上少数民族与穷人往往集中在城市附近,但不幸的是,在乡村地区也存在大量的环境非正义事例。一些环境史学家关注的是,造成污染的设施或其他危险设施往往靠近那些缺乏财力或政治资源来同这种决定作斗争的人。马丁·麦乐西在《公平、生态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一文中,考察了环境史的这一方面。^[43] 关于这一主题,有一部优秀的文集,即罗伯特·布拉德主编的《不平等的保护》。^[44]

自环境史诞生以来,在与环境的关系中,妇女的历史作用一直是撰述的一个重要论题。这包括对作为环境运动领袖的妇女的研究,关于生态女性主义哲学(ecofeminist philosophy)的历史,以及在环境的概念化中对大地母亲和盖娅等女性隐喻的分析。在所考察的观念中,有一种认为妇女比男子更亲近自然;男子以相似的方式实行对自然和妇女二者的统治。举例来说,所有这些方面都由卡罗琳·麦茜特在其著作《大地关怀:妇女与环境》中做了考察。^[45] 苏珊·施里普弗的《自然的圣坛》从对山岳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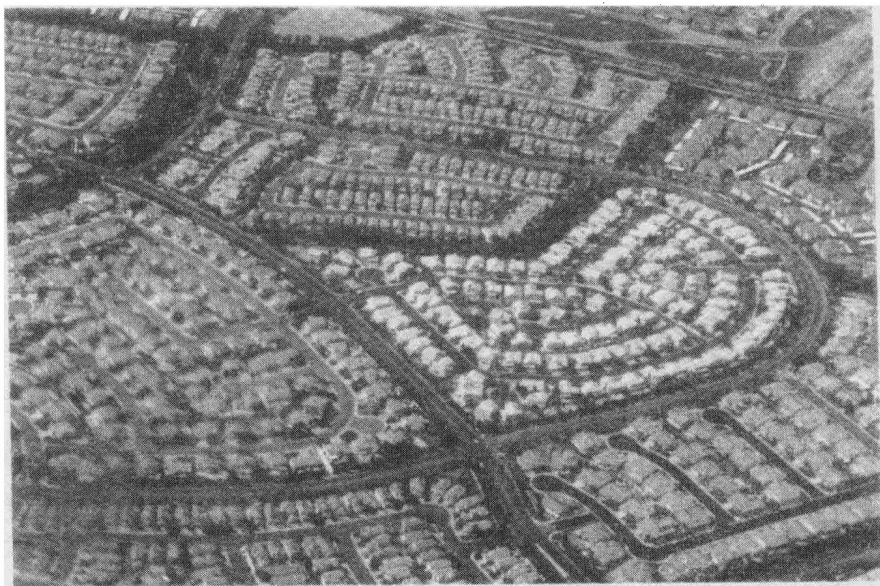


图9 从上空拍摄的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郊区景色。郊区的迅速扩展是当代环境史的突出方面。(作者摄于2000年)

的欣赏以及对浪漫的极致的审美方面,将性别与环保主义联系起来;珍妮弗·普莱斯则探讨了20世纪初期妇女抵制羽饰帽子现象,而关于与性别相关的环境态度的其他许多评论,常常不够严肃。^[46]伊丽莎白·布鲁姆写过一篇关于这一整个主题的史学论文,即《美国妇女的历史与环境史的联结:一种刚起步的史学》。^[47]

环境史的合作者

一些与环境史或多或少有关联的历史学分支学科都有早于环境史的独立起源,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已认识到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其中有技术史、农业史和森林史。从环境史的观点来看,这些学科可以被看做其研究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也考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现在,技术



史学家与环境史学家在彼此的讨论会上见面并召开分会。农业史则保持了更独立自主的个性,但有时候两边的学者都会撰写文章,在对方的会议上宣读,并在相应的期刊上发表。森林史与环境史的关系最为密切;在美国,它们的学会在成员和领导方面有着相当的重叠,现在又共用同一份期刊。^[48]

技术是环境史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因为可以说,人类对自然环境最重大的影响,都是通过若干种技术而实现的。其实,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正是技术使得人类这一物种在每一处生态系统中都有可能扮演活跃的、无所不在的干扰者的角色。在过去两个世纪中,使环境变化日益广泛、迅速的一个因素,便是强大的技术进步。对于技术与环境交叉领域中的历史著述,有一份综合性指南,即杰里弗·斯泰恩和乔尔·塔尔合写的《在历史的交点上》一文。^[49]不过,它主要局限于美国的学术成就。考察这一主题下有关环境内容的一部技术史,是卡罗尔·帕塞尔的《机器在美国》。^[50]技术与城市环境的相互影响在许多研究中都得到了重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马丁·麦乐西的成果。^[51]水利工程与采矿史是相关的次分支学科。

技术史学会(SHOT)于1958年成立,以推动人们研究以往的技术发展以及它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关于技术史的许多专题性作品,虽然在其他方面有精湛的研究,但未能考虑到环境影响,甚至像污染这种明显的方面也没有涉及。不过,许多技术史学家开始认识到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方法上的缺陷,并发现他们与一些环境史学家有着共同的兴趣。美国环境史学会会刊《环境史评论》在1994年出版了一期名为“技术、污染与环境”的专号。技术史学会的会员们组织了一个叫做“环境技术”(Enviro-tech)的特别兴趣小组,它在技术史学会和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会议上召开分会,并于2001年开始在互联网上发布通讯。^[52]

差不多从环境史诞生伊始,农业史似乎就占据了靠近其重心的位置,因为人类从事农业生产已有一万多年了,而且至少在近五千年,人类从自然中获取的绝大部分食物都是由农业提供的。另一种选择,即对野生动



植物的利用,却相对较少。对世界大部分地区来说,狩猎供应只能满足蛋白质需求中极小的一部分;而捕鱼,虽然一直重要,但部分让位给了海产养殖。

正如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所指出的,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北美,农业史都促进了环境史观念的形成。^[53]对农业侵害引起的环境变化进行观察的人,有前面提到的皮埃尔·波弗尔、亚历山大·冯·洪堡、乔治·帕金斯·马什以及詹姆斯·马林。唐纳德·沃斯特在环境史领域形成之初,就竭力主张从农业视角撰写环境史。^[54]马特·斯图尔特写过一篇追踪这部分内容的文章。^[55]许多发表在环境史期刊上的文章做的是农业史题目。

50 农业史学会(AHS)成立于1919年,它的期刊《农业史》自1926年开始发行,其中有许多以环境史为主题的文章。该学会所宣称的目的包括促进有关乡村社会的研究与出版(在该学会的网站上,乡村社会使用的是大写字母)。这表明了它对社会史的专注;当然,对期刊目录表的阐释表明,它同样重视经济史。近来,农业史学家对可持续的农业观日益感兴趣,有人将它与“农业生态”(agroecology)这一术语以及对生态系统概念和农业方法的考察联系起来。

“就像人有传记一样,森林也有它们自己的可以被阐明和记述的历史”,这是迈克尔·威廉斯在其不朽的世界森林史著作《滥伐地球的森林》^[56]中所说的。在欧洲、美国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印度,森林史是一项比环境史更成熟的事业。对于森林史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由林业方面的领导、管理者以及林务官所引发的;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开发和加工林产品方面的活动是值得记载并纪念的。譬如,在美国,森林史学会(FHS)将其起源追溯到1946年在明尼苏达历史学会内部成立的林业产品协会(Forest Products History Association)。森林史学会从1959年开始独立存在,它的总部相继设在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而后于1984年迁到了现在的所在地,即靠近北卡罗来纳达勒姆的杜克大学。^[57]与一份期刊和一项有力的出版计划一起,森林史学会开发了世界上最完



备的森林与资源保护史以及环境史的专用资料馆和档案室,其中包括数据库和口述史料。1996年,森林史学会与美国环境史学会建立了合作关系,二者共同发行一份期刊,即《环境史》。森林史方面的文献极其丰富,在美国尤其如此。关于这方面的概述,除了前面提到的威廉斯的著作外,还可参考他的另一本著作《美国人与他们的森林》,以及由托马斯·考克斯、罗伯特·麦克斯维尔以及菲利普·托马斯合编的《这片林木茂盛的土地》。^[58]哈罗德·斯蒂恩也有一本更专门的论述森林与野生生物科学的著作。^[59]

环境史在20世纪最后25年作为一个历史学分支学科而出现,美国环境史学家在其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一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但它或许被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一些人强调过头了。理查德·格罗夫,一位研究在南亚与非洲的欧洲帝国主义的英国学者,很内行地批评了美国环境史学家狭隘的甚至孤立主义的倾向,认为他们的分析是基于美国的资源,考察的范围很少超出大西洋、格兰德河^①甚或与加拿大接壤的边界。格罗夫正确地指出,环境史学家关注的许多重要问题,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已经由历史地理学家提出来了,其中许多是欧洲人,美国人的发展与别处有很大的雷同。他这么说,并不是不认可美国的环境史学者,而是指出,他们中许多最有威望的人是地理学家,如埃尔斯沃思·亨廷顿、艾伦·丘吉尔·森普尔、卡尔·奥特温·索尔,还有克拉伦斯·格拉肯。最后提到的这位是思想史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即“环境史”这一术语在当今意义上被加以使用以前,他就有很好的著述。而在环境史这门历史学分支发展之初,美国环境史学家恰当地将乔治·帕金斯·马什追认为他们的前辈和晨星,但往往忘记了他的著作《人与自然》:该书起自罗马帝国,跨越了欧洲、地中海地区以及美国等广大区域,他对人类引起的环境变迁的评价,可以与亚历山大·洪堡、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

51

^① 格兰德河(the Rio Grande),即布拉沃河,北出落基山脉,东南注入墨西哥湾,长约3000公里,其中作为美国和墨西哥的界河约2000公里。——译注



穆勒以及帝国科学家休·克莱格霍恩(Hugh Cleghorn)和约翰·克伦别·布朗(John Croumbie Brown)等人相媲美。^[60]21世纪以来,尽管并没有彻底消失,但环境史中美国小分队的孤立主义已得到克服。毕竟有大量的美国学者在做全球的或非美国的专门研究;那些依然专门研究美国的学者则知道了进行比较研究。将美国环境史置于比较语境的著作中,托马斯·邓拉普的《自然和英国人的大迁徙》是一个显著的例子。^[61]马库斯·霍尔所做的一项有趣的工作,是对意大利和美国的环境恢复进行比较。^[62]还有,欧洲的学会的组建以及全球范围的会议鼓励了美国环境史学家的参与,并使他们与别处的同行展开对话,正如下一章中会进一步提到的。

注 释

- [1] John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 (December 2003): 5-43.
- [2] *Ibid.*, p. 5.
- [3] Stewart Udall, *The Quiet Crisi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3. 25年后该书被修订再版,书名为 *The Quiet Crisis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Salt Lake City, UT: Peregrine Smith, 1988.
- [4] Samuel P. Hays, *Conservation and the Gospel of Efficien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5] Adam Rome, "Conservation, Pre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National Park Service website, "History: Links to the Past." <www.cr.nps.gov/history/hisnps/NPSThinking/nps-oah.htm>.
- [6] Roderick Nash,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7] Samuel Hays, "From Conservation to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 *Environmental Review* 6, 2 (1982): 14-41; Samuel Hays, *Beauty, Health and Permanenc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8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8] John Opie,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falls and Opportunities," *Environmental Review* 7, 1 (Spring 1983): 8-16.
- [9] Richard Whit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4 (August 1985): 297-337. 还可参见同一作者的一篇回顾性短文: "Afterword, Environmental History: Watching a Historical Field Matur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0 (February 2001): 103-11.
- [10] Carolyn Merchant, *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1] Alfred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2. Republication with new material,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 [12] Calvin Luther Martin, *Keepers of the Game: Indian-Anim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Fur Trad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13] Joseph M. Petulla,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olumbus, OH: Merrill Publishing, 1988. First edition, 1977, Boyd & Fraser.
- [14] John Opie, *Nature's Natio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t Worth, TX: Harcourt Brace, 1998.
- [15] Ted Steinberg, *Down to Earth: Nature's Role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6] Walter Prescott Webb, *The Great Plains*.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1931; James C. Marlin, *The Grassland of North America: Prolegomena to Its History*. First edition, 1947. Reprint. Gloucester, MA: Peter Smith, 1967.
- [17] Wilbur R. Jacobs, "Frontiersmen, Fur Traders, and Other Varmints: An Ecological Appraisal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AHA Newsletter* (November 1970): 5-11.
- [18] Donald Worster, *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aul Bonnifield, *The Dust Bowl: Men, Dirt, and Depression*.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9. 关于这些著作的比较性评论, 参见 William Cronon,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4 (March 1992): 1347-76.



- [19] Andrew Isen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ison: Social and Ecological Changes in the Great Plains, 1750-1920*.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 [20] Carolyn Merchant (ed.), *Green versus Gold: Sources in Californi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8.
- [21] William Cronon, *Changes in the Land: Indians, Colonists, and the Ecology of New Engla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
- [22] Carolyn Merchant, *Ecological Revolutions: Nature, Gender, and Science in New England*.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 [23] Richard W. Judd, *Common Lands, Common People: The Origins of Conservation in Northern New Englan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24] Albert E. Cowdrey, *This Land, This South: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Lexington, KT: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83.
- [25] Carville Earle, "The Myth of the Southern Soil Miner: Macrohistory,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he Ends of the Earth*, edited by Donald W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75-210.
- [26] Otis Graham, "Again the Backward Regi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and of the American South," *Southern Cultures* 6, 2 (2000).
- [27] David Lowenthal, *George Perkins Marsh, Prophet of Conservatio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这是他的另一著作的修订版; David Lowenthal, *George Perkins Marsh: Versatile Vermont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 [28] Stephen R. Fox, *John Muir and His Legacy: The American Conversation Movement*. Boston: Little, Brown, 1981; Michael P. Cohen, *The Pathless Way: John Muir and American Wildernes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Thurman Wilkins, *John Muir: Apostle of Nature*.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5.
- [29] Steven J. Holmes, *The Young John Muir: An Environmental Biography*.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9.
- [30] Harold T. Pinkett, *Gifford Pinchot: Private and Public Forester*. Chicago: Univer-



- 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0; Char Miller, *Gifford Pincho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nvironmentali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1.
- [31] W. Todd Benson, *President Theodore Roosevelt's Conservation Legacy*. Conshohocken, PA: Infinity Publishing, 2003; Paul Russell Cutright, *Theodore Roosevelt: The Making of a Conservationist*.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A. L. Riesch-Owen, *Conservation under FDR*. New York: Prager, 1983.
- [32] Susan L. Flader, *Thinking Like a Mountain: Aldo Leopold and the Evolution of an Ecological Attitude toward Deer, Wolves, and Forests*. Madison, WI: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 [33] Linda Lear, *Rachel Carson: Witness for Natur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7.
- [34] Harold K. Steen, *The U. S. Forest Service; A Histo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 Paul W. Hirt, *A Conspiracy of Optimism: Management of the National Forests since World War II*.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4.
- [35] Alfred Runte, *National Park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9; Richard W. Sellars, *Preserving Nature in the National Park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6] 2004年,国家公共史理事会和美国环境史学会在加拿大维多利亚举办联席会议,吸引了700多名与会者。
- [37] 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可参见:Richard J. Lazarus, *The Making of Environmental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38] Michael P. Cohen, *The History of the Sierra Club, 1892-1970*.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88.
- [39] Byron E. Pearson, *Still the Wild River Runs: Congress, the Sierra Club, and the Fight to Save the Grand Canyon*. Tucson, AZ: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2.
- [40] Martin V. Melosi, *Garbage in the Cities: Refuse, Reform, and the Environment, 1880-1980*.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5,是1981年版本的翻印; *The Sanitary City: Urban Infrastructure in America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Akron, OH: Akr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Effluent America: Cities, Industry,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Press, 2001.
- [41] Joel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kron, OH: Akr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42] Mike Davis, *The Ecology of Fear: Los Angel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Disaster*.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8; Ari Kelman, *A River and Its City: The Nature of Landscape in New Orle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43] Martin V. Melosi, "Equity, Eco-Rac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 in *The Face of the Earth*, edited by J. Donald Hughes. Armonk, NY and London: M. E. Sharpe, 2000, pp.47-75.
- [44] Robert D. Bullard (ed.), *Unequ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Communities of Color*.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4.
- [45] Carolyn Merchant, *Earthcare: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还可参见 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0.
- [46] Susan R. Schrepfer, *Nature's Altars: Mountains, Gender and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5; Jennifer Price, *Flight Maps: Adventures with Nature in Modern America*. Cambridge, MA: Basic Books, 2000.
- [47] Elizabeth D. Blum, "Linking American Women's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Preliminary Historiography." 美国环境史学会网站, 在 2005 年 8 月有效: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uswomen.htm>.
- [48] *Environmental History*, published in Durham, North Carolina.
- [49] Jeffrey K. Stine and Joel A. Tarr,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istories: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Culture* 39, 4 (1998): 601-40.
- [50] Carroll Pursell, *The Machine in America: A Soci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51] Martin V. Melosi, *Garbage in the Cities; Coping with Abundance: Energy and Environment in Industrial America*.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52] 在 2005 年有效网址是 < www.udel.edu/History/gpetrick/envirotech >.
- [53] Alfred W. Crosby,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4 (October 1995): 1177-89.
- [54] Donald Worster, "Arranging a Marriage: Ecology and Agriculture," Chapter 5 in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64-70; also in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Documents and Essays*, edited by Carolyn Merchant. Lexington, MA: D. C. Heath, 1993.
- [55] Mart A. Stewart, "If John Muir Had Been an Agraria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West and South,"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1, 2 (May 2005): 139-62.
- [56] Michael Williams, *Deforesting the Earth: From Prehistory to Global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 5.
- [57] Harold K. Steen, *The Forest History Society and Its History*. Durham, NC: Forest History Society, 1996.
- [58] Michael Williams, *Americans and Their Forests: A Historical Ge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Thomas R. Cox, Robert S. Maxwell, and Philip D. Thomas (eds), *This Well-Wooded Land: Americans and Their Forest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5.
- [59] Harold K. Steen, *Forest and Wildlife Science in America: A History*. Durham, NC: Forest History Society, 1999.
- [60] Richard Grov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s in Historical Writing*, edited by Peter Burke. Cambridge: Polity, 2001, pp. 261-82.
- [61] Thomas R. Dunlap, *Nature and the English Diaspor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62] Marcus Hall, *Earth Repair: A Transatlantic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Restoration*.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5.



第四章

地区、国别和地方环境史

引言

53 现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国别和地方环境史的文献浩如烟海^[1],这些研究为将来撰写可靠的世界环境史奠定了基础。世界环境史必须坚实地建立在地方环境史之上,而这方面的某些工作就是由从事地区、国别和地方研究的学者完成的。在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加拿大、古巴、芬兰、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荷兰、新西兰、葡萄牙、俄国、南非、西班牙、瑞典和瑞士等国,从事当地环境史研究的小群体正日益国际化。其他国家也有望加入这个行列。再者,在很多情况下,学者们从事的是全球范围的研究而不光局限在当地;北美、澳大利亚还有欧洲等地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尤其如此。譬如,由于私人联系以及因前殖民关系而留下的资料,荷兰环境史学家做出了有关印度尼西亚的重要研究。^[2]有一位既研究家乡又研究海外的学者,是蒂姆·弗兰纳里。他是澳大利亚学者,在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教澳大利亚史。他不仅写过一部澳大拉西亚^①环境史著作《吞噬未来的人》^[3],而且写过《永恒的边疆:北美及其民众的生态史》。^[4]

54

有一个关于某一地区研究的范例,是研究世界环境史的所有作者都应该认真对待的,这就是马德哈夫·加吉尔和拉马昌德拉·古哈写

^① 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一个不太明确的地理名词,一般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附近南太平洋岛屿,有时也泛指大洋洲和太平洋岛屿。——译注



的《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5]这两位作者将他们对南亚次大陆的研究置于一个令人信服的世界环境史体系之下，从史前一直到工业时代。^①

1982年1月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举行的美国环境史学会第一次正式会议上，唐纳德·沃斯特发表了题为“无国界的世界：环境史的国际化”的宴会演讲，随后在《环境评论》（现名《环境史》）上予以发表。^[6]在演讲中，他呼吁“超越国界的联合”，这可能是考虑到了现代文化从“民间”到专业，从地方到全球的几次转变给史学家带来的困境。

在这次演讲之后的多年内，环境史学家显然已将沃斯特的话谨记在心。甚至在他发表演讲之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正在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同时，这一分支学科仍然以美国主题为著述的核心，这是它从一开始就具有的特征。1982年会议议程手册中收录了26篇文章，其中有10篇涉及世界范围的题目或非美国的题目，有4篇不是美国学者写的。^[7]1984年《环境评论》有一期国际专号，其中有5篇文章集中体现了五大洲的研究状况。^[8]经常开辟版面发表超国家的环境史文章的其他期刊有《环境与历史》、《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生态政治》、《世界史杂志》和《太平洋历史评论》等。实际上，这一专业本身如今已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当年沃斯特在谈论环境史家有固定传统的其他国家时，只提到了法国和英国。现在若有人再谈同一主题，可能会把另外几个欧洲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比利时、瑞典、丹麦、芬兰、捷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俄国等）以及印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包括进去。拉丁美洲已出现一支活力十足、蒸蒸日上的环境史家群体，在巴西和古巴尤为引人瞩目。南非也可被添加到这一名单之中。

55

① 马德哈夫·加吉尔和拉马昌德拉·古哈在书中提出，用“资源利用方式”来补充“生产方式”，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而资源利用方式也成为作者分析不同社会的重要历史工具，它包括采集、游牧、农耕和工业等四种。——译注



加拿大

加拿大环境史学界需要有不同于其南面邻居美国的思路。诚然,在这两个北美国家,环境史学家之间有着大量的交流;他们出席对方的会议,而且,就像本书提到的,美国环境史学会曾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举行过一次会议。不过,加拿大学者在环境史的很多主题上有他们自己的不同看法,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与英帝国和英联邦的历史联系,还因为它拥有独特的魁北克法语区。英国人彼得·科茨认为,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差异反映的是北部的国家荒野过于丰富,因此当地荒野保护的诉求比较低。^[9] 近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格雷姆·温和马修·埃文登发表了一份关于近期加拿大环境史学的专题分析报告,下面的评论得益于他们的研究。^[10] 温在2004年应邀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研究》编辑了一期题为“论环境”的专号。^[11]

美洲印第安人——常常指加拿大的原住民——的环境史,以及与欧洲人的接触和殖民主义包括流行病的影响,在西奥多·宾内玛、道格拉斯·哈里斯、阿瑟·雷、乔迪·德克尔、玛丽-埃伦·凯尔姆和其他人的著作中得到了反映。^[12] 另一重大主题是伴随资源开发与环境变迁而来的移民问题,这方面有尼尔·福尔克、马修·哈特凡尼和克林特·埃文斯所做的地区研究^[13],以及理查德·拉加拉、简·马诺尔和马修·埃文登对发展与社会冲突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14]

56 与美国相类似,荒野和野生动物在加拿大环境史著述中也是主要的论题,这可由蒂纳·卢和约翰·桑德罗斯的研究加以证明;同时库克帕特里克·多尔西也对两国间针对野生动物的条约做过研究。^[15] 苏珊娜·泽勒和斯蒂芬·博金考察的是关于环境的科学史,特别是生态学史,而斯蒂芬妮·卡斯顿瓜伊撰写了一部重要的实用昆虫学(economic entomology)史。^[16]

最后提到的那部著作是用法语写的,因而具有重要意义。魁北克的



法语环境史家已就这一主题召开过会议,法语文献也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人们可能会提到的米歇尔·达格奈斯关于蒙特利尔市郊的娱乐和乡村生活的文章。^[17]

在加拿大,城市环境史一直是研究得相对薄弱的主题。斯蒂芬·博金在2005年应邀为《城市史评论》编辑了一组题为“城市性质”的专题文章,讨论了各种问题及研究方法。^[18]肯·克鲁克香克和南希·鲍彻对工业危害,如码头区凸现的环境不公平做过考察。^[19]

将性别与自然作为相互关联的问题而进行社会建构,一直是凯特·桑迪兰兹和蒂纳·卢的做法。后者考察过大型猎物狩猎中的性别问题。^[20]

当然,加拿大的研究工作并非局限于加拿大史著述。譬如,理查德·霍夫曼就是世界一流的研究欧洲中世纪环境史的学者之一。^[21]

欧 洲

对北美之外主要地区的环境史著述做简要考察,最好从欧洲开始。虽然欧洲作者进入这一领域或许甚至早于他们的北美同行,但是在这里,有组织并自觉的环境史学者群体的形成却比较晚。《环境与历史》杂志于1995年在英国开始发行,理查德·格罗夫就任主编。尽管是一份欧洲的杂志,但它并不局限于欧洲主题研究;实际上,第一期就有研究中国、非洲和东南亚的文章。欧洲环境史学会成立于1999年,2001年在苏格兰的圣安德鲁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欧洲环境史学会有地区分部,可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大陆所有地区的环境史家提供联系之便。荷兰斯蒂沃特的恩斯特-埃伯哈德·曼斯基着手建立一个多语种的欧洲环境史书目资料库,这一努力在欧洲环境史学会的支持下仍在继续。

57

关于近期欧洲环境史方面的成果,可以在韦雷纳·威尼沃特编辑的《1994—2004年欧洲的环境史》一文中发现很好的介绍^[22],文中有13位作者所做的个案研究,突出了大部分主要国家的重要成果。更早的一篇



文章(2000年)是马克·乔克、比约恩-奥拉·林奈和马特·奥斯本写的,集中讨论了北欧的环境史著述。^[23]

欧洲环境史的活力与广度可以在《应对多样性》和《历史与可持续性》中感受到,前者是2003年于捷克的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欧洲环境史学会的议程手册,后者是2005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召开的第三届欧洲环境史学会的议程手册,它们共收录了140多份论文提要,作者众多,其中大多为欧洲人。^[24]人们从这些集子中得到的总体印象是,与他们的北美同行相比,欧洲环境史学家往往在更大程度上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欧洲环境史方面一部更早的优秀论文集是《沉默的倒计时》,由彼得·布林布尔库姆(英国)和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瑞士)主编。^[25]芬兰的编者蒂莫·米尔恩托斯和米科·塞库出版了一部题为“在自然中邂逅历史”的集子。^[26]

58 关于英国环境史著述的概览,可以在马特·奥斯本的《英国环境史笔耕录》中看到。^[27]英国在有关人类活动致使景观变化的描述方面有着优良传统,而且那儿的历史地理学家所做的研究常常可以很好地纳入环境史的范畴,尽管其中一些著作,如W. G. 霍斯金斯的《英国景观的形成》,是在环境史成为一个公认的专业之前写就的。^[28]H. C. 达比的一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即《英格兰历史地理新论》写于1973年。^[29]地理学家I. G. 西蒙斯也是一位非常活跃的环境史学家,在英国环境史^[30]、世界环境史和环境史理论等方面均有撰述。近代早期英国的环境态度和环境哲学由基思·托马斯做了分析,而这一时期远未得到应有的研究。^[31]新近的另一项研究是约翰·希埃尔的《20世纪英国环境史》^[32],它限定在上个世纪。在奥立弗·兰克姆的成果中,景观史是非常有生气的;他在许多图文并茂的著作中描述英国乡村的历史,对生态科学原则予以悉心的关注。^[33]迅速发展的工业造成的污染及消除污染的努力在《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34]和《大烟雾》^[35]中得到了追溯;前者是B. W. 克拉普的著作,后者来自彼得·布林布尔库姆的引人入胜的研究。在布林布尔库姆关注空气污染的同时,戴尔·H. 波特在《泰晤士河河堤》中探讨了水体



污染、污水、恶臭以及伦敦河流的通道挖掘等。^[36]

苏格兰为环境史学家提供了特别肥沃的土壤。其中,杰出的历史学家 T. C. 斯马特撰写并编辑了几本关于英国北部地区的著作,著名的有《自然之争》和《苏格兰的人与森林》。^[37]菲奥娜·沃森根据她对环境史的洞悉阐释并撰写了苏格兰历史研究著作,包括《苏格兰:从史前到现代》。^[38]沃森、斯马特和艾伦·麦克唐纳合著了《1520—1920 年苏格兰本土林地史》。^[39]斯马特曾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环境史研究所的灵魂人物之一。

对法国这个孕育了皮埃尔·波弗尔和后来的吕西安·费费尔、费尔南·布罗代尔、埃曼纽·勒华拉杜里及其他年鉴派大家的民族来说,近来在环境史方面问世的成果比预期的要少。诚然,在最近几十年间,著名的《年鉴》杂志也出过环境与历史专号^[40],但很少有其他文章涉及这一领域。法国的科学史家在生态史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其中著名的学者有帕斯卡尔·埃克特和 J. M. 德劳因。^[41]埃克特也广泛涉猎了气候史和环境哲学领域。

弗朗索瓦·迪奥邦尼在其 1974 年的著作《女性主义或死亡》中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术语,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42]关于国家和公共史,有约瑟夫·萨扎卡和艾米莉·雷纳德的研究著作。^[43]法国的森林史文献很丰富,这将是林业研究业已起步的这一国家所期望的。人们可能还会提到安德里·科沃尔和路易斯·巴德里这两位作者。^[44]在现代法国环境研究方面有尼博伊特-吉尔霍特和 L. 戴维的《法国人及他们的环境》^[45],以及迈克尔·贝丝的《浅绿社会》。^[46]吉内维夫·马萨特-吉尔伯德、克里斯托弗·伯恩哈特和其他人一起组织了城市环境史会议,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47]

欧洲的德语区包括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在过去 20 年间,这些地方的环境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韦雷纳·威尼沃特(维也纳)的《环境史导论》^[48]是用德语所做的优秀研究;这本书还打算出英文版。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伯尔尼)在复原西欧历史上的气候方面不断做出重要的



60 进展。^[49]当代一位非常著名的作者是约阿希姆·拉德卡,他的主要著作《自然与权力》^[50]将在下章予以考察。他还广泛涉猎技术、经济和政治领域。他与弗兰克·尤科特一起,就纳粹统治时期环保主义的作用问题有过撰述。^[51]有几个作者,包括安娜·布拉姆维尔^[52],将资源保护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虽然纳粹政权曾使用宣传手段将自然与民族主义联系起来,但正如马克·乔克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起码可以说:“实际上……纳粹所致力的是高速而危险的经济复苏和军事扩张,而不是自然保护。而且,纳粹 12 年的恐怖统治(1933—1945 年)所留下的是令人窒息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遗产。”^[53]乔克写过一部关于莱茵河环境史的重要著作。^[54]就战后环境保护主义而言,有雷蒙德·多米尼克写的《德国环保运动》^[55],以及关于绿党(Die Grünen)的几项研究,包括克莱恩和法尔特的《绿党的漫长征程》。^[56]绿党运动在大多数西欧国家都对政治产生了影响,而它在德国的影响则达到了顶峰。

荷兰和比利时环境史家有几部重要的著作问世,包括范·德文的论文集《人造低地》^[57],涉及土地开垦的历史;还有范·德温特写的一部资源保护运动史。^[58]《生态史年鉴》是用荷兰语出版的。^[59]由于低地的位置以及对水管理的历史关注——正如“与海斗争的荷兰”这个短语所表达的——很多记述这一地区的环境史家关注的是水的历史,这是毫不奇怪的。其中,佩特拉·范·达姆书写过近代早期的莱茵兰。^[60]此外,关于此地更早时期的研究,有威廉·特布雷克的《中世纪的边疆:莱茵兰的文化与生态》。^[61]在更大的地理框架方面,安德鲁·詹米森和其他学者编辑了一本瑞典、丹麦及荷兰环保运动比较研究著作,即《新环保意识的形成》。^[62]

在环境史方面,斯堪的纳维亚(芬兰、瑞典和丹麦)呈现出快速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芬兰的环境史学是蒂莫·米尔恩托斯的《用绿墨书写过去》一文的主题,这篇文章是用英文写的,提供了很多资料。^[63]芬兰语中“环境史”一词是 *ympäristöhistoria*,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但米尔恩托斯却将它的起源追溯到更早的国家景观研究及“本能的环境意识”。这里的环境研究以气候、森林、水资源和景观为中心,举办过两次重要的环



境史会议,分别于1992年在湖区的拉米和2005年在土尔库举办,有广泛的国际参与。亚乔·海拉和理查德·莱温斯在生态学、科学和社会方面有所撰述。^[64]约西·拉莫林出过几部有关森林、采矿史、技术以及融入欧洲经济的历史进程的著作。^[65]关于水资源保护史,西莫·拉克奈做过研究,著有《1878—1928年赫尔辛基水保护的缘起》。^[66]

61

在环境史领域,瑞典有一个颇具活力的学术共同体,并有几个中心,分别是于默奥大学的环境史系、乌普萨拉大学的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以及隆德大学的人类生态学系。其中,有位一流学者叫斯维尔克·索林,他与安德斯·桑德伯格合编了一本集子,名为“可持续性:一种挑战”。^[67]安德斯·奥克曼在乌普萨拉大学主持项目,并与索林合著了一部全球环境史,下一章中会提到。^[68]索基尔德·卡尔加德写的《1500—1800年的丹麦革命:一种生态史的解读》,是研究近代早期的一部著作。^[69]

在捷克共和国,环境史的出现只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但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部分是由于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利奥斯·杰勒塞克推动的结果。正如上面提到的,欧洲环境史学会的第二次会议是200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那次会议的议程手册中收录了捷克斯洛伐克作者写的许多引人入胜的文章。^[70]捷克共和国的研究包括对土地利用和地面覆盖植物的变化以及历史气候学的长时段研究等方面的探索。

像其他欧洲国家那样,在匈牙利,环境史的兴起具有历史地理学的背景。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到来,政治上对学术活动监督的放松给学术发展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推动力。现在,匈牙利大学已经开设了环境史课程。有一部著名的环境史著作,是拉乔斯·拉奇的《16世纪以来匈牙利的气候史》。^[71]有一系列重要文章收录在《历史视角下的人与自然》这册书中,是乔斯泽夫·拉兹洛夫斯基和彼得·绍伯主编的。^[72]

俄国环境史是俄罗斯科学院科技史研究所的几位学者关注的对象,他们是尤里·柴可夫斯基(Yuri Chaikovsky)、安东·斯特鲁齐科夫(Anfon Struchkov)和加里娜·克里沃谢娜(Galina Krivosheina)。道格拉斯·维纳是一流的研究俄国和苏联的美国学者,创作了几部关于俄

62



国环保主义的著作,著名的有《自然的模式》^[73],分析苏联时代早期的资源保护情况;还有《自由的小天地》,阐明了苏联的环保组织为科学家和批评者提供的保护。^[74]《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收录了维纳的文章《俄国与苏联》,该文提供了一份实用的书目。^[75]

地中海地区

地中海地区是一个独特的生态区域,中心环海是它的一致特征。当然,地中海北部国家是欧洲的一部分,本可依此在上一节加以考虑。在约翰·麦克尼尔的《地中海世界的山脉》^[76]中,作为一个整体的地中海的环境史得到了充分的探讨,它涉及5个有代表性的地区及其民族。J.唐纳德·休斯新近出版了《地中海地区:一部环境史》^[77],其年代从第一批人类居民的出现一直延续到今天,书中涉及了关于两河流域、罗马帝国和尼罗河阿斯旺水坝的个案研究。A. T. 格罗夫和奥利弗·拉克姆的《地中海欧洲的自然》一书图文并茂^[78],考察的是环境变迁而不是历史。它企图证明,从青铜时代末期到20世纪中叶,人类对当地的环境并没有造成任何负面的影响;就引起森林滥伐、土壤侵蚀及沙漠化来说,尤其如此。这一看法不符合实际,该书因此而大为减色。佩里格林·霍登与尼古拉斯·普塞尔合著了《堕落中的海》^[79],对地中海观念做了有趣的反思,是哲学也是史学研究的典范。J.唐纳德·休斯在《潘神之苦: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环境问题》中,对古代的地中海世界进行了探讨。^[80]

63 20世纪90年代初西班牙和葡萄牙环境史的兴起,既与日益增长的环境忧虑有联系,也与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相关。在这些学者所组成的一个小圈子中,有曼纽尔·冈萨雷斯·德·莫里纳和J.马丁内兹-阿里尔,他们合编了一本文集,名为“转变了的自然:西班牙的环境史研究”。^[81]西班牙环境史家特别关注的是与沙漠化等环境制约有关的西班牙农业的状况。譬如,有一篇由胡安·加西亚·拉特里、安德烈斯·桑切斯·皮科恩和吉泽斯·加西亚·拉特里合



写的文章,名叫“人造的沙漠”。^[82]而位于葡萄牙马德拉岛的大西洋历史研究中心(CEHA)在环境史方面已做出引人瞩目的成就。该中心的艾尔伯托·维埃拉在1999年组织了一次有欧洲、美国和拉丁美洲学者参加的会议,出版了一卷文集,即《历史与环境:欧洲扩张的影响》。^[83]遗憾的是,它没有英文本可资利用。

意大利是第一个拥有活跃的环境史家群体的地中海国家,大部分学者是从密切相关的其他领域切入的。莫洛·阿格诺里迪是——而且继续是——一流的森林史学家。他是2005年在佛罗伦萨召开的第三届欧洲环境史学会会议的组织者。皮耶罗·贝维勒库亚有农业史的背景,他关注的是诸如疯牛病(BSE)之类的食品供应危机,著有《机智的牛》。^[84]他的《自然与历史之间》^[85]一书指出了农业史和环境史的一步之差。

到本书写作的时候,希腊的环境史共同体正处于形成过程之中。雅典曾举办过一次名为“希腊环境:历史的维度”的会议,会议用语是希腊语。那次会议是由克洛伊·A.韦拉索波罗组织的;他在2005年于佛罗伦萨召开的欧洲环境史学会会议上提交了一篇关于汽车污染的文章。^[86]在2003年布拉格会议上,亚历克西斯·弗朗吉亚蒂斯提交了关于希腊国有地产史的文章——它们实际上是对农民开放的公地;亚历山德拉·耶罗林普斯提交了关于地中海城市消防问题的文章。^[87]

阿朗·塔尔是一位律师而非历史学家,但他的著作《应许之地上的污染》却如其副标题所表明的,的确是一部合格的以色列环境史。^[88]它探讨以色列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并避免偏颇的称颂或悲观情绪。

印度、南亚和东南亚

南亚有着很强的学术史传统,那里的环境史是与生态学和科学史联系在一起的。在印度,环境史学家的数量、品质和成果确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由于南亚次大陆的历史经历,特别是英国统治时期的经历,那儿的环境史偏重森林史。两位主要研究者,即新德里尼赫鲁纪念博物馆和图



书馆的拉马昌德拉·古哈以及班加罗尔印度科学研究所的马德哈夫·加吉尔合著了上文提过的《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89] 大卫·阿诺德与拉马昌德拉·古哈以“自然、文化与帝国主义”为题，编辑了一系列文章。^[90] 新德里国立科技与发展研究所(NISTADS)科学史部资助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出版物和会议，杰出的科学史家迪帕克·库马尔(Deepak Kumar,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与萨特帕尔·桑万为之作序。理查德·格罗夫、维尼塔·达莫达兰和萨特帕尔·桑万编辑出版了一本重要的论文集，名为“自然与东方”。^[91] 位于奈尼塔尔的库马恩大学的阿杰伊·罗瓦特记载了喜马拉雅山的森林滥伐，及其对当地人，尤其是对妇女和部落民的影响，他还编辑了林业史方面的颇有价值的文集。^[92] 罗维·罗杰恩著有研究英国统治时期林业问题的著作。^[93] 印度国家地理学会的拉纳·P. B. 辛格是一位历史地理学家，他专门研究景观和圣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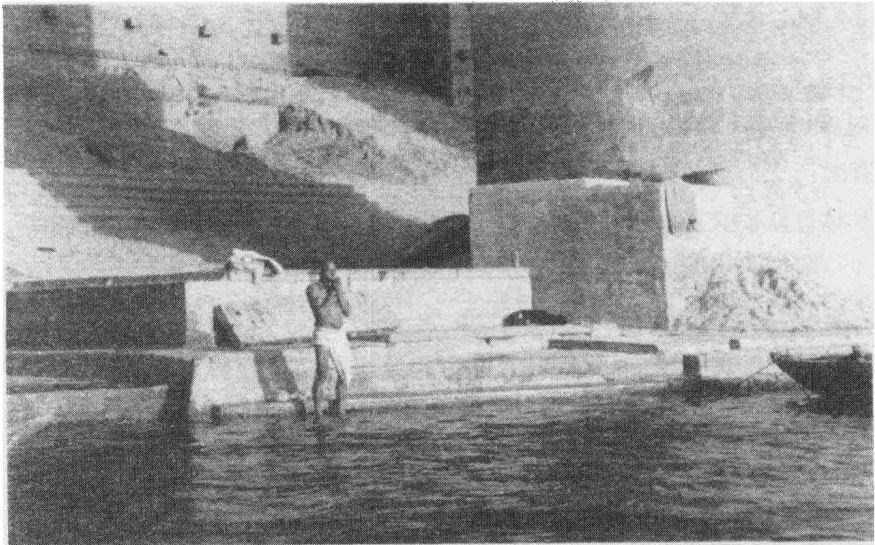


图 10 一个婆罗门教徒在位于印度贝拿勒斯的圣河——恒河岸边祈祷。对自然万物的崇敬是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的显著特征。
(作者摄于 1992 年)



特别是印度教最重要的朝圣中心巴纳拉斯地区。^[94]生态学家萨巴什·钱德兰研究了存活至今的古代圣林,它们是由村民保护起来的。^[95]这些圣林遍布印度,而钱德兰的研究——有些撰述是与马德哈夫·加吉尔一起进行的——以西高止山脉为中心。拉科斯曼·D. 萨提耶写了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即《生态、殖民主义与牛》,其主题是 19 世纪印度中部牧牛、林业、殖市长官和当地人之间的互动。^[96]

65

《印度尼西亚环境史通讯》在荷兰的莱顿出版,是大卫·亨利为“马来群岛的生态、人口和经济”(EDEN)这一国际学者团体主编的,出版了将近 10 年,但很遗憾地在 2003 年停止了发行。彼得·鲍姆加特是这个团体的主席,到 2005 年他还在为克利奥入门丛书《自然与人类社会》撰写东南亚环境史。他也是《恐惧的边疆:马来世界的老虎与人》一书的作者^[97],并与弗里克·科隆宾和大卫·亨利一起,主编了《纸上风景:印度尼西亚环境史探究》。^[98]印度尼西亚人有关该群岛环境史的著述虽然起步很小,但仍令人鼓舞。

66

东 亚

对中国的环境史所做的最佳介绍,是包茂宏近来发表的一篇以此为题的文章^[99],该文大量论及了中国学者的著作。在包茂宏提到的研究主题中,有环境保护、水治理、城市环境史、气候、人口、灾荒史和森林史。在那里,环境史这一分支学科的出现只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和 21 世纪初。王利华组织的“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于 2005 年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召开,计划出版会议论文集。在中国之外的学者所做的重要研究中,人们可以放心地参阅伊懋可的《大象的退隐:中国环境史》。^[100]他和刘翠溶还编了一本很好的论文集,即《积渐所至》。^[101]而 1949 年后一段时期环境方面的过失,在夏竹丽的《战天斗地》中得到了阐述。^[102]在关于更早期时期的研究中,马立博的《老虎、稻米、丝绸和淤泥》是研究中华帝国政府处理中国南部粮食危机的典范^[103],而段义孚的《中国》这



一简明概论著作仍然很有价值。^[104]莱斯特·比尔斯基的《中国古代的生态危机与应对》收录在他的文集中,该文对秦朝及其他更早的朝代做了考察。^[105]克里斯·科格金的《老虎与穿山甲》涉及了自然保护。^[106]

67 日本具有悠久的历史撰述传统,但至今在环境史方面建树不大。在日本之外的作者中,康拉德·托特曼在其《日本史》中采用了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开篇即写道:“从生态的角度看,日本史特别有意思。”他的《绿色群岛》一书以大量的日文资料为基础,是一部一流的森林史。布雷特·沃尔克的《对阿伊努岛的征服》也值得一提。^[107]

澳大拉西亚和太平洋诸岛

利比·罗宾和汤姆·格里菲斯的《澳大拉西亚的环境史》一文,是关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情况的一份详细的书面指南,附有精彩的参考书目。^[108]唐·加登最近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沿岸环境史》中做了全面考察。关于这一主题的更早的反思性探讨,是新西兰人埃里克·波森和澳大利亚人斯蒂芬·多弗斯合写的《环境史与跨学科的挑战:截然相反的视角》一文。^[109]《环境与历史》杂志很重视这一地区,出版了两期专号,一期是关于澳大利亚的,由理查德·格罗夫和约翰·达加维尔主编;一期是关于新西兰的,由汤姆·布鲁金和埃里克·波森主编。^[110]蒂姆·弗兰纳里的《吞噬未来的人》是一部引起争议的著作,它致力于囊括整个澳大拉西亚的环境史,除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还包括新几内亚、新喀里多尼亚。^[111]弗兰纳里追随罗宾和格里菲斯提出的假定,即“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欧洲人都是吞噬未来的人,都是短期和短视地榨取自然的人”。^[112]在环境史家中,有争论的一点是:当地人是否在磨难和失误中与当地生态系统获得了一种稳定的关系,因此殖民主义是否打破了这种平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相似之处在于各自都体现了英国在一个所处位置与自己恰好相对的地方建立殖民地的一种努力;这在社会和农业方面是母国的翻版,但它们在景观、当地动植物以及前欧洲居民等方面大相



径庭,因此它们的环境史通常是被分开探讨的。

任何想要熟悉澳大利亚环境史的人都可以从斯蒂芬·多弗斯主编的两本书着手,一本是《澳大利亚环境史》,一本是《环境史与环境政策》。^[113]杰弗里·波尔登是最早在叙述中采用生态学方法的史家之一,他的《掠夺与掠夺者》是澳大利亚第一本环境史教材。^[114]他从考察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对火的使用开始,接着讲述了殖民者对想象中不会耗竭的树木、土地和猎物的态度,最后以日益增强的城市与乡村活动的影响以及资源保护运动的发展而结尾。要叙述澳大利亚环境史研究的起源,不提埃里克·罗尔斯的工作,那就太粗心了。罗尔斯是一个农场主,也是一位造诣极高的作家,他对生态变化过程既有实际的经验,又有深刻的见解,启发了很多历史学家。^[115]同样,人们也很难忽视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地理学家 J. M. 鲍威尔,其著作甚丰,包括《现代澳大利亚的历史地理》。^[116]森林史学家约翰·达加维尔有一部可靠的著作问世,即《塑造澳大利亚的森林》。^[117]他曾是澳大利亚森林史学会会长,该学会举办了许多关于森林史和环境史的会议,并以“澳大利亚永远变化的森林”为题,主编了系列会议论文集。^[118]关于森林史的另一典范是汤姆·格里菲斯的《满眼灰烬的森林》,考察了维多利亚州大桉树森林的消亡。^[119]美国作者斯蒂芬·派因写了一部关于澳大利亚之火的环境史,即《燃烧的灌木丛》^[120],这是他那套关于全球各地之火的丛书中的一部。有关澳大利亚环保运动史的研究,蒂姆·伯尼哈迪(《值得保留之地》)^[121]、利比·罗宾^[122]以及德鲁·赫顿与利比·康纳斯都已做过撰述。^[123]至于艺术和文学对认识环境史的作用,蒂姆·伯尼哈迪的《殖民下的土地》做出了示范。^[124]

新西兰环境史学家是一个高产的群体,他们有理由指出,在澳大拉西亚内部,新西兰诸岛在生态上是独一无二的,在波利尼西亚内部,毛利人的文化环境同样如此。新西兰环境史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毛利移居者和帕基哈^①(非毛利殖民者)各自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始景观。埃里

① 帕基哈(Pakeha),白种人,尤指祖先是欧洲人的新西兰人。——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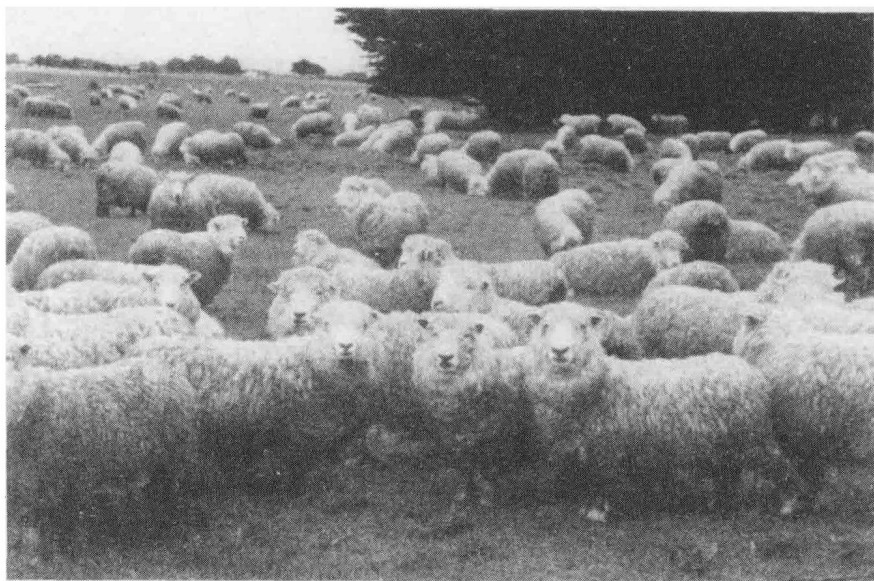


图 11 新西兰南岛上的羊。新西兰最大的环境变化之一,就是养羊引起的景观的改变,而那里的羊远远比人多。(作者摄于 2000 年)

69

克·波森和汤姆·布鲁金于 2002 年主编的《新西兰环境史》是一部有代表性的文集,收录了 18 篇文章。^[125]詹姆斯·贝里奇有两部重要的新西兰史,即《形成中的民族》与《再造的天堂》,整合了早期毛利人时期的环境史,但关于殖民时期,更多的是传统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内容。^[126]迈克尔·金在《新西兰企鹅史》^①中更多地涉及了我们的主题^②。^[127]人类学家海伦·利奇考察了毛利人和帕基哈的园艺史,还更广泛地包括了太平洋岛民。^[128]杰夫·帕克的《恩加乌若拉》,研究海边低地森林清除的历史轨迹,将毁坏的责任更多地归于帕基哈而非毛利人。艾尔弗雷德·W. 克罗

① 作者用企鹅这个黑白相兼的形象代表毛利人和白种人。——译注

② 亦即环境史。——译注



图 12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吉姆巴兰,由身着戏装的舞者扮演的巴龙(Barong),是一种凶猛而友好的灵兽,代表着环境中的有利因素。(作者摄于1994年)

斯比在其《生态扩张主义》中,对新西兰所做的个案研究值得注意。^[129]

太平洋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一片区域,但迄今有关其环境史的著述才刚刚起步。对这一区域有不同的界定;如果将太平洋沿岸国家都算在内,它确实大得很。约翰·麦克尼尔编的《太平洋世界的环境史》^[130]所收录的文章涉及从加利福尼亚和智利到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沿岸各地,还有它们之间的诸岛屿。森林史家约翰·达加维尔召集了几次会议,并编辑了论文集,即《变化着的热带森林:对亚洲、澳大拉西亚和大洋洲今日之挑战的历史透视》。^[131]但更严格地说,这一地区可以被界定为大洋洲,即主要包括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和波利尼西亚的岛屿世界。即使这样也避免不了混淆,因为新几内亚属于美拉尼西亚,新西兰属于波利尼西亚,而二者又同属澳大



拉西亚。关于大洋洲的环境史,约翰·麦克尼尔的《论鼠与人》是一篇入门佳作。^[132]帕特里克·V. 基尔希和特里·L. 亨特主编了《太平洋诸岛的历史生态》,主要是一部人类学论文集,也收录了基尔希的《太平洋诸岛的环境史》一文。^[133]保罗·达尔希最近有一本著作问世,名叫“海之人:大洋洲的环境、特征和历史”。^[134]复活节岛(拉帕努伊)和瑙鲁这两个岛屿在环境史中以警世故事而闻名。前者针对前欧洲时期的历史,是一座森林被其居民砍伐殆尽的岛屿;后者针对 20 世纪的历史,它主要因磷酸盐工业而被毁灭、荒废。有很多关于复活节岛的著作出版,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中也有出色的一章^[135],但最可取的一部专著,是约翰·弗伦里和保罗·巴恩的《复活节岛之谜》。^[136]至于瑙鲁,有一部研究精湛、可读性强的著作,即卡尔·N. 麦克丹尼尔与约翰·M. 高迪的《待售的天堂》。^[137]

非 洲

有一份关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环境史的指南,由目前一位杰出的从业者所著,那就是南非的简·卡鲁瑟斯的《非洲:历史、生态与社会》。^[138]她的文章将环境史置于社会史的框架中,重视社会中的变化。由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以及自殖民时期以来猎苑的建立,非洲的历史学家对涉及资源保护的问题给予了很多的关注。有一部重要的文集,是大卫·安德森和理查德·格罗夫主编的《非洲的资源保护》。^[139]另一范例是威廉·贝纳特的《南非资源保护的兴起》。^[140]非洲的环境史要根据其景观来书写这一观念,是詹姆斯·C. 麦克卡恩的一部重要著作,即《绿土、棕土、黑土:1800—1990 年非洲环境史》的主题。麦克卡恩说:“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是认定非洲的景观是人为的,也就是说,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141]他指出,欧洲殖民者往往将非洲视为天然的伊甸园,认为非洲人的大肆破坏毁灭了它,而今天的环境史学家更有可能谴责殖民者的误解和掠夺。更早的一位帮助倡导这一观念的作者是海尔格·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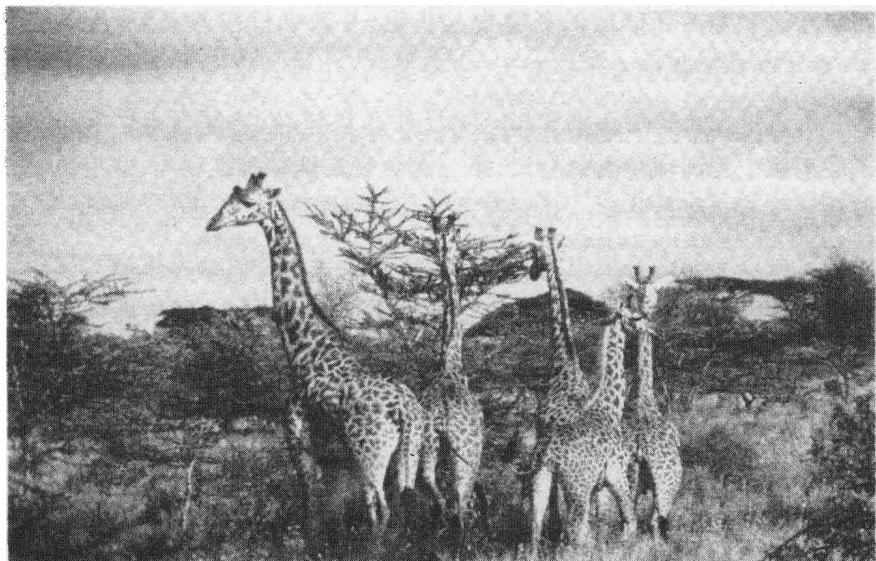


图 13 肯尼亚安波塞利国家公园热带草原树丛中的长颈鹿。非洲的环境史对野生动物禁猎区与资源保护的变化过程和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作者摄于 1989 年)

耶克苏斯,他写了《东非史中的生态控制与经济发展》。^[142]卡鲁瑟斯和克拉克·吉普森分别在《克鲁格国家公园》^[143]和《用枪和选票谋杀动物》中,推翻了将资源保护视为政治领域之外的论题的观点。^[144]《环境史》杂志在 1999 年出过“非洲和环境史”专号,其中的文章涉及移民、人口、殖民地的科学和土壤侵蚀。^[145]法里达·卡恩将注意力转向一个遭到忽略的论题,即南非黑人在资源保护史,特别是土壤保护方面的作用。^[146]《环境与历史》在 1995 年出过一期津巴布韦专号,里面的文章考察了资源保护、水、象牙贸易和土地纠纷等问题。^[147]

72

拉丁美洲

虽然拉丁美洲人和他们在欧洲、北美的朋友曾感到遗憾,因为新大陆

73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区的环境史起步晚,并缺少机构的支持,但是在今天,那里的环境史学家年轻有为,成果斐然,注意到这一点的任何人肯定都会觉得情况正在迅速地变化。2003年在智利,2004年在古巴先后召开了关于拉丁美洲环境史的会议,第三次会议安排在塞维利亚,这里曾是西班牙在美洲殖民的跳板。从这些会议安排的报告的数量和种类来看,它们肯定可以与欧洲环境史学会甚至美国环境史学会的会议比肩。巴西学者莉萨·塞德勒兹通过创建网站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该网站提供了非常齐全的拉美环境史参考书目。^[148]有一份关于拉丁美洲环境史著述的精彩介绍,是吉勒尔莫·卡斯特罗·赫雷拉2001年的一篇文章,即《拉丁美洲的环境史》。^[149]卡斯特罗还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自然与社会》一书的作者^[150],该书赢得了1994年度古巴哈瓦那美洲文学艺术院奖。^①卡斯特罗注意到了古巴哲学家和爱国者何塞·马蒂(José Martí)的著述中,对自然的看法与拉美国家自决观念的密切关联,并从振奋人心和环境政治意识方面,将他与梭罗相提并论。更早地探讨这一领域的,有尼古拉·格利戈和乔治·莫雷洛的《拉丁美洲生态史随笔》^[151],以及路易斯·维塔尔的《关于拉丁美洲环境的一部历史》。^[152]伯纳尔多·加西亚·马丁内兹和艾尔巴·冈萨雷斯·杰克姆主编的一部选集《美洲历史与环境研究》^[153],于1999年在美洲国家组织的泛美地理与历史研究所资助下出版。拉丁美洲国家环境史著作包括《一片被玷污的土地:墨西哥环境史》,作者是费尔南多·奥蒂兹·莫纳斯特利欧、伊莎贝尔·费尔南德兹、艾尔西亚·卡斯蒂罗、何塞·奥蒂兹·莫纳斯特利欧和阿方索·布尔·高伊里;还有《绿色的记忆:阿根廷生态史》^[154],作者是安东尼奥·E.布雷罗夫斯基和迪纳·福格尔曼。

还有一部分重要的拉美环境史英文著作。如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

① 美洲文学艺术院(Casa de las Américas),1959年古巴革命政府创建,致力于文学和艺术方面的研究与交流,所涉及的领域包括:文学、造型艺术、戏剧、音乐、加勒比地区研究、女性问题研究等。——译注



的著作,特别是《哥伦布交流》^[155],以这样一个立足于事实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学者,即欧洲向新大陆的入侵不仅仅是军事征服,还有除人口之外包括侵害性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在内的生物迁移。埃利诺·麦尔维尔的《羊灾》考察了征服墨西哥的环境后果,特别是梅斯基塔尔山谷的生态退化。^[156]沃伦·迪安撰写的《因为大斧和火把:巴西大西洋沿岸森林的毁灭》^[157],是第一章中提到过的环境史杰作。1994年迪安在圣地亚哥的悲惨死亡,使其计划中的一部关于亚马逊雨林的著作未能完成,这可能是他的《巴西和橡胶之争》的续篇。^[158]

古代世界和中世纪

编年史上的许多时期都需要予以更多的研究,而直到最近它们一直被大大忽略了。大体而言,这指的是大约1800年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以前,中世纪相对几乎未被论及,但现已向环境史敞开大门,这是理查德·霍夫曼、威廉·特布雷克、佩特拉·范·达姆、查尔斯·R. 鲍鲁斯、罗纳德·E. 祖普科和罗伯特·A. 劳勒斯等学者努力的结果。^[159]古典地中海的环境史领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古典文学和古代史学术圈子的保守倾向,不过,本书作者J. 唐纳德·休斯已就这一主题做了些研究^[160],而拉塞尔·梅格斯、罗伯特·萨拉勒斯、托马斯·W. 加伦特、冈瑟·E. 瑟里、赫尔穆特·本德、卡尔-威勒姆·韦伯和J. V. 瑟古德等人,也有高质量的著述问世。^[161]1996年4月理查德·霍夫曼和埃利诺·G. K. 麦尔维尔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组织了一次关于前工业时代环境史的会议。举办第二次这样的会议将会收到很好的成效,但看来还遥遥无期。

75

结 论

国际环境史学家网络的发展在一些地区很迅速,在其他地区则比较



慢,这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历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学界之间已有的联系;另一个是活跃的环保运动的存在或缺失,它体现为对环境史所研究问题的关注;另外,大学和国家机构对革新的接受程度理所当然也是一种影响。

虽然环境史的前身是在欧洲和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地区出现的,但事实上,环境史学科最先在美国兴盛,它在学者和出版物的数量上持续占据优势,这无疑是一种既积极又消极的力量。积极的方面在于那些杰出的学者的影响,如唐纳德·沃斯特、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威廉·克罗农、卡罗琳·麦茜特及其他人等,他们的著作几乎被全球各地的环境史家普遍引用。消极的方面在于,那些非常坚决地抵制美国或西方影响的国家明显地缺乏环境史。这并不是说其他地方的环境史家对美国环境史家的观点就没有尖锐的批评。譬如,印度学者如拉马昌德拉·古哈等,就反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环保运动对荒野的偏重,他们强调的是地方社区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美国环境史所缺乏的。有些美国环境史家已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并有强调本地民族和种族集团作用的历史著作问世。对于在每一地区和国家的環境史中起作用的因素,各个地方都在注意鉴别和界定。结果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出现了一系列深刻见解,由此塑造了不同社会的环境史。这些见解反过来也改造了美国的环境史。可以期待的是,独立发展的环境史学者群体还会在世界上仍缺乏的广大地区出现。

注 释

- [1] J. Donald Hughes, "Environmental History-World," in *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 2 vols., edited by David R. Woolf,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8, Vol. 1, 288-91.
- [2] 关于论文和范围广泛的参考书目,参见 *Indone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sletter*, 12, June 1999, published by EDEN (Ecology, Demography and Economy in Nusantara), KITLV (Koningklijk Instituut voor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Royal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PO Box 9515, 2003 RA Leiden, Nether-



lands.

- [3] Tim Flannery, *The Future Eaters: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Lands and Peopl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95.
- [4] Tim Flannery, *The Eternal Frontier: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North America and Its People*.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1.
- [5] Madhav Gadgil and Ramachandra Guha, *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6] Donald Worster, "World Without Borders: The Internationalizing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Review* 6, 2 (Fall 1982): 8-13.
- [7] 如果算上沃斯特的演讲,共有 27 篇文章,11 份摘要。Kendall E. Bailes (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 [8] *Environmental Review* 8, 3 (Fall 1984).
- [9] Peter Coates, "Emerging from the Wilderness (or, from Redwoods to Bananas): Recent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America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 4 (November 2004): 407-38, 特别是 "Of Mice (Beaver?) and Elephants: Canada and North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 421-3.
- [10] Graeme Wynn and Matthew Evenden, "Fifty-four, Forty, or Fight? Writing With and Across Boundaries in North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在 "环境史的作用"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该会议于 2006 年 1 月 13 日至 14 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 (Center for History and Economics) 举办。
- [11] Graeme Wynn, guest editor, "On the Environment," *BC Studies* 142/3 (Summer/Autumn 2004).
- [12] Theodore Binnema, *Common and Contested Ground: A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Northwest Plains*.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1; Douglas Harris, *Fish, Law and Colonialism: The Legal Capture of Salmon in British Columbi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Arthur J. Ray, "Diffusion of Diseases in the Western Interior of Canada, 1830-1850," *Geograph-*



- ical Review* 66 (1976), 156-81; Jody F. Decker, "Country Distempers: Deciphering Disease and Illness in Rupert's Land before 1870," in Jennifer Brown and Elizabeth Vibert (eds), *Reading Beyond Words: Documenting Native History*, Calgary: Broadview Press, 1996; Mary-Ellen Kelm, "British Columbia's First Nations and the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1919," *BC Studies* 122 (1999): 23-48.
- [13] Neil Forkey, *Shaping the Upper Canadian Frontier: Environment,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Trent Valley*.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03; Matthew Hatvany, *Marshlands: Four Centuries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on the Shores of the St. Lawrence*. Sainte-Foy: Les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Laval, 2004; Clint Evans, *The War on Weeds in the Prairie Wes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02.
- [14] Richard Rajala, *Clearcutting the Pacific Rain Forest*.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8; Jean Manore, *Cross-Currents: Hydroelectricity and the Engineering of Northern Ontario*. Waterloo: Wilfred Laurier Press, 1999; Matthew Evenden, *Fish versus Power: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Fraser Riv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5] Tina Loo, "Making a Modern Wilderness: Wildlife Management in Canada, 1900-1950,"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82 (2001): 91-121; John Sandlos, "From the Outside looking in: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Wildlife Conservation in the Canadian North," *Environmental History* 6, 1(2001): 6-31; Kurkpatrick Dorsey, *The Dawn of Conservation Diplomacy: US-Canadian Wildlife Protection Treatie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8.
- [16] Suzanne Zeller, *Inventing Canada: Early Victorian Science and the Idea of a Transcontinental N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7; Stephen Bocking, *Ecologists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Ecolog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Stéphane Castonguay, *Protection des cultures, construction de la nature: L'entomologie économique au Canada*. Saint-Nicolas: Septentrion, 2004.
- [17] Michelle Dagenais, "Fuir la ville: villégiature et villégiatures dans la région de Montréal, 1890-1940," *Revue d'histoire de l'Amérique française* 58, 3 (Spring



- 2005): 1-27.
- [18] Stephen Bocking, guest ed., "The Nature of Cities," special issue of *Urban History Review* 34, 1 (Fall 2005).
- [19] Ken Cruikshank and Nancy B. Bouchier, "Blighted Areas and Obnoxious Industries: Constructing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on an Industrial Waterfront, Hamilton, Ontario 1890-1960," *Environmental History* 9 (2004): 464-96.
- [20] Cate Sandilands, "Where the Mountain Men Meet the Lesbian Rangers: Gender, Nation, and Nature in the Rocky Mountain National Parks," in Melody Hessing, Rebecca Region, and Catriona Sandilands (eds), *This Elusive Country: Women and the Canadian Environment*. Vancouver: UBC Press, 2004; Tina Loo, "Of Moose and Men: Hunting for Masculinities in the Far West,"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32 (2001): 296-319.
- [21] Richard Charles Hoffmann, *Fishers' Craft and Lettered Art: Tracts on Fishing from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and *Land, Liberties and Lordship in a Late Medieval Countryside: Agrarian Structures and Change in the Duchy of Wroclaw*.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9.
- [22] Verena Winiwarter (ed.), Marco Armiero, Petra van Dam, Andreas Dix, Per Eliasson, Poul Holm, Leoš Jeleček, Robert A. Lambert, Geneviève Massard-Guilbaud, Manuel Gonzales de Molina, Timo Myllyntaus, Jan Oosthoek, Christian Pfister, and Lajos Rácz,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urope from 1994 to 2004: Enthusiasm and Consolidation,"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 (November 2004): 501-30.
- [23] Mark Cioc, Björn-Ola Linnér, and Matt Osbo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 *Environmental History* 5, 3 (July 2000): 396-406.
- [24] Leoš Jeleček, Pavel Chromy, Helena Janu, Josef Miskovsky, and Lenka Uhlířová (eds), *Dealing with Diversity*.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Faculty of Science, 2003; Mauro Agnoletti, Marco Armiero, Stefania Barca, and Gabriella Corona (eds), *History and Sustainability*. Florence: University of Florence, Dipartimento di Scienze e Tecnologie Ambientali e Forestali, 2005.



- [25] Peter Brimblecombe and Christian Pfister, *The Silent Countdown: Essays in Europe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90.
- [26] Timo Myllyntaus and Mikko Saikku (eds), *Encountering the Past in Future*.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7] Matt Osborn, "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 2001, 本书写作时(2005年)从以下网站上可以得到: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british.htm>).
- [28] W. G. Hoski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55] 1977).
- [29] H. C. Darby, *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2 vols: *Before 1600*; *After 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and 1976.
- [30] I. G. Simmon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From 10,000 Years Ago to the Present*.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1] Keith Thomas, *Man and the Nature World: Changing Attitudes in England 1500-1800*. London: Allan Lane, 1983.
- [32] John Sheail,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New York: Palgrave, 2002.
- [33] Oliver Rackham,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Countrysid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2003; 同一作者的著作还有 *Trees and Woodland in the British Landscape: A Complete History of Britain's Trees, Woods and Hedgerows*. London: Phoenix Press, 2001;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side*.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1993.
- [34] B. W. Clapp,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Britain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London: Longman, 1994.
- [35] Peter Brimblecombe, *The Big Smoke: A History of Air Pollution in London Since Medieval Time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7.
- [36] Dale H. Porter, *The Thames Embankment: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Victorian London*. Akron, OH: University of Akron Press, 1998.
- [37] T. C. Smout, *Nature Contest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Scotland and Northern England since 1600*.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T. C.



- Smout, *People and Woods in Scotland: A Histo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还可参见他主编的其他几本书: *Scotland Since Prehistory: Nature Change and Human Impact*. Aberdeen: Scottish Culture Press, 1993; and (with R. A. Lambert), *Rothiemurchus: Nature and People on a Highland Estate 1500-2000*. Edinburgh: Scottish Cultural Press, 1999.
- [38] Fiona Watson, *Scotland: From Prehistory to Present*. Stroud: Tempus Publishing, 2003.
- [39] T. C. Smout, Alan R. MacDonald, and Fiona J. Watson, *A History of the Native Woodlands of Scotland, 1520-1920*.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 [40] *Annales* 29, 3, 1993.
- [41] Pascal Acot, *Historie de l'écolog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8; J. M. Drouin, *Réinventer la nature: l'écologie et son histoire*. Paris: Desclée de Brouer, 1991.
- [42] Françoise d'Eaubonne, *Le féminisme ou la mort (Feminism or Death!)*. Paris: Horay, 1974.
- [43] Joseph Szarka, *The Shaping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Franc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02; Emilie Leynaud, *L'Etat et la Nature: l'exemple des parcs nationaux français*. Florac: Parc National des Cévennes, 1985.
- [44] Andrée Corvol, *L'Homme aux bois: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homme et de la forêt, XVIIIe-XXe siècles (Man in the Woods: A History of Human-Forest Relations, Eigh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ies)*. Paris: Fayard, 1987; Louis Badré, *Historie de la forêt française (History of the French Forest)*. Paris: Les Éditions Arthaud, 1983.
- [45] R. Neboit-Guilhot and L. Davy, *Les française dans leur environnement*. Paris: Nathan, 1996.
- [46] Michael Bess, *The Light-Green Society: Ecology and Technological Modernity in France, 1960-2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 [47] Christoph Bernhardt and Geneviève Massard-Guilbaud (eds), *Le Démon moderne: La pollution dans les sociétés urbaines et industrielles d'Europe (The Modern Demon:*



- Pollution in Urban and Industrial European Societies*). Clermont-Ferrand: Presses Universitaires Blaise-Pascal, 2002. and Dieter Schott, Bill Luckin and Geneviève Massard-Guilbaud (eds), *Resources of the City: Contributions to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Aldershot: Ashgate, 2005.
- [48] Verena Winiwarter, *Umwelt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Stuttgart: UTB, 2005.
- [49] Christian Pfister, *Wetternachhersage: 500 Jahre Klimavariationen und Naturkatastrophen, 1496-1995 (Evidence of Past Weather: 500 Years of Climatic Variations and Natural Catastrophes, 1496-1995)*. Bern: P. Haupt, 1999.
- [50] Joachim Radkau, *Natur und Macht (Nature and Power)*. Munich: C. H. Beck, 2000.
- [51] Joachim Radkau and Frank Uekötter, *Naturschutz und Nationalsozialismus (Nature Protection and National Socialism)*. Berlin: Campus Fachbuch, 2003.
- [52] Anna Bramwell, *Blood and Soil: Richard Walther Darré and Hitler's "Green Party"*. Abbotsbrook, Bourne End, Buckinghamshire: Kensal Press, 1985.
- [53] Mark Cioc, "Germany," in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ted by Shepard Krech III, J. R. McNeill, and Carolyn Mercha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3 vols. Vol. 3, p. 586.
- [54] Mark Cioc, *The Rhine: An Eco-Biography, 1815-2000*.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5.
- [55] Raymond H. Dominick,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Germany: Prophets and Pioneers, 1871-1971*.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 [56] Markus Klein and Jürgen W. Falter, *Der lange Weg der Grünen (The Long Path of the Greens)*. Munich: C. H. Beck, 2003.
- [57] G. P. van de Ven, *Man-Made Lowlands: History of Water Management and Land Reclam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Utrecht: Uitgeverij Matrijs, 1993.
- [58] Henny J. van der Windt, *En Dan, Wat Is Natuur Nog in Dit Land?: Natuurbescherming in Nederland 1880-1990 (And What Then, What Is Still Nature in This Country?: Nature Conserv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880-1990)*. Amsterdam: Boom, 1995.



- [59] *Jaarboek voor Ecologische Geschiednis*, Ghent/Hilversum: Academia Press and Verloren.
- [60] Petra J. E. M. van Dam, *Vissen in Veenmeeren: De sluisvisserij op aal tussen Haarlem en Amsterdam en de ecologische transformatie in Rijnland, 1440-1530*. Hilversum: Verloren, 1998.
- [61] William H. TeBrake, *Medieval Frontier: Culture and Ecology in Rijnland*. Colledge Station, T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4.
- [62] Andrew Jamison, Ron Eyerman, and Jacqueline Cramer, *The Making of the New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Sweden, Denmark and the Netherland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0.
- [63] Timo Myllyntaus, "Writing the Past with Green Ink: The Emergence of Fin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 本书写作时(2005年)从以下网站上可以得到: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finland.htm>; 还收录于 *Skrifter fran forskningsprogrammet Landskapet som arena nr X*, edited by Erland Marald and Christer Nordlund. Umeå: UmeåUniversity, 2003.
- [64] Yrjö Haila and Richard Levins, *Humanity and Nature: Ecology, Science and Society*. London: LPC Group, 1992.
- [65] 譬如 Jussi Raumolin, *The Problem of Forest-Based Development as Illustrated by the Development Discussion, 1850-1918*. Helsink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Department of Social Policy, 1990.
- [66] Simo Laakkonen, *Vesiensuojelun synty: Helsingin ja sen merialueen ympäristöhistoriaa 1878-1928 (The Origins of Water Protection Helsinki, 1878-1928)*. 附有英文摘要。Helsinki: Gaudeamus, 2001.
- [67] L. Anders Sandberg and Sverker Sörlin, *Sustainability, the Challenge: People, Power, and the Environment*. Vancouver: Black Rose Press, 1998.
- [68] Sverker Sörlin and Anders Öckerman. *Jorden en Ö: En Global Miljöhistoria (Earth an Island: A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Stockholm: Natur och Kultur, 1998.
- [69] Thorkild Kjærgaard, *The Danish Revolution, 1500-1800: An Eco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Trans. David Hohn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70] Leoš Jeleček, Pavel Chromý, Helena Janu, Josef Miskovsky, and Lenka Uhlířová (eds), *Dealing with Diversity: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Prague 2003*. 2 vols. (*Proceedings and Abstract Book*).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Faculty of Science, 2003.
- [71] Lajos Rácz, *Climate History of Hungary Since the 16th Centu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écs: MTA RKK, 1999.
- [72] József Laszlovszky and Peter Szabó (eds), *People and Natur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udapest: CEU press, 2003.
- [73] Douglas R. Weiner, *Models of Nature: Ecology,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Second Edition, 2000.
- [74] Douglas R. Weiner, *A Little Corner of Freedom: Russian Nature Protection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75] Douglas R. Weiner,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ted by Shepard Krech III, J. R. McNeill, and Carolyn Mercha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3 vols. Vol. 3, pp. 1074-80.
- [76] John. R. McNeill, *The Mountains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还可参见 J. R. McNeill, "Mediterranean Sea," in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ted by Shepard Krech III, J. R. McNeill, and Carolyn Mercha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3 vols. Vol. 3, pp. 826-8.
- [77] J. Donald. Hughes,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05.
- [78] Alfred T. Grove and Oliver Rackham, *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 An Ecological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79] Peregrine Horden and Nicholas Purcell,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2000.
- [80] J. Donald Hughe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 [81] Manuel Gonzáles de Molina and J. Martínez-Alier (eds), *Naturaleza Transformada: Estudios de Historia Ambiental en España (Nature Transformed: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Spain)*. Barcelona: Icaria, 2001.
- [82] Juan García Latorre, Andrés Sánchez Picón, and Jesús García Latorre, "The Man-Made Desert: Effects of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Growth on the Ecosystems of Arid Southeastern Spa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6, 1 (January 2001): 75-94.
- [83] Alberto Vieira (ed.), *História e Meio-Ambiente: O Impacto da Expansão Europeia (History and Environment: The Impact of the European Expansion)*. Funchal, Madeira: Centro de Estudos de História do Atlântico, 1999.
- [84] Piero Bevilacqua, *La mucca è savia: Ragioni storiche della crisi alimentare europea (The Savvy Cow: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Food Crisis)*. Rome: Donzelli, 2002.
- [85] Piero Bevilacqua, *Tra natura e storia: Ambiente, economie, risorse in Italia (Between Nature and History: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Resources in Italy)*. Rome: Donzelli, 1996.
- [86] Chloé A. Vlassopoulou, "Automobile Pollution: Agenda Denial vs. Agenda Setting in Early Century France and Greece," *History and Sustainability*, edited by Mauro Agnoletti, Marco Armiero, Stefania Barca, and Gabriella Corona, Florence: University of Florence, Dipartimento di Scienze e Tecnologie Ambientali e Forestali, 2005, pp. 252-6.
- [87] Alexis Franghiadis, "Commons and Change: The Case of the Greek 'National Estates' (19th-Early 20th Centuries);" Alexandra Yerolympos, "Fire Prevention and Planning in Mediterranean Cities, 1800-1920," *Dealing with Diversity, Abstract Book*, edited by Leos Jelecek, Pavel Chromy, Helena Janu, Josef Miskovsky, and Lenka Uhlírova,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in Prague, Faculty of Science, 2003, pp. 55-6, 138-9.
- [88] Alon Tal, *Pollution in a Promis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srae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 [89] Madhav Gadgil and Ramachandra Guha, *This Fissured Land*.
- [90] David Arnold and Ramachandra Guha (eds), *Nature, Culture, Imperialism: Essays o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si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 Press, 1995.
- [91] Richard Grove, Vinita Damodaran, and Satpal Sangwan (eds.), *Nature and the Orien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92] Ajay S. Rawat (ed.), *History of Forest in India*. New Delhi: Indus Publishing, 1991; 同一作者的著作还有 *Indian Forest: A Perspective*. New Delhi: Indus Publishing, 1993.
- [93] Ravi Rajan, *Modernizing Nature: Forestry and Imperial Eco-Development, 1800-19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94] Rana P. B. Singh (ed.),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Place: Human Environment and Sacrality*. Banaras: Nation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India, 1993.
- [95] Madhav Gadgil and M. D. Subash Chandran, "On the History of Uttara Kannada Forests," in *Changing Tropical Forests*, edited by John Dargavel, Kay Dixon, and Noel Semple. Canberra: 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1998, pp.47-58. 还可参见 M. D. Subash Chandran and J. Donald Hughes, "Sacred Groves and Conservation: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Reserves in the Mediterranean Area and in South Indi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6, 2 (May 2000): 169-86.
- [96] Laxman D. Satya, *Ecology, Colonialism, and Cattle: Central Ind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97] Peter Boomgaard, *Frontiers of Fear: Tigers and People in Malay World, 1600-1950*.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98] Peter Boomgaard, Freek Colombijn, and David Henley (eds.), *Paper Landscapes: Explorations in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Indonesia*. Leiden: KITLV Press, 1997.
- [99] Bao Maoho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 4 (November 2004): 475-99.
- [100]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01] Mark Elvin and Liu Tsui-jung (eds.), *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



- ety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02]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03] Robert B. Marks, *Tigers, Rice, Silk and Sil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Late Imperial South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04] Yi-Fu Tuan, *China*. Chicago: Aldine, 1969.
- [105] Lester J. Bilsky, "Ecological Crisis and Response in Ancient China," *Historical Ecology: Essays on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Lester J. Bilsky.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1980, pp. 60-70.
- [106] Chris Coggins, *The Tiger and the Pangolin: Nature, Culture, and Conservation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 [107] Conrad Totman, *A History of Japan*. Seco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5; *The Great Archipelago: Forestry in Preindustrial Jap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Brett L. Walker, *The Conquest of Ainu Lands: Ecology and Culture in Japanese Expansion, 1590-1800*.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108] Libby Robin and Tom Griffith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Australasi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 4 (November 2004): 439-74.
- [109] Don Garden,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the Pacific: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05; Eric Pawson and Stephen Dover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s of Interdisciplinarity: An Antipodean Perspectiv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9, 4 (November 2003).
- [110]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special issue: "Australia," 4, 2 (June 1998); special issue: "New Zealand," 9, 4 (November 2003).
- [111] Tim Flannery, *The Future Eaters*.
- [112] Robin and Tom Griffith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Australia," p. 459.
- [113] Stephen Dovers (eds.),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says and Cases*.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Policy: Still Settling Australia*.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14] Geoffrey Bolton, *Spoils and Spoilers: A History of Australians Shaping Their*



- Environment, 1788-1980*. Sydney: Allen and Unwin, 1992. First edition, 1981.
- [115] Eric Rolls, *A Million Wild Acres*. Melbourne: Nelson, 1981; *They All Ran Wild: The Story of Pests on the Land in Australia*.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1984. First Edition, 1969; *Australia: A Biography*, Vol. I: *The Beginnings*.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00.
- [116] J. M. Powell,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Modern Australia: The Restive Fri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17] John Dargavel, *Fashioning Australia's Forests*.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18] Canberra: CRES (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8, 1993, 1997, 1999, 2002.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19] Tom Griffiths, *Forests of Ash: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20] Stephen J. Pyne, *Burning Bush: A Fire History of Australia*. New York: Henry Holt, 1991.
- [121] Tim Bonyhady, *Places Worth Keeping: Conservationists, Politics, and Law*. St. Leonards, NSW: Allen and Unwin, 1993.
- [122] Libby Robin, *Defending the Little Desert: The Rise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in Australia*.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23] Drew Hutton and Libby Connors, *A History of the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24] Tim Bonyhady, *The Colonial Earth*, Carleton: Miegunyah Press, 2000.
- [125] Eric Pawson and Tom Brooking,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New Zealand*.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26] James Belich, *Making Peoples: A History of the New Zealanders from Polynesian Settlement to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uckland: Penguin Press, 1996; *Paradise Reforged: A History of the New Zealanders from the 1880s to the Year 20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 [127] Michael King, *The Penguin History of New Zealand*. Auckland: Penguin Books, 2003.
- [128] Helen M. Leach, *1000 Years of Gardening in New Zealand*. Wellington: A. H. and A. W. Reed, 1984.
- [129] Geoff Park, *Ngā Uruora*. Wellington, NZ: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Alfred M.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First edition, 1986.
- [130] J. R. McNeill (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Pacific World*. Adershot: Ashgate, 2001.
- [131] John Dargavel, Kay Dixon, and Noel Semple (ed.), *Changing Tropical Fores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oday's Challenges in Asia, Australasia and Oceani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8.
- [132] J. R. McNeill, "Of Rats and Men: A Synoptic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Island Pacific,"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5 (1994), 299-349. 还收录于 J. R. McNeill (ed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Pacific World*, pp. 69-120.
- [133] Patrick V. Kirch and Terry L. Hunt (ed.), *Historical Ecology in the Pacific Island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trick V. Kirch,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Oceanic Islands," pp. 1-21.
- [134] Paul D'Arcy, *The People of the Sea: Environment, Identity, and History in Ocean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 [135] Jared Diamo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New York: Viking, 2005. "Twilight at Easter," pp. 79-119.
- [136] John Flenley and Paul Bahn, *The Enigmas of Easter Island: Island on the Ed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37] Carl N. McDaniel and John M. Gowdy, *Paradise for Sale: A Parable of Na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138] Jane Carruthers, "Africa: Histories, Ecologies, and Societi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 4 (November 2004): 379-406.
- [139] David Anderson and Richard Groves (eds.), *Conservation in Africa: People, Politics,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140] William Beinart, *The Rise of Conservation in South Africa: Settlers, Livestock, and the Environment, 1770-19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41] James C. McCann, *Green Land, Brown Land, Black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Africa, 1800-1990*.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1999.
- [142] Helge Kjekshus, *Ecology Contro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frican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 [143] Jane Carruthers, *The Kruger National Park: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Pietermaritzburg: University of Natal Press, 1995.
- [144] Clark C. Gibson, "Killing Animals with Guns and Ballo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Zambian Wildlife Polic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9 (1995), 49-57.
- [145] *Environmental History*, special issue, "Africa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4, 2 (April 1999).
- [146] Farieda Khan, "Soil Wars: The Role of the African Soil Conservation Association in South Africa, 1953-1959," *Environmental History* 2, 4 (October 1997): 439-59.
- [147]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special issue, "Zimbabwe," edited by Richard Grove and JoAnn McGregor, 1, 3 (October 1995).
- [148] 2005年8月,该网站的地址是:<www.stanford.edu/group/LAEH>.
- [149] 2005年8月,可见美国环境史学会网站:<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latinam.htm>.
- [150] Guillermo Castro Herrera, *Los Trabajos de Ajuste y Combate: Naturaleza y sociedad en la historia de América Latina (The Labors of Conflict and Settlement: Nature and Society in th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Bogotá/La Habana: CASA/Colcultura, 1995.
- [151] Nicolo Gligo and Jorge Morello, "Notas sobre la historia ecológica de América Latina" ("Studies o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 in America"), in *Estilos de Desarrollo y Medio Ambiente en América Latina (Styles of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O. Sunkel and N. Gligo,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El Trimestre Económico*, 36, 2 t., 1980.
- [152] Luis Vitale, *Hacia una Historia del Ambiente en América Latina (Toward a Histo-*



- ry of the Environment in Latin America). Mexico City: Nueva Sociedad/Editorial Nueva Imagen, 1983.
- [153] Bernardo García Martínez and Alba González Jácome (eds), *Estudios sobre Historia y Ambiente en América, I: Argentina, Bolivia, México, Paraguay* (Studies o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 in America, I: Argentina, Bolivia, Mexico, Paraguay). Mexico City: Instituto Panamericano de Geografía e Historia/El Colegio de México, 1999.
- [154] Fernando Ortiz Monasterio, Isabel Fernández, Alicia Castillo, José Ortiz Monasterio, and Alfonso Bulle Goyri, *Tierra Profanada: Historia Ambiental de México (A Profaned Land: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Mexico)*. Mexico City: Instituto Nacional de Antropología e Historia, Secretaría de Desarrollo Urbano y Ecología, 1987. Antonio E. Brailovsky and Dina Foguelman, *Memoria Verde: Historia ecológica de la Argentina (Green Memory: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Argentina)*. Buenos Aires: Debolsillo, 2004.
- [155] 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2. Republication with new material,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 [156] Elinor G. K. Melville, *A Plague of Sheep: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Also in Spanish: Elinor G. K. Melville, *Plaga de Ovejas: Consecuencias ambientales de la conquista de México*.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99.
- [157] Warren Dean, *With Broadax and Firebr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razilian Atlantic Fores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158] Warren Dean, *Brazil and the Struggle for Rubber: A Study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First Edition, 1987.
- [159] Richard Charles Hoffmann, *Fishers Craft and Lettered Art: Tracts on Fishing from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and *Land, Liberties and Lordship in a Late Medieval Countryside: Agrarian Structures and Changes in the Duchy of Wroclaw*.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



- vania Press, 1989; William TeBrake, *Medieval Frontier: Culture and Ecology in Rijnland*. Colledge Station, TX: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5; Petra J. E. M. van Dam, "De tanden van de waterwolf: Turfwinning en het ontstaan van het Haarlemmermeer, 1350-1550" (The Teeth of the Waterwolf: Peat Cutting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Peat Lakes in the Rhineland, 1350-1550), *Tijdschrift voor Waterstaatsgeschiedenis*, 1996, 2, pp. 81-92, 附英文摘要; Charles R. Bowlus, "Ecological Crises in Fourteenth Century Europe," in *Historical Ecology: Essays on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Lester J. Bilsky, Port Washington, NY: National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Kennikat Press, 1980, pp. 86-99; Ronald E. Zupko and Robert A. Laures, *Straws in the Wind: Medieval Urban Environmental Law-The Case of Northern Ital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 [160] J. Donald Hughe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61] Russell Meiggs, *Trees and Timber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Robert Sallares, *The Ecology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Thomas W. Gallant, *Risk and Survival in Ancient Greece: Reconstructing the Rural Domestic Econom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Günther E. Thüry, *Die Wurzeln unserer Umweltkrise und die griechisch-römische Antike*. Salzburg: Otto Müller Verlag, 1995; Helmut Bender, "Historical Environmental Research from the Viewpoint of Provincial Roman Archaeology," in *Evaluation of Land Surfaces Cleared from Forests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during the Time of the Roman Empire*, edited by Burkhard Frenzel.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94, pp. 145-56; Karl-Wilhelm Weeber, *Smog über Attika: Umweltverhalten im Altertum*. Zurich: Artemis Verlag, 1990; J. V. Thirgood, *M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Forest*.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1.



第五章

77

全球环境史

引言

不言而喻,对全球范围内环境史的研究是有必要的。因为即便在古代,由于传染病的传播、农业革命的扩散以及人口的迁移,环境因素就不只在个别的文化和地区内起作用。近代早期,由于探险家、商人和殖民者所引起的生物交流,全球环境的变化加速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初,环境问题日益呈现为全球性问题。大气层中含有源于各大洲的污染物质、放射性微粒和火山灰等造成灾难性风暴的媒介。而大气层中的化学成分及不断升高的气温反映了“温室效应”——造成全球变暖的一种因素。世界海洋占地球表面的十分之七,不仅影响着沿海地区和岛屿,而且以“终端污水池(ultimate sink)”的作用影响着整个地球^[1];它们吸收和排放气体,包括水蒸气和二氧化碳,与大气的温度相比,海洋的温度最终对全球变暖的影响甚至更大。今天人类的活动通常较少为具体的生态系统所限制(即使是跨国界的生态系统也不例外),更多的则是延伸于跨越各国边界的生物圈之中。世界贸易确保了一国土地中产出的食物能源能在一个遥远大陆上所消费,而油价的影响远不止在产油之地。远程需求刺激了过度捕捞,野生物种已濒临灭绝或消失殆尽。所有这些因素都能成为环境史的主题,因此似乎可以推断,至少有一些环境史家将以世界史作为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仍然令人沮丧。因为如果说地球只是一颗小行星,但依其居住者的感知来衡量,它却是硕大无比的;而从生态的角度看,

78



它又是变化多端的。这样,对任何学者来说,试图研究整个地球或大体上说点什么符合其多样性的东西,都是一种挑战。尽管如此,一些学者已做过综合性的尝试。

世界环境史著作

世界环境史当然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最广为采用的方法,并且是能最大限度地打破边界、提供有用的国际比较的方法。它还是所出现的环境史最早的类型之一。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特别是与生态学的交叉,在世界环境史方面结出了硕果。这是1955年在普林斯顿召开的国际研讨会要旨,这次会议由卡尔·O.索尔、马斯顿·贝茨和刘易斯·芒福德主持。其议程手册以“人类在改变地球面貌中的作用”为题,由小威廉·L.托马斯编辑成一本有重大影响的论文集,空间上横跨整个地球,时间上纵贯人类编年史,为后来连接历史与科学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威廉·罗素的《人、自然与历史》就是一例。^[2]虽然这只是初步成果,但是在1969年作为这一领域的大学课本,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1990年的一本集子仿效了托马斯主编的文集并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这就是B. L.特纳、威廉·C.克拉克、罗伯特·W.凯茨、约翰·F.理查兹、杰西卡·T.马修斯和威廉·B.迈耶编辑的一部文集,题为“人类活动改变了地球:过去300年间生物圈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变化”。^[3]尽管该文集只限于18世纪到20世纪,但正如其标题所表明的,它具有权威性,并且比托马斯的那一本更系统。

79

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早期著作,包括其开拓性著作《哥伦布交流》^[4],结合医学、生态学与历史学,论证欧洲人及其家畜与植物以及他们已产生抗体的疾病对美洲人的生物影响。后来,他在《生态扩张主义》^[5]一书中拓展其研究范围,认为欧洲人将其“生物旅行箱”携带至温和的新欧洲;这些地方位于一直与世隔绝的诸地域,在那里他们取得了人口优势。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几乎没有撰写世界环境史的打算:不出所料,这是由于相当晚近才出现有关这一领域的描述,而这一主题又很庞大。早期书写全球环境史的尝试是阿诺德·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6],但这一著作直到作者去世时也没完成,而且有许多缺陷,最大的缺陷是极端草率地对待现代史。虽然该书标题看上去大有可为,导言部分也确实在认真对待生态学,但书中大部分内容依然是重复其早期著作观点的一种传统的政治—文化叙述。然而,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姿态。晚年,汤因比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历史研究》^[7]没有表明生态进程应有的作用,而后一本书可以被视为弥补这一缺憾的不完备的尝试。

伊恩·西蒙斯,达勒姆大学的一位地理学家,写了两部概览性的世界环境史著作,严格地以科学资料为基础。它们是《改变地球面貌:文化、环境、历史》以及《环境史简介》。^[8]对地理学这门学科而言,该领域的学者与历史学家相比,在看待历史时对采取全球视角或许不那么犹豫不决。其他这么做的地理学家中,有安德鲁·高迭和安尼特·马尼恩,他们分别著有《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9]和《全球环境的变化:一部自然与文化史》。^[10]澳大利亚学者史蒂芬·博伊登写了《生物史:人类社会与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11]

贾雷德·戴蒙德在许多领域都是大师,他也有理由自称为一位环境史学家。在证据上兼收并蓄后,他写了两本书,即《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2]和《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13],探讨了地理和生物对历史的影响以及人类文化所作的回应,从最古老的时期开始分析,其方式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两本书写得也很吸引人,在这一领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连续几星期位列报纸的畅销书单之中。它们毫无疑问是广为普通大众所阅读的环境史著作,这一缘故加上其内在价值使其尤其值得关注。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戴蒙德问道,为什么技术发达的文明出现在它出现的地方,即出现在一些社会而不是另外一些社会之中?他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那可能是因为某些民族要比其他民族更聪明、更有创造性,因为从人种来说,在所有种族中已显示出来的平均智慧或多或少是相似的。那么,答案必定在于地理和环境的差异。在这些差



81

异中,有可驯化的植物与动物是否能利用的问题,有可耕的陆地处于东—西轴(使驯化的动植物具备在相同纬度之地区扩展的能力),而不是南—北轴的问题。许多批评家把这一论点视为环境决定论,但戴蒙德否认这一标签。仅仅存在有环境宜人之处,并不意味着住在那儿的任何民族都会开发出一种发达的技术。《崩溃》可以被看成是对环境决定论批评的辩驳。在该书中,戴蒙德试图回答一个与《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问题相反的问题。对他的副标题加以转义就是,社会为什么选择失败或成功?戴蒙德在考察了历史上许多社会的崩溃之后,将崩溃的原因归为5种:气候变化、敌对的外邻、商业伙伴、环境问题以及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回应。正是在最后一种原因中,一个社会可能“选择”失败或成功:如果它能够选择,那么其结果就并非完全由环境所决定。戴蒙德提供了一些案例,表明在同一个地方的同一时期存在着两个社会,但一个失败了,另一个成功了(如典型的两对,即格陵兰岛的挪威人和因纽特人;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然而,另一对,即复活节岛(拉帕努伊岛)和蒂科皮亚岛——太平洋岛上的两个波利尼西亚社会,却引出了更进一步的问题。复活节岛的树木被岛上居民砍伐殆尽,人口锐减;而蒂科皮亚岛则保持了人口的稳定,并且仍树木环绕。戴蒙德和他的同事巴里·罗莱特鉴别出9种影响太平洋岛屿森林滥伐之可能性的环境因素,显然,蒂科皮亚岛大约在9种之中的5种上比复活节岛做得要好些。复活节岛在所有这9种上几乎都是最差的。而如果环境层面如此严重地不利于复活节岛的话,那么就真的能说复活节岛人“选择”了失败吗?没错,蒂科皮亚岛人的财富与宗教是以猪为基础的,但他们仍然选择屠宰所有的猪,因为它们消耗着小岛的资源。复活节岛人的威望与宗教是以巨石像的树立为基础的,而他们不断竖起石像,直到所有的树被砍光,因为它们的树干可用来移动石像。为什么一个民族发现了他们存在的问题,并采取行动来解决它,而另一个民族却没有?戴蒙德推测出几种可能的答案,并给出了有一定说服力的理由。虽然某个特定的答案可能会被我们忘掉,但是他应该因考察了这一问题而受到感谢。

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也是一部很受欢迎且广为使用的著



作^[14]，该书纵览了历史上的环境问题，开篇即描述了环境史中的寓言——复活节岛生态系统的破坏问题，紧接着分别以年代为序及以专题形式展开论述。一些讲授环境史的教师在与他们的学生一起用过这本书之后发现，该书的结构很混乱。尽管庞廷涉及了许多突出的论题，其知识之渊博也给人深刻印象，但他的文风是新闻式的，对文献资料的使用也很不恰当，因为没有脚注，并且没有尾注或参考书目，只有简单的“进一步阅读指南”，这是令人惋惜的。

欧洲大陆和其他地方的学者在世界环境史方面的撰述十分有益，他们的观点提供了发人深思的视角。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历史学家最近对世界环境史文献做出了贡献。^[15]1998年，斯维尔克·索林和安德斯·奥克曼写了一本有用的全球环境史纲要，即《埋葬一座岛：全球环境史》，它

82



图14 智利复活节岛阿胡同加里基的茅伊，用火山岩做的祖先雕像，高约10米(30英尺)。复活节岛是社会使其自身环境枯竭而经受崩溃的最好的例子之一。(作者摄于2002年)



聚焦于现代世界。^[16] 希尔德·易卜生用“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这一概念来解释人类社会与其环境之间生态互动的历史。^[17]

83

在 21 世纪之交有两本环境史著作出版。一本是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约阿希姆·拉德卡教授在 2000 年出版的《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18] 正如标题所示,该书将环境史置于整个历史专业所熟悉的主题语境之中,囊括了从史前的狩猎群体到当前世界政治中的全球化与环境安全(或非安全)等主题,在年代和地理上分置得非常均衡。该书德文版文辞机敏而犀利,英译本不久将会出版。

拉德卡的著作出版不久,J.唐纳德·休斯,即本书作者的著作出版,题为《世界环境史:人类在生命群落中变化着的作用》。^[19] 我的这本书在纪年范围上从史前延续到当代。每一章首先是引言,介绍一个大致的年代,接着是关于所选时期和地点的个案研究。我的探讨强调了人类社会与他们作为其中之一部分的生态系统间的相互关系,考察了通常作为人类活动之结果的环境变化以何种方式造成人类社会的历史趋势。涉及 20 世纪的章节讨论了人口和技术巨大发展的具体影响以及人类对这些趋势的回应。对自然的道德责任,以及技术与环境间可持续平衡的复杂难题也得到了考虑。

84

社会学家辛·C.丘已变成一位合格的史学家,写了一部从最早的城市出现到当下的 5000 年的环境史,即《世界生态的退化》。^[20] 正如标题所示,这体现了许多环境史家所称的一种衰败论叙述。丘陈述了他的论点,并坦率地展开思路,这是令人钦佩的。他的论点是:城市化社会开发并消耗了环境,在整个历史时期各个地方莫不如此。他认为,造成破坏的最强大的动力就是财富积累、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就积累而言,他指出财富的获得不仅仅表现为金融资本,也包括文明的一切物质方面,这些都产自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资源,结果必然将它们消耗殆尽。城市化推动了资源的集中使用,这导致了景观的改变。人口增长则加剧了前两种现象,并对环境造成了日益增大的压力。在生态退化的进程之中,丘详细探讨了一种:森林滥伐。作为例证,这是极好的选择,因为从火的发现到现在它一直存



在着,能用文献加以证明和衡量。森林滥伐是其他相伴而生的生态退化形式的代表,如洪灾、侵蚀、栖息地的消失以及生态系统的恶化。他的分析中有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其中一点认为,“黑暗时代”^①是不断发展的文化消耗其可利用资源的结果。尽管对于文明来说是灾难,但这些时期却使自然得到了一定限度的恢复。一直以来有许多个人和群体反对社会精英对环境的破坏。为什么这些行为在教导人类避免人类社会所经历的“退化遭遇”方面没有发挥更大的作用?丘认为,部分是由于主宰社会的主要群体的信条是“为最多的获取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21];部分是由于人类的不理性。

关于世界环境史的许多论文集也已出版。这一学科的性质几乎决定了其他学科的学者也将跻身史家之中。1980年莱斯特·J.比尔斯基主编的《历史生态学:环境和社会变化论集》就符合这一特点^[22];其中有几篇呈现了从史前到现代的时间框架,而1988年唐纳德·沃斯特主编的《地球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23]在这部精选的文集中,除了沃斯特的有益的导论以及被广征博引的附录——《从事环境史》外,收录了有关人口、工业革命、印度、非洲和苏联的文章,还有三篇是关于美国的。^[24]2000年J.唐纳德·休斯主编的文集《地球的面貌:环境与世界史》^[25]只收录了历史学家的文章,包括有关生物多样性、美国的生态种族主义、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俄国和印度的论文。与沃斯特编的那本一样,这本文集在范围上涉及的主要是现代,但也不全是。

一些涵盖某一具体时期之世界环境史的研究也已出现。新近这一领域的上乘之作是约翰·J.麦克尼尔的一部关于上个世纪的史书,即《阳光下的新鲜事:20世纪世界环境史》。^[26]它是第一部综合性的20世纪世界环境史。麦克尼尔追溯了成为这一时期特征的环境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在范围上绝无仅有,在种类上经常出现。他认为,20世纪不仅在程度上而且在类型上都有别于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因为

① 指5—11世纪的欧洲中世纪早期。——译注



“人类,在未曾做出任何打算的情况下,在地球上进行了庞大而无抑制的试验”。^[27]在这里,回顾之前的时期对于理解 20 世纪是很有必要的,所以他简洁地提供了这一背景介绍。他解释道,当代的文化适应于丰富的资源、矿物燃料能源以及快速的经济增长,即使情况有了变化,这些模式也不会轻易改变,而 20 世纪人类的经济行为也会增强变化的必然性。以矿物燃料为基础的能源体系、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对经济增长和军事力量的广泛信奉成为了变化的动力。麦克尼尔还涉及了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认识。这本书有望成为环境史的一部经典。

另一项关于某一历史时期环境史的研究,是约翰·F. 理查兹做的,标题为“没有尽头的边境:近代早期的世界环境史”^[28],涉及 15 世纪到 18 世纪之间的这一时期。如标题所示,理查兹强调,边境是环境变化发生得十分迅速的地区。该书的论点是,这个世界的突出模式是欧洲人向全球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扩张,以及在欧洲、印度和东亚的人类组织的进步。有一章讨论了我们有关气候史的认识状况,小冰期在这一时期出现,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理查兹的探讨值得仿效,他对地理环境、生物因素、本地民族以及欧洲人及其引进的驯化的动、植物还有病原菌的适应性,都给与了应有的重视,而他所描写的本地民族既不是无助的受害者也不是生态圣徒。最后一部分题为“世界追猎”(The World Hunt),对欧洲人周游世界寻找有机资源并设法减少野生动植物的方式做了非凡的概述。欧洲人以为这些资源是用之不竭的,结果使近代早期之初极其丰富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大大减少,到这一时代末期已所剩无几。他指出,欧洲的经济优势即源于这种猎取以及由物种消除所引起的环境变化。理查兹关注这种行为所发生的地区,意指边境,也即是他的中心主题。他很少谈及已然出现发展的古老场所,譬如地中海盆地和近东,或充分的现代遭遇尚待发生的边境之外的地区,即大洋洲、非洲好望角周围地区以北及北美西部。这厚厚实实的一本书可以与麦克尼尔的 20 世纪世界环境史即《阳光下的新鲜事》相提并论,互相补充。这两本书一起几乎涵盖了现代世界,显然我们现在所需的是一部填补二者间空白的 19 世纪环境史。他



们两位都指出,就人类经济活动所引起的世界范围的环境变化而言,在他们所描述之时期的世界都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俩说得都对。

有关全球环境史的一种新的视角,是马立博在《现代世界的起源》^[29]一书中呈现的。通过纵览 1400—1850 年的近代早期和现代的世界,马立博颠覆了惯常的观点,坚定地将中国而不是欧洲作为论述的中心。从这一观点来看,“西方的兴起”并不是必然的或欧洲内在优越性的结果,而是“这样一部故事,即一些国家和民族怎样利用历史的偶然事件和地理因素,在某一时刻(历史的紧要关头)得以主宰他人并积累财富和力量。”^[30]

具有全球重要性的论题

另有一类专题性作品和论文集,在范围上具有全球性,但探讨的是一些专门的问题。包括世界森林史著作,其中有迈克尔·威廉斯新近那部重要的专著《滥伐地球:从史前到全球危机》^[31],这是一部关于人类影响世界各大洲及岛屿的森林的历史过程的权威之作。威廉斯具有那种以恰到好处具体细节使叙述栩栩如生的本领。譬如,他不直接说,制糖业对燃料的需求导致了 17 世纪西印度群岛的森林滥伐,而是说巴巴多斯岛要求从英国进口煤来蒸发制糖,因为那岛上没有树了。又譬如,为说明热带雨林的破坏在美国广为人知,他回想起加利福尼亚比华利山庄的硬石咖啡馆上方的一块电子广告牌,它闪现着雨林下降而向零逼近,以此同步跟踪日益减少的热带雨林地区的状况。^[32]关于世界森林,还有许多好的文集,如理查德·P. 图克和约翰·F. 理查兹主编的《全球森林滥伐与 19 世纪世界经济》^[33],以及莱斯利·E. 斯宾瑟尔、托马斯·N. 赫德兰和罗伯特·C. 贝利主编的《热带森林滥伐:人类维度》。^[34]

关于火的历史,斯蒂芬·J. 派因向环境史学家献出了一系列有关世界特定地区之火之的优秀著作,即“火之轮回”(Cycle of Fire),还有一本概述,即《世界之火:世上的火文化》。^[35]后一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关于森林之



火的历史,也是一部关于人类与各种形式的火元素打交道的全球史,从地质时期火的起源到推动信息革命和世界市场经济的高科技火莫不涉及。派因还论及了城市。在这里,这一人工环境充当了燃料,1666年在伦敦、1906年在旧金山即是如此。他阐述了从冶金业的木炭到火药中的火的技术,蒸汽机以及20世纪的矿物燃料,也包含烹饪术、赫拉克利特的火的哲学以及《京都议定书》,一切都置于适当的语境之下,并以在新的千年对火的展望作为结尾。派因的风格体现了学者平易近人的本质。

88 关于气候,在第一章中提到了理查德·格罗夫和约翰·查佩尔的那本引人入胜之作《厄尔尼诺:历史与危机》^[36],这本书考察了通常称为厄尔尼诺(及其较冷的对手拉尼娜)的这种不断震荡的洋流和升高的温度对人类历史的世界性影响。尽管厄尔尼诺本身是太平洋上的一种现象,但这两位作者指出了它与一种世界体系的联系,这包括诸如北大西洋上类似的震荡和南亚季风的周期性的出现。这些因素作为某些历史事件的可能性诱因而得到了考察,譬如食品短缺引起的经济危机及随之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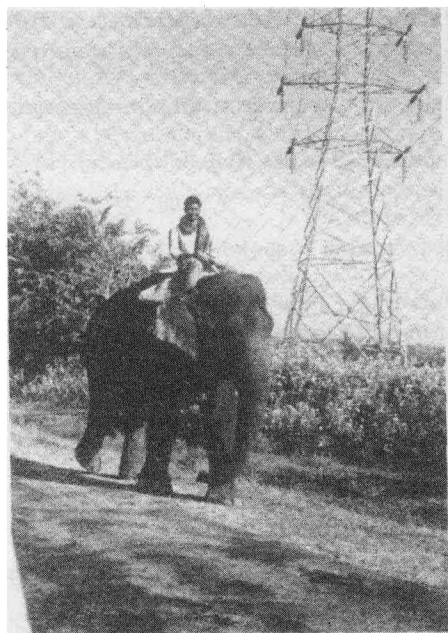


图15 印度北部受过训练的亚洲象和输电线,象征着环境史上不同时期两种典型的能量形式。(作者摄于1994年)



政府倒台等。

属于全球环境史领域的一个题目是关于帝国主义对环境的影响的研究。在本章的前面已提到过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非常值得关注的《生态扩张主义》一书。^[37]另一本标志性著作是理查德·格罗夫的《绿色帝国主义》，这在第二章做了讨论。^[38]该书将现代生态思想、资源保护以及环境史的起源追溯到一群专业人士，特别是医学家和生物学家，在17、18世纪直到19世纪末他们在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海上帝国担任文职人员。格罗夫指出了岛屿在环境思想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因为它们的规模小，这意味着人类行动对其景观的影响会相对迅速地显著起来。有一本探讨1895—1945年间这一主题的著作，重点强调了新兴的生态科学，这就是佩德·安克尔的《帝国生态学》。^[39]安克尔论及，生态学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帝国的资助人想用科学工具来控制英帝国内的自然及本土文化。理查德·德雷顿的《自然的统治》^[40]也认为，直到1903年，在英帝国内科学充当了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工具，不过该书提供了一种哲学背景，从文艺复兴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①德雷顿强调了植物园在“改善”英国庇护下的世界中的作用，尤其是伟大的皇家植物园——丘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at Kew)的作用。一项关于印度——殖民世界本身的相关主题的研究，是迪帕克·库马尔的《1857—1905年的科学和英国对印度的统治》。^[41]关于苏格兰及苏格兰人在英帝国的环境故事中的重要作用，约翰·麦肯齐在《自然的帝国与帝国的自然：帝国主义、苏格兰和环境》^[42]中进行了探讨。一本关于帝国主义和环境的很好的论文集，是《生态与帝国：移民社会的环境史》，由汤姆·格里菲斯和利比·罗宾主编。^[43]

许多人所谓的美帝国的环境影响当然远远超出了美国直接管辖的地区。理查德·图克在他那本文献详实、论述细致的著作中研究了这一主

① 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 372? —287? BC), 古希腊逍遥学派哲学家, 提出物质自己运动的观点, 在植物学和逻辑学方面做出了贡献, 著有《植物研究》、《品格论》等。——译注



90

题,该书名为“贪得无厌的野心:美国和热带世界的生态退化”^[44],涵盖了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时期。图克描绘了美国商业和政府影响全球温带地区的重要方式。这本书以被开采的可再生生态资源类型为构架,各章分别论述了糖、香蕉、咖啡、橡胶、牛肉和木材。重点强调的地理区域是拉丁美洲和包括夏威夷、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太平洋岛屿以及西非的利比里亚。图克的目的是描述所出现的许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还有包括森林滥伐、物种消失、土壤和种植体系紊乱在内的生物枯竭,及由此导致的其他的环境破坏,包括它对村民和森林居民等人群的影响。虽然作者的探讨四平八稳,但总体画面是由过度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灾难。

托马斯·邓拉普在写作《自然与英国人的大移居》^[45]时采用了一种创新的方法,用克罗斯比提供的术语来说,可称之为英国和“新英国”即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环境史。它是一部有关这四个英语国家的自然观念的比较史,从“本土自然”到自然史、生态学和环保主义,一应俱全。

环境保护运动

还有关于全世界环保运动的历史。拉马昌德拉·古哈在《环保主义:一部全球史》^[46]中分析了印度、美国、欧洲、巴西、苏联、中国和世界其他角落的环保目标与激进主义的异同。古哈运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跨越了从民族主义的农村生活(nationalistic ruralism)到社会生态学、从维吉尔^①到诺贝尔奖获得者旺加里·马塔伊^②的时代。近年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其他有关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政府与非政府国际机构的设立,为历史学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约翰·麦考密克以一部著作的

① 维吉尔(Virgil,公元前70—前19),罗马最伟大的诗人,对意大利农村和在农村耕作的农民的爱是贯穿其全部诗作的主要色调。——译注

② 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uta Maathai,1940—),肯尼亚社会活动家,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绿带运动和非洲减债运动联盟的发起人。——译注



篇幅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即《收回天堂:全球环保运动》^[47],特别强调了环保运动的国际内容,从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到1987年布伦特兰委员会的报告(Brundtland Commission Report)均有涉及。技术与财政上的应急措施并不能带来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意识所要求的更深层的变化这一观点,是卡罗琳·麦茜特的《激进的生态学:寻找可居住的世界》^[48]一书的主题,该书的部分章节论述了深层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绿色政治和生态女性主义,还描述了现代激进主义运动,如地球第一(Earth First)、抱树运动(Chipko)和本土的雨林行动组织等。

91

世界史教材

环境史在世界史教材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约翰·麦克尼尔声称人类—环境的关系模式是20世纪历史中最重要方面^[49],而且可以举例说明在之前的几个世纪甚至千年也是如此,尽管那个时候还缺乏这一意识。10年前,世界史教材可能除了在关于史前时期和20世纪晚期的章节外,很少关注环境问题。但是在现在,越来越多的环境史家跻身世界史教材的合著者行列,有证据表明,现在他们的观点在部分(但不是全部)教材的整个时间框架内得到了反映。这批教材对于21世纪初的一代学生的大学本科教育十分重要。作为每年讲授世界史课程的一名教师,虽然我尚未发现一本可以全力推荐的完全满意的教材,但也注意到了过去5年间的进步。^[50]

在最近,差不多每一本世界史教材的叙事线索或编排原则都是“发展”。这个词无处不在,通常以“文明的发展”这样的题目出现。^[51]这个词几乎从未被界定,而将其作为一项编排原则的情况也从未有人探讨过。它完全被理解为一种无可置疑的好东西。通常讲述的故事是以一种近乎凯旋式的进步,将人类从一种经济、社会组织水平带到下一种。即使“发展”没有定义,但很明显它的意思就是由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虽然世界史教材描述了艺术和科学的成就,但它们所认为的发展目标显

92



然不是好于荷马史诗的文学作品、胜过拉斯科岩洞壁画的绘画,甚至物理学中将会超过爱因斯坦理论的发现,而是工厂、能源设备、金融机构的创建,还有为了人类的目的而不断增强地球资源利用的产物。并且对于环境而言,发展的故事大都忽视了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世界。至于在发展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是因为它的自然资源得到了利用,它的森林化作了木材,它的煤、铁矿层被铸成了钢。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空气将遭受更多的污染,河流将承载更多的腐蚀物和垃圾。环保主义者和开发者同样认为,保护环境就要抑制发展;要发展通常就会——即使也许不是必然——使环境退化。尽管意识到它们普遍的不相容,人类似乎仍然想要二者兼得。新的世界史叙述必将把生态进程作为其主要论题。必须把人类的事件置于它们实际发生的背景之中,那就是生物圈。世界史的故事,如果要均衡与精确的话,就必然要考虑自然环境,以及它既影响人类活动又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种种方式。生态过程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意味着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会经历着不断的变化,一些是建设性的,一些是破坏性的。在解释人类与自然目前所面临的困境时,这些变化使环境史与生态科学一样必要。

结 论

93 最后,未来的世界环境史家会发现,因需要解释世界市场经济及其影响全球环境这一背景,他们自己将日益受到挑战。一些超国家机构威胁着要制伏资源保护,虽然是为了推动所谓的可持续发展,但实际想要的是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环境经济学家,包括罗伯特·康斯坦萨、赫尔曼·戴利、希拉里·弗伦奇和詹姆斯·奥康纳等人批评这一趋势的文献日益增多^[52],这可能会告诉历史学家,由于他们需要长期、艰苦地观察自由贸易制度对人类社会及生物圈的影响,他们所探讨的领域是国际的全貌。这有望成为 21 世纪环境史的主导论题。



注 释

- [1] 这一短语取自乔尔·塔尔著作的标题: Joel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rban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kron, OH: Akr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2] William L. Thomas, Jr. (ed.), *Man's Role i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William Moy Stratton Russell, *Man, Nature, and History: Controlling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for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69.
- [3] B. L. Turner, William C. Clark, Robert W. Kates, John F. Richards, Jessica T. Mathews, and William B. Meyer (ed.), *The Earth as Transformed by Human Action: Global and Regional Changes in the Biosphere over the Past 300 Ye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4] 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2. Republication with new material,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 [5] 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First edition, 1986. 还可参见他的 *Germs, Seeds, and Animals: Studies in Ecological Histor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 [6] Arnold Joseph Toynbee, *Mankind and Mother Earth: A Narrative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7] Arnold Joseph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2 vol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61.
- [8] I. G. Simmons,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ulture, Environment,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1989;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 [9] Andrew Goudie, *The Human Impact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 [10] Annette Man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 Harlow: Longman, 1991.



- [11] Stephen Boyden, *Biohistory: The Interplay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the Biosphere*. Paris: UNESCO, 1992.
- [12]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 [13] Jared Diamo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New York: Viking, 2005.
- [14] Clive Ponting,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 [15] Mark Cioc, Björn-Ola Linnér, and Matt Osbo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 *Environmental History* 5, 3 (July 2000): 396-406. 这是一份带有提示性的关于环境史著述的考察,本段即以此为基础。
- [16] Sverker Sörlin and Anders Öckerman, *Jorden en Ö: En Global Miljöhistoria (Earth an Island: A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Stockholm: Natur och Kultur, 1998.
- [17] Hilde Ibsen, *Menneskets fotavtrykk: En Oekologisk verdenshistorie*. Oslo: Tano Aschehoug, 1997.
- [18] Joachim Radkau, *Natur und Macht: eine Weltgeschichte der Umwelt*. Munich: C. H. Beck, 2000.
- [19] 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20] Sing C. Chew, *World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ccum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Deforestation, 3000 B. C. —A. D. 2000*. Walnut Creek, CA: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1.
- [21] Ibid., p. 172.
- [22] Lester J. Bilsky (ed.), *Historical Ecology: Essays on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 Port Washington, NY: Kennikat Press, 1980.
- [23]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24] Ibid., pp. 289-308.
- [25] J. Donald Houghes (ed.), *The Face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0.



- [26] John R. McNeill,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 [27] *Ibid.*, p. 4.
- [28] John F. Richards, *The Unending Frontier: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29] Robert B. Marks,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World: A Global and Ecological Narrative*.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2.
- [30] *Ibid.*, p. 151.
- [31] Michael Williams, *Deforesting the Earth: From Prehistory to Global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 [32] *Ibid.*, pp. 221, 446.
- [33] Richard P. Tucker and John F. Richards (eds.), *Global Deforestation and Nineteenth-Century World Econom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1983.
- [34] Leslie E. Sponsel, Thomas N. Headland, and Robert C. Bailey (eds.), *Tropical Deforestation: The Human Dimens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35] Stephen J. Pyne, *World Fire: The Culture on Earth*. New York: Holt, 1995. 关于火这一主题, 派因还做了大量地区性研究。
- [36] Richard H. Grove and John Chappell (eds.), *El Niño: History and Crisis*. Cambridge: The White Horse Press, 2000.
- [37] 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First Edition, 1986.
- [38] Richard H. Grove, *Green Imperialism: Colonial Expansion, Tropical Island Edens and the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ism, 1600-18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39] Peder Anker, *Imperial Ecology: Environmental Order in the British Empire, 1895-1945*.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40] Richard Drayton,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41] Deepak Kumar, *Science and the Raj, 1857-1905*.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42] John M. MacKenzie, *Empires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Empires: Imperialism, Scotland and Environment*. East Linton: Tuckwell Press, 1997.
- [43] Tom Griffiths and Libby Robin (eds.), *Ecology and Empi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ettler Societies*. Edinburgh: Kee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4] Richard P. Tucker, *Insatiable Appetit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cological Degradation of the Tropical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45] Thomas Dunlap, *Nature and the English Diaspor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6] Ramachandra Guha, *Environmentalism: A Global History*. New York: Longman, 2000.
- [47] John McCormick, *Reclaiming Paradise: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48] Carolyn Merchant, *Radical Ecology: The Search for a Livabl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49] John R. McNeill,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p. 3.
- [50] Richard W. Bulliet, Pamela Kyle Crossley, Daniel R. Headrick, Steven W. Hirsch, Lyman L. Johnson, and David Northrup, *The Earth and Its Peoples: A Global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7. 这是一本将环境与技术作为统一主题的著作。
- [51] 例如 Harry J. Carroll, Jr.,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Politics, Society, and Thought*, Chicago: Scott, Foresman, 1962, 2 vols. 可能有人反驳说这个词仅仅在一般意义上被随意地使用,但针对修辞的作用,以及“发展”这个词在政治演说中的运用的分析,见 M. Jimmie Killingsworth and Jacqueline S. Palmer, *Eco-speak: Rhetoric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n America*,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2, 尤其在第9页,“发展主义”被定义为那些“寻求短期经济收益,无视长期环境代价”的



思想。

- [52] 有关前两位作者及同仁,见 Robert Costanza, John Cumberland, Herman Daly, Robert Goodland, and Richard Norgaard,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Economics*. Boca Raton, FL: St. Lucie Press, 1997; and Thomas Prugh, Robert Costanza, John H. Cumberland, Herman E. Daly, Robert Goodland, and Richard B. Norgaard, *Natural Capital and Human Economic Survival*. Boca Raton, FL: Lewis Publishers, 1999; others are Hilary French, *Vanishing Borders: Protecting the Plane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James O'Connor, "Is Sustainable Capitalism Possible?" in *Is Capitalism Sustainable?: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olitics of Ecology*, edited by Martin O'Connor.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4, pp. 152-75; and "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in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by James O'Connor.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8.



第六章

环境史的问题与方向

引 言

常被援引来对环境史进行非难的问题如下：环保主义、专业化、后现代主义、政治—经济倾向以及一些关键的诠释性观念，如环境退化、环境决定论以及人为原因和外部因素哪个重要等，这些问题影响并分化了环境史学家。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似乎不可能减弱，相反，进一步的问题很可能层出不穷。因而下面对问题的拣选并不是穷尽一切的。

94

专 业 化

对过去 30 年的环境史领域加以观察，我注意到一些似乎可能持续下去的趋势。如同在学术界的绝大部分学科中那样，在这里专业化取得了重大进展。虽然与其他历史学家相比环境史学家更有可能从事跨学科研究，但他们现在是很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这表现为该分支学科在历史专业中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但希望这一认可不会让人沾沾自喜。这可能对环境史自身并不利，因为它生来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领域，并且是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交流激励引起的。要振兴使环境史诞生的跨学科努力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这一努力所涉及的人类知识类型包括的某些东西，位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众所周知的文化鸿沟的对立

95



面^[1]，但倘若环境史学家们不想被放逐到专业化的孤岛上，那么这一努力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认为那些没有受过史家基本训练的学者就不能作为环境史学家而做出令人满意的成就，甚至会更加令人惋惜。近来，美国环境史学会会长斯蒂芬·派因对与其他学科的交流表示了欢迎：

当美国环境史学会的成员谈到“环境史”时，他们指的是通常在学院中由职业历史学家研究的历史，但这或许体现了作为公共史家的独立职责。然而，环境吸引着众多学者，他们正日益地用历史语词来构想这一主题。人类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林学家——所有的人都正在合并历史与自然，或重新探索历史与自然的融合。生态学甚至正在变成（即使勉强地）一门历史科学，有点像地质学。每一群体都按自己的方式来界定这一论题，对其他群体之方法的合理性和力量则漠然视之。他们一同挑战环境史，补充环境史，并为学术移植提供了机会。^[2]

前面章节对著述的考察已充分地证明，许多环境史佳作并非出自历史学家之手，而历史地理学、生态学及其他学科对环境史的贡献已够多的了。

鼓 吹

96 人们感觉到，近年来在环境史著作中，一味的环境鼓吹要少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约翰·奥佩曾称之为“对鼓吹的恐惧”，因为环境史学家很可能因宣传环保主义观点在史学界得不到信任。^[3]这一说法可能只得到了部分的认可。作为公民，环境史学家个人既参与了如保护印第安纳沙丘和大峡谷这样的地方运动，也参与了反对污染的全国运动，以及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那样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譬如，贾雷德·戴蒙德就长期担任上述这一组织的主席。^[4]但环境史学家从一开始就仔细、认真地运用史学方法，谨慎地回避他们的这种抱负可能造成的曲解。今天，这种不信任没那么必要。环境史学家坚守着客观性原则（或许有时候他们在试



图避免产生偏见时有些矫枉过正),并很可能像批评其对手那样批评环保人士。在探讨这一现象时,约翰·麦克尼尔觉察到政治参与在欧美环境史学家当中呈减弱趋势,而在印度和拉丁美洲仍保持强劲的气势。^[5]毋庸置疑的是,今天许多环境史学家仍然在积极意义上意识到他们的研究领域与环保运动具有共同的根源,并作为公民分享着运动的诸种目标。奥佩还提醒他的读者,鼓吹有一定的好处,完全回避它,可能就回避了重要的伦理问题。历史的准确性不应意味着要少些奉献。一些备受瞩目的环境史学家极好地诠释了这一事实,当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具有道德规范上的劝诫意义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建议采取某些行为并告诫避免其他行为。威廉·克罗农在《环境史的用途》一文中认为,环境史学家因没有辜负为决策者提供信息这一期望,而是正确地发挥了他们的作用。^[6]在环境史著述中,唐纳德·沃斯特的《自然的财富:环境史与生态想象》是一部不乏鼓吹的佳作。^[7]该书由一系列漂亮的文章组成,几乎每篇都在号召人们理解并行动起来,这是基于对历史的细致考察,并渗透着对人类价值的钟爱,以及对自然界及其生灵的由衷欣赏。为品尝这种鼓吹的特色,花点工夫读读其中的一段是很值得的:

97

我们周围这个百花争艳、虫鸟齐鸣、风云变幻的自然界,在人类生活中永远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今天它依然如此,尽管我们使出浑身解数企图摆脱我们对它的依赖,尽管我们常常不愿承认我们的依赖,直至为时已晚,危机四伏。而环境史旨在恢复我们对自然之意义的意识,并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发现我们自身和我们历史的某些新奇的真相。在诸多地方我们都需要这种认识:譬如,在小小的海地,长期以来那里遭受着不幸,陷入了贫穷、疾病和土壤退化的困境;在婆罗洲的雨林地区,它们经历了从传统的部落制到现代法人所有和管理的转变。在这两个例子中,人与土地的命运如同在美国大平原上表现出来的那样紧密相连,而且皆因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并强化了生态问题。无论环境史学家选择哪一地区加以考察,他(原文如此)都不得不面对人类如何才能养活自己时不减削其基本的



生活来源这一由来已久的困境。像以往一样,今天这个问题在人类生态中仍然是根本的挑战,要应对它,就需要我们很好地认识地球——认识它的历史,认识它的限度。^[8]

环境决定论

98 常常针对环境史学家的一条指控便是环境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历史不可避免地受某些力量的指引,这些力量既非源自人类,也不服从人类的选择。强调气候和流行病之作用的研究尤其会遭致这样的批评。然而,环境史的基本概念是强调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互动。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哪一方面更具支配性或影响更大,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在环境史学家中间存在很大的分歧。其实,他们关于这一主题的认识,有着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之间的一系列主张。譬如,在这一系列中接近环境决定论者一端的是贾雷德·戴蒙德,其背景是医学和人类学,并教授地理学,尽管如此,他仍承认自己是一位环境史学家。他清楚地表明了人类社会根植于自然母体的程度。通过对环境作用的强调,他反对认为人类某些群体在身体或智力上优于其他群体的主张。人类群体通过创造性地应对特定环境呈现给他们的各种因素而得到了应有的发展。处于这一系列主张的另一极端的是威廉·克罗农,他在其主编的论文集《不平常的地方:为彻底改造自然》^[9]中,与其他作者一起提出,由于人类完全重塑了这个星球,未受干扰的自然已不复存在。他宣称,荒野完全是一种文化上的发明。^[10]这不仅仅是说(混合着一种隐喻),无论是通过勘探、污染还是管理,人类的干预无处不在,而且是说关于自然的观念也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没有文化,就无法与自然产生联系。如果说戴蒙德代表了环境决定论,那么克罗农也许代表了文化决定论。然而,他们每个人都认为他是在分析自然与文化之间的互动。戴蒙德论证了人类的选择,克罗农则表明自然真实地存在,并有一种意义崇高的人类文化与之相互作用。虽然对一个学者来说不偏不倚总是比旗帜鲜明要难,但很多环境史学家发



现他们自己还是持折中的立场。

现在主义^①

其他史学家有时候对环境史的另一种非议是现在主义。这些批评家认为,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完全是一种当代现象。“环保主义”这一词汇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广泛使用,环境史则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成为一个公认的分支学科。使这一研究产生的动因是对前所未有的现代问题的一种反应。因此,环境史将对20世纪后期的发展和忧虑的解读回溯到过去的历史时期,不是一种站不住脚的企图吗?对那些时候的人类参与者来说,这种发展和忧虑并没起什么作用,并且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批评的问题在于,它代表着某种基本论点,即反对将历史本身看成是一种可用于理解现在的思想尝试。现代问题之所以以其现在的形式存在,是因为它们是历史进程的产物。而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所面临的最早的挑战。如果不断然否定,就会认识到,游牧部落用肉和毛皮交换农耕村庄的谷物和纺织品是市场经济的先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描述过土壤的侵蚀,古罗马诗人贺拉斯也曾抱怨城市的空气污染。^[11]哥伦布将欧洲人连同他们的庄稼、野草、动物还有疾病迁移到新大陆,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洲的历史和现状。^[12]研究历史上环境力量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为认识当代世界的困境提供了必要的视角。^[13]

99

衰败论叙述

在史学研讨会上常常听到另一种批评,说环境史学家写的著作往往

^① 原文是 presentism,之所以译为“现在主义”,是为了与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流派的“现代主义”相区别。这也参考了张文杰先生所编译著的译法,见汤因比等著,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译注



是“衰败论”叙述,也即是说,他们描写一种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合理有益的环境状况因人类的活动而逐步恶化。譬如,按照埃利诺·麦尔维尔的记述,墨西哥的梅斯基塔尔山谷在前哥伦布时代的奥托米(Otomi)人耕种时,是一片高产的农业区,后经西班牙绵羊的过度牧养,变成了“一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毛之地,以其贫瘠、原住民的穷困以及大土地所有者的榨取而著称”^[14],这是令人信服的。另一部典型的环境史是瓦伦·迪安的《因为大斧和火把》,它指出,巴西大西洋沿岸地区生物丰富的热带森林从欧洲人发现时代起,直至今日不断地被砍伐。^[15]今天这些森林呈现出七零八落的面貌,虽然表面上受巴西法律的保护,但仍遭受着各种各样的破坏。当破坏向世界范围扩展时,这种区域性的例子就变成了全球退化的故事,对世界规模的大灾难的预测就在所难免,而在全球变暖这类现象所涉及的地方,这样的预测还会更多。既然破坏的过程仍在继续,且在规模上呈指数增长,那么未来会大难临头似乎就是合乎逻辑的推断。衰败论叙述甚至可能具有警示的价值。在中世纪,教会灌输末世论,包括对俗世秩序的抛弃和对灵魂的最后审判,被认为是恐吓信徒,使之循规蹈矩的手段。环境灾变说仅仅是世界史上宗教末世论的世俗替代品吗?当然,历史学家们普遍像逃避瘟疫般对未来之事讳莫如深,因为先前冒着风险描述未来事件的历史学家结果常常犯了惊人的错误——看看 H. G. 威尔斯对一战后世界秩序与持续和平的预测吧^[16]——环境史学家也不例外。总的来说,即使他们私底下期待一语成谶,他们也决定只描述已发生的事情,而将推测留给读者。然而,这一决心有时候会动摇。^[17]一方面历史的实践者们坚持历史有必要摒弃许多种预测,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有效性则被认为需要通过预言的准确性来加以验证,并且在史学的分支领域中,环境史或许是唯一对自然科学的洞见敞开大门的。然而,使事情复杂化的是,与环境史的关系十分密切的是生态学,而生态学是一门需置于历史语境下的科学,因而在这里是很难做出预测的,即使做出了也是不可靠的。不过,环境史学家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大难题,无根据的灾变说的指责基本上是不必要的。对衰败论叙述这



一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这样来回应,即,作为人类活动结果的全球环境退化,在许多情况下其实是通过仔细的研究揭示出来的。否则,就是无稽之谈。

政治—经济理论

从总体上看,与其他历史学家一样,环境史学家有时候也被指责对理论有所轻视。虽然有一些著名的例外,譬如麦茜特在《生态革命的理论结构》中做过理论分析^[18];加吉尔和古哈在《这片开裂的土地:印度生态史》第一部分“生态史理论”中同样如此^[19],但是对这个领域而言,这样的指责或许具有合理性。环境史的一位最尖锐且带有激励性的批评家,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詹姆斯·奥康纳,他在1998发表了题为“环境史是什么?环境史为什么?”的文章,与其他相关的论文一起收入《自然的理由》文集。^[20]他在文中责备环境史学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那种历史多么具有革命性。他认为:

环境史可以被视为先前存在的各种历史发展的顶点——假如除了严格意义上的环境史之外,我们还将当今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中的环境维度都包括在内。环境史远非许多历史学家仍然认为的那样,是边缘性的主题,而是(或应该是)今天历史编纂的核心。

102 他隐含的批评是,环境史学家要么没有意识到,要么即使意识到了也没有解释他们的事业具有怎样的理论核心及革命性。环境史将历史置于实际笼罩着它的情境之中:自然界的物质实体以及文明的物质基础和限度。“可持续性”作为一种需要的东西而被欣然接受,但该术语令人满意的生态定义是不容易记住的。奥康纳询问可持续的资本主义是否可能,答案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主义需要利润与积累,这只有在增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而增长又会破坏生态系统并消耗自然资源。简言之,这就是奥康纳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21]批评奥康纳的人会指出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可想而知会抨击资本主义。但他的批判也波及了马克思。马克思在前生态学时代著书立说,意识不到自然系统的生产力具有根本的作用。结果,便如奥康纳指出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够唯物主义”。^[22]面对这一双重矛盾,他忠告环境史学家,要认识到他们的行业:

发展的结果将是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当然更广泛、更深刻、更具包容性……人们可以肯定,未来一代代史学家将根据新问题、新技术、新材料等等,以及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历史本身的革命——这正是今天的环境史促成的,来重新解释甚至革新环境史。^[23]

下一组问题

环境史学家认识到了许多值得加倍关注的问题,对将来的研究来说,这些领域内需求与机遇并存。譬如,在2005年1月那期《环境史》中有一个专题讨论,主题是“环境史接下来是什么?”^[24]它汇集了29位来自美国及其他地区的主要环境史学家的短文,论述了他们察觉的在目前和不远的将来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并对撰述提出建议。约翰·麦克尼尔在一篇文章中——不在上述那组文章之列——将这些问题称作“未取之途”(paths not much taken)^[25],在他看来,它们包括军事维度、土壤的历史、采矿业、移居,还有海洋环境史。我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对环境及环保主义来说有许多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从这些问题中选出四个主题,由此展开我对许多问题的评述。它们分别是:人口的增长、地方社区对它们自身环境之权限的下降、能源及能源资源的历史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按照这些问题,我将从各位同仁的各种文章提到的许多论题中选出一些,以飨读者。



人口的增长

虽然在环境史学家的许多叙述中,人口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要素,但他们对是否直接针对它还犹豫不决。个中缘由并不难寻:将人口增长作为环境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容易使作者面临种族主义或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指控——其主张是,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过为维持它所需的食品生产。但历史的趋势是清晰可辨的。1 万年以前,地球上只有 500 万到 1000 万人。据联合国记录,第 60 亿个人诞生的日期是 1999 年 10 月 12 日,保守地估计,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达到 89 亿,净增的人口中有 90% 以上是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是促使环境毁灭的最强大动因。迅速增长的人口扩大了人类造成的环境影响的规模,使变化的发生更加迅速。在一片森林附近,一个村庄使用的木材可能很少,这样它就可以永续利用,倘若有 10 个村庄使用,则会超出木材的可持续出产,并在 10 年内将这片林子毁灭殆尽。这并非假设,在热带地区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104 在比较贫穷的国家,人均破坏相对较少,但是,当人口成百上千万或几十亿地增加时,即使每个人消耗的资源量小,其总量也是巨大的,况且他们能够负担的恢复措施更少。在工业国家,每个居民的环境足迹都比较大,因此,即使少量的人口增长,也相应地会造成较大的影响。近来人口增长的比率在下降,据认为是因为卫生和教育的进步、有效的出生控制、生活标准的提高以及妇女在生育决策中参与的增强。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膨胀会部分抵消这些积极因素。一旦这一情况出现,联合国的预测结果确实就显得很保守。环境史中有前车之鉴。正如在公元 650 年到 850 年间的南玛雅低地以及 1300 年之前的两个世纪里欧洲所发生的那样,当人口上升突破资源界限的时候,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崩坏和许多定居点的遗弃。如果没有抑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以及对污染和资源利用的控制,那么,在 21 世纪后期或稍晚一些时候,人口的崩溃颇有可能发生。因而人口激增和崩溃的历史需要环境史学家的注意。比约恩-奥拉·林奈在《马尔萨斯的回归》^[26]一书中,对“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做了精彩的



图 16 学童和教师在参观印度德里的红堡。人口增长的最重大后果之一便是对教育的需求,包括环保教育。(作者摄于 1992 年)

论述。奥蒂斯·格雷厄姆写了一本关于二战后美国的教材,强调了人口、资源和环境。^[27]

105

本土与全球决策的冲突

在很大程度上,文化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进展取决于环境政策决议做出的范围。地方社区能就其环境将发生什么做出自己的选择吗?或者说,行之有效的决议是在国家、地区甚至全球哪一级做出的?从历史中折射的趋向似乎明白无误,环境史学家对考察其进程的需要也好像确定无疑。当大量的国际机构改变了世界市场经济的时候,业已被国家或殖民力量削弱的地方决策进一步笼罩在 20 世纪全球力量的阴影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专家建立起一种结构,来鼓励自由贸易,并开放世界的再生资源 and 不可再生资源以供开采。这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



行,还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简称“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关贸总协定的监督实体,有超过150个国家的成员国,几个主要大国都包括在内,它可以对世界经济进行监管并发号施令。世贸组织致力于无止境的增长,而不强调环境保护。实际上,世贸组织的决议使国家在对被认为有环境危害的产品的查禁上毫无效力。

106 随着全球性机构以及跨国公司越来越强大,许多国家——尤其是在第三世界——由于殖民帝国的分崩离析以及分离主义运动的接踵而至,则变得越来越小。它们面对的是强大的超国家组织,这些组织能聚集巨额金钱和大量雇员——远比其政府涉及的要大,还能许诺工作及其他报酬。然而,本地人几乎无法熟练地从事这些公司所要求的工作,它们从外面引进工人,而这些人却没有与当地一样的态度和习惯。在瑙鲁岛的例子中,所有这些因素差不多都起了作用。在那里,对用作肥料的磷酸盐的开采导致了森林和其他生物群的毁灭,该岛大部分地区变成了不宜居住的荒岛,正如卡尔·麦克丹尼尔和约翰·高迪在《待售的天堂》这部环境史中所叙述的。^[28]在其他地方,政府计划鼓励出口,提高木材和其他木制品的价格,并耗尽可利用的森林,促使跨国木材开采公司考虑搜寻新的木材来源。这使仰赖森林而生的人遭受了灭顶之灾。

107 不过在城市地区,对资源的最大需求以及人口最大规模的涌入是有目共睹的。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城市的发展非常迅速,其中绝大部分却是贫民窟。例如在开罗,有人实际上是住在墓地和垃圾堆里。在第三世界的特大城市,迅速增长的人口损坏了本不充分的基础设施,这一可见的事实可能会使地方社区这一概念毫无意义。在可以预想的未来技术进步中,大多数很可能会加强反地方的力量。面对这一趋势,环境史学家可以寻找诸如巴西库里提巴市(Curitiba)这样的地方城市规划模式案例加以研究。在那里,规划公园、林荫步道、公共交通、垃圾与回收利用系统使之获得生态上的成功,并成为良好的居所,而且那里的草根运动(grass-roots movement)开展得很成功。

看看全球方面,或许环境史学家会认为联合国的规划值得进一步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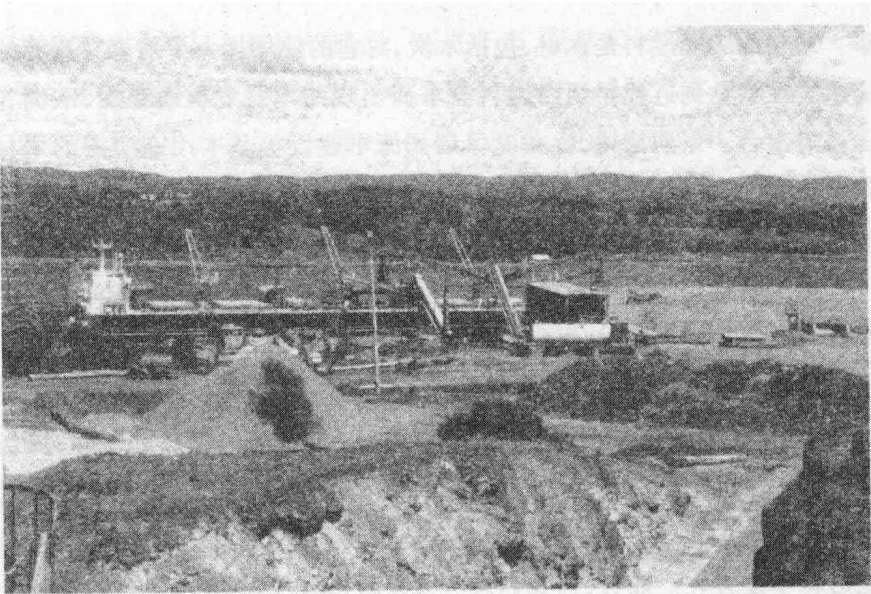


图 17 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乔治镇,出口到日本的澳大利亚树木的木屑。从需求的角度而言,自由贸易与世界市场经济引起了远距离的环境影响。(作者摄于 1996 年)

究。一些专门机构在致力于环境健康工作,其他一些则在努力限制海洋污染和对鲸鱼的捕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已建立许多生物保护区,旨在鼓励当地居民在缓冲地带从事传统的经济活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通过一系列协定促成了国际环境法框架的确立,其中如 1987 年《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是最为成功的国际环境条约之一

能源与资源

在环境史中,能源及能源资源的历史是另一片具有新的研究空间的领域。人类社会对能源的使用自工业革命伊始就大量地增长,然而在 20 世纪一场前所未有的指数增长开始出现,而且仍在继续。一部能源利用的环境史便成为在技术所及的范围内一种又一种资源被接连开发的故



事。最初的工业燃料是木材,包括木炭,对它的使用加大了对森林资源的需求。在察觉到近代早期因燃料需求而出现的木材危机萌芽后,欧洲各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旨在确保诸如海军建设等基本用途所需的木材供给。以1669年《法国森林管理条例》为例,正如迈克尔·威廉斯评论的,它将林业转为国营经济的分支,并严格限制木炭的生产。^[29]

108 至少从理论上说木材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而从木材到不可再生的矿物燃料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后半期。尽管污染在加重,但这一发展或许暂时解救了欧洲森林。煤炭首先在欧洲和北美成为工业与运输业的主要燃料,接着扩散到世界大部分地区。但在20世纪因内燃机的使用,煤炭的首要地位受到石油和天然气的挑战,到该世纪中期它们赶上甚至超过了煤炭的能量生产。这一时代持续到今天,但种种迹象表明它在21世纪之后将不复存在。而且,当我们思考未来时,那正是将其作为环境史的一个重要主题的突出理由。

生物多样性

第三个主题是构成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物种大乐团的保存或毁灭,这未能逃过环境史学家的注意,而在未来几十年将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人类在与无数种动植物的互动中形成自己的身体和意识,塑造了诸如狩猎和农耕的历史发展。人类活动既减少了物种的数量,也减少了大多数物种内部个体生物的数量,由此破坏了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这一过程从古代开始,经古罗马人为其斗兽场而对动物的围捕,以及近代欧洲人商业性的“世界追猎”——约翰·F.理查兹在《没有尽头的边境》^[30]中对此做了描述——发展到目前栖息地的破坏、渔业和鲸鱼种群的枯竭,以及为了丛林肉^①在非洲和印度尼西亚对大猩猩和黑猩猩等类人猿的残杀。到20世纪末,物种灭绝的规模已达到只有地质记录中

^① 丛林肉(bush meat),即“野生动物肉”。对丛林肉的食用和商业贸易被认为是野生动物种群急剧减少的关键原因。——译注



的大灾难才能与之相比的地步。近些年来,科学家、作家及其他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危机。单个物种面临的威胁常常会受到关注,譬如美国西北部的斑点猫头鹰、中国的大熊猫、印度和西伯利亚的老虎以及非洲的大象。这些都是高度引人注目的标志性物种,但每一案例中的实质问题在于,其中每一物种所属的生态系统在缩小。这一过程被称做“栖息地的破坏”,但实质上是生命群落的碎化,因为随着它们在面积上的收缩,这些群落失去了自身的复杂性,并放弃了曾作为其成员的许多物种。随着最后一块未开垦之地让位于私人林场、工业式农业、露天矿、发电厂以及城市无序扩展,靠掠夺原始自然而发展的经济所获得的补贴差不多可能要用尽了。^[31]这对人类历史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加以认识。

109



图 18 中国四川省卧龙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熊猫。试图保护并恢复诸如此类的濒危物种是资源保护运动在 20 世纪的一大发展。
(作者摄于 1988 年)



进化与生物技术

2003年,历史学家埃德蒙·拉塞尔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进化的历史:对一个新领域的说明”^[32],他在文中指出,除贾雷德·戴蒙德和其他几位像他一样的学者外,环境史学家对生物学的运用过于狭窄。他说,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生态学上,但却极大地忽视了进化。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难以理解经自然选择而进化的思想,像21世纪所有在科学上见多识广的学者一样,他们接受达尔文的基本思想,将其视为解释物种起源与演变的最合理方式。但是,像达尔文一样,他们中许多人可能认为进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涉及漫长的地质时间范围内(历史时间之外)的细微变化,因此不可能影响以一生或几代人之内的人类事件的时代为计的历史。这样一种态度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即使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也比达尔文预想的要迅速得多,这一点已经为生物学家彼得·格兰特和罗兹玛丽·格兰特在加拉帕哥斯群岛中的大达芙尼岛上对鸣雀的研究所证实。^[33]当然,对在相对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培养了鸽子和狗之类的家禽家畜品种的人工选择,达尔文还是做了仔细的研究。现在非常明显的是,人类在不经意间以使用杀虫剂和抗生素等行为加速了进化。敏感的生物被杀死,具有抵抗力的生物未受伤害,这样,人类就使得适应性最强的动植物品种生存下来,它们抵挡住了我们为保护作物和我们自身而用来针对它们的武器。这在经济和健康领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在二战后的岁月里DDT成效显著,但昆虫也进化出抗性,现在我们只好使用短时效的其他化学制品。葡萄球菌的存在嘲笑了(隐喻性地)盘尼西林。

关于达尔文学说的进化方面就谈这么多。然而在今天,孟德尔学派提出的历史力量的作用可能同样巨大,甚至更巨大。既然人类认识了遗传的基因准则,并能使用基因生产“专门设计的作物”(designer crops),那么我们便可以绕开麻烦的选择过程。基因工程师正在制造多种多样活生生的物种,这是任何一种选择都未曾创造并且可能永远也创造不出来



图 19 “孤独的乔治”——平塔岛物种中唯一幸存的巨型龟，现生活在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中的圣克鲁斯岛上的查尔斯·达尔文研究中心。图上前景中的那几只鸟便是著名的“达尔文鸣雀”（Darwin's finches）样本。（作者摄于 1996 年）

的。生物技术能够且将会对文化和自然同样产生影响，环境史家们将不得不解释那些影响，其他学者亦或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应对。^[34] 111

大洋与大海

南非历史学家兰斯·范·斯塔特呼吁环境史学家关注他所谓的“另外十分之七”的地球。^[35] 世界上的海洋占了地球表面的绝大部分，它们在生物圈中的比例甚至更大。单单太平洋就占了地球的三分之一。人类对这个巨大的咸水体的使用包括运输、贸易、渔业和其他对包括巨型鲸在内的海洋生物的消费，以及资源开采。某些人类社会实际上以海洋为生。



112 回溯历史我们知道,海洋是生命起源之所,是向岛屿移居的路线,是探索、殖民和奴役的通道。它们考验甚至夺取了航海者的生命,而且是龙卷风、台风和飓风等名目繁多之风暴的滋生地。各国宣布拥有领海,国际间则通过磋商制定了有关海洋的法规。污染、过度捕捞、物种灭绝以及珊瑚礁的毁坏等危机,已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尽管海洋提供了如此广阔的研究机会,而环境史家们并没有为它花费更多的笔墨,这是令人失望的。事实上,他们常常将“陆地”和“陆上景观”视做了整个环境的同义词。像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世界》^[36]这样的著作,其实是关于海洋周围之陆地而不是地中海本身的历史。当然也有值得称赞的例外,如亚瑟·麦克沃伊的《渔民的问题》^[37]这样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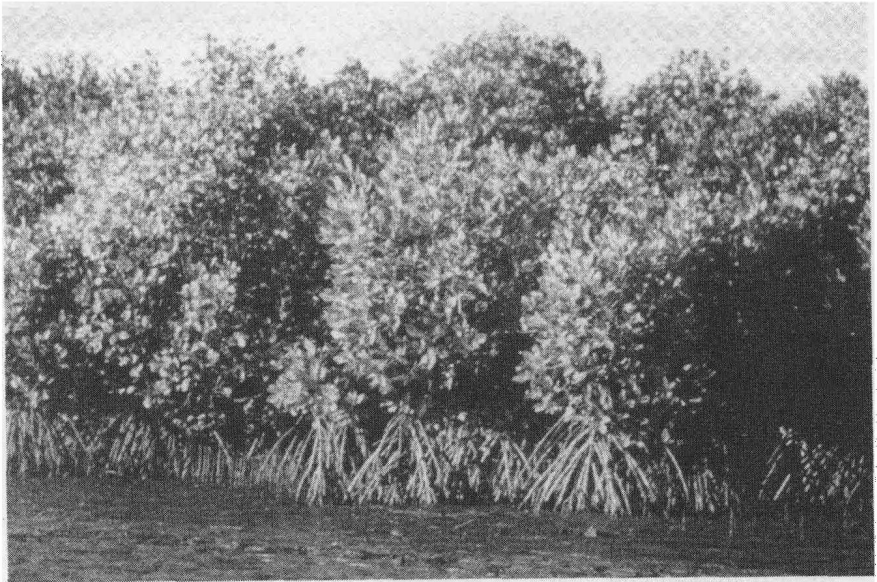


图 20 位于印度卡纳塔克邦北卡纳达县吉姆达附近的阿加纳西尼河河口的红树林。红树林为鱼的产卵提供重要的隐蔽处,但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因养虾业和其他开发而正被消除。(作者摄于 1997 年)



2004年在哥本哈根还举行了一次题为“环境史与海洋”的会议。但是，一部海洋环境史仍然有待书写。

结 论

最先使环境史领域的历史学家关注并感兴趣的全球环境问题无论在强度还是在数量上都已增加，环境史的诠释价值也已获得广泛的赞同。毕竟，自然与文化是相互渗透的观念，将其彼此割裂是不能加以认识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事环境史研究与撰写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的数量，在1980年以来的几十年里呈指数增长，拥有这样的学者群体的国家名单也在加长。在21世纪余下的岁月里，环境史似乎肯定会继续影响着历史的撰述。正如艾伦·斯特劳德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调侃的，环境史并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为每一位历史学家准备的诠释工具，“如果其他历史学家能加入我们的行列，去关注尘土、水、空气、树木以及动物（包括人类）的物理、生物和生态属性，他们会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开始探讨关于过去的新问题和新答案。”^[38]

113

注 释

- [1] Donald Worster, "The Two Cultures Revisit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2, 1 (February 1996): 3-14.
- [2] Steven Pyne, "Environmental History without Historia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10, 1 (January 2005): 72-4. 引文出自第72页。
- [3] John Opie,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falls and Opportunities," *Environmental Review* 7, 1 (Spring 1983): 8-16.
- [4] Jared Diamo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New York: Viking, 2005, p. 16.
- [5] J. 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2 (December 2003): 5-43, p. 34.
- [6] William Cronon,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 17, 3 (Fall 1993): 1-22.
- [7] 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8] *Ibid.*, p. 63.
- [9] William Cronon (ed.), *Uncommon G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5.
- [10] *Ibid.*, p. 63.
- [11] J. Donald Hughe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3, 149.
- [12] Alfred W. Crosby,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72. Republication with new material, Westport, CT: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 [13] 参见 Donald Worster, "The Vulnerable Earth: Toward a Planetary History," in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3-22, and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ibid.*, pp. 289-308.
- [14] Elinor Melville, *A Plague of Sheep: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7.
- [15] Warren Dean, *With Broadax and Firebr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Brazilian Atlantic Fores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16] H. G. Wells, *The Outline of History*,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20.
- [17] Chris H. Lewis, "Telling Stories about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pocalyptic Science,"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7, 3 (Fall 1993): 43-60.
- [18] Carolyn Merchant,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Revolutions," *Environmental Review* 11, 4 (Winter 1987): 265-74; Carolyn Merchant, *Ecological Revolutions: Nature, Gender, and Science in New England*.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9.
- [19] Madhav Gadgil and Ramachandra Guha, "A Theory of Ecological History," Part 1 of *This Fissured Land: 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p. 9-68.
- [20] James O'Connor,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Why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Nature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edited by James O'Connor.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8, pp. 48-70.
- [21] James O'Connor, "The Second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in *Nature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edited by James O'Connor.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8, pp. 158-77.
- [22] James O'Connor, "Culture, Nature, and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in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Marxism*, edited by James O'Connor.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8, pp. 29-47. 引文在第 43 页。
- [23] O'Connor,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 65-6.
- [24] "What's Next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10, 1 (January 2005): 30-109.
- [25] J. 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2 (December 2003): 5-43, especially pp. 42-3.
- [26] Björn-Ola Linnér, *The Return of Malthus: Environmentalism and Post-War Population-Resource Crises*. Stroud, UK: White Horse Press, 2004.
- [27] Otis L. Graham, Jr., *A Limited Bounty: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 [28] Carl N. McDaniel and John M. Gowdy, *Paradise for Sale: A Parable of Natur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29] Michael Williams, *Deforesting the Earth: From Prehistory to Global Cri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p. 203-4.
- [30] John F. Richards, *The Unending Frontier: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31] Anthony B. Anderson, Peter H. May, and , Michael J. Balick, *The Subsidy from Nature: Palm Forests, Peasantry, and Development on an Amazon Fronti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 [32] Edmund Russell, "Evolutionary History: Prospectus for a New Field," *Environ-*



mental History 8, 2 (April 2003): 204-28.

- [33] Peter R. Grant, *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Darwin's Finch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4] 在这个问题上,可参见一位生物学家的著作:Stephen R. Palumbi, *The Evolution Explosion: How Humans Cause Rapid Evolutionary Chang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 [35] Lance van Sittert, "The Other Seven-Tenths," *Environmental History* 10, 1 (January 2005): 106-9.
- [36]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rans. Siâ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First edition, 1949.
- [37] Arthur F. McEvoy, *The Fisherman's Problem: Ecology and Law in the California Fisheries, 1850-19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38] E. Stroud, "Does Nature Always Matter? Following Dirt Through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2 (2003): 75-81.



第七章

对从事环境史的思考

引言

这一章包括学习、研究和撰写环境史的建议,是为那些对这一学科感兴趣,但对它还相当陌生的群体写的。这个群体大概包括从未接触过环境史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甚至还有愿将环境史添进其工具箱的其他领域的学者。这决不是一份完整的环境史指南——那或许需要一本内容更丰富的书——而是学生和其他著者可能会认为有益的许多建议。

114

方法指导

首先我将推荐一些关于如何从事环境史的著作,它们由业内专家所写,能提供有益的指导。被广泛提及也实至名归的,是唐纳德·沃斯特主编的文集《地球的结局》的附录,即《从事环境史》。^[1]更晚近且更详细的是卡罗琳·麦茜特的《哥伦比亚美国环境史指南》。^[2]虽然它限于美国环境史,但是麦茜特的许多建议既可以直接地也可以通过类比运用到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当中。她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指出了环境史学家问到的或可能会问的各种问题。麦茜特还制作了光盘,作为本书实用的技术补充,当然也是一项独立的产品。^[3]威廉·克罗农的文章《故事上演的场所:自然、历史和叙述》包含了一些原则,可以阐明编撰环境史叙事的

115



任务。^[4]对那些想从历史地理学而且不是美国人的历史地理学中寻找方法的人来说, I. G. 西蒙斯的《环境史简介》^[5]当然可以予以推荐。

116 沃斯特的论文呼吁环境史学家摆脱大多数传统史学的局限,加深“我们对人类怎样在漫长岁月中被他们的自然环境所影响,反过来他们又是如何影响那环境并引起什么后果的理解”。^[6]为做到这一点,环境史将在三条不同而又是整体研究之组成部分的路线上探索。沃斯特确定的第一条路线,是试图在自然展现的变迁中去理解自然本身,也就是说,在第一层面上,环境史关注的是环境本身的历史;第二层面探索涉及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以及它们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社会等级中各阶层不得不对这些活动做出决定的能力;第三层面的探索包括人类及其社会关于自然的一切思想、感情以及直觉,这涉及科学哲学、法律和宗教等。这每一层面的探索都要求环境史学家掌握从前被认为是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工具。在第一层面需要通晓自然科学,其中生态学尤为重要;就第二层面而言,所需工具来自技术学、人类学及其分支文化生态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关于感知和价值观的第三层面,涉及人文学科以及广泛的观念。当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这些观念的实际影响都很难凭经验加以查考”^[7],而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关于自然的观念通常都很复杂,多多少少还存在矛盾。最后,沃斯特强调历史学与地理学之间的重要联系:虽然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时间,地理学家关注的是空间,但是他们谁都不能“忽视人类与自然的基本关联”。^[8]沃斯特已给了我们很高的指示,将学术界之每一角落所用的一切方法,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很大一部分,都当做了环境史的工具。我们既然研究人类和自然,那么,任何人类事物或自然之物能置身于我们的探索之外吗?虽然这一挑战令人气馁,但我们一定不要丧失面对它的勇气。

卡罗琳·麦茜特也许提供了在面对挑战时继续前进的方式。她列举了从事环境史的五种途径,由此总结了大部分从业者所用的方法,当然也不可能穷尽一切。首先关注的是人类与环境的生物方面的互动,包括生态系统;其次分析了“诸如生态、生产、再生产及观念等人类与自然互动



的”各个不同层面间的差异^[9]；第三个途径强调环境政治和经济，以及土地和资源利用政策；第四点，像沃斯特的第三层面一样，考察关于自然观念的历史；第五点与下面所要讨论的克罗农的要点相似，它是在这样一种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即环境史是在叙事，也就是说，环境史是在讲述人与自然的故事，故事可能蕴涵着对以往人类与自然相处经验的警示，还有对现在和将来决策的建议。

克罗农对从事环境史的忠告十分宝贵，但提法多变，且有争议，在这里不可能一一总结。我的评论将限于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即《故事上演的场所：自然、历史和叙述》所阐明的原则，这些原则特别清晰实用。克罗农认为，环境史学家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将他们对历史的描述勾勒成故事。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历史学家拣选把故事串成线的素材，因而跨越了自然与人工的分野。但即使是这样，历史学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编造他们喜欢的任何故事；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同样有效地再现过去。故事讲述有一定的规范，对此克罗农强调了三点。

117

第一，“故事不能违背已知的历史事实。”^[10]他举了个例子：将大平原的历史作为持续进步的故事而不提“尘暴”（Dust Bowl），或许便是拙劣的历史。

第二，既然环境史学家认为自然确实不依赖于他们的叙述而存在，那么，他们就秉持一种特定的规范，即他们的“故事必须具有生态意识”。^[11]他们不能因为生态系统的有生命和无生命的外表，而忽视或歪曲它们的记录与运转。这意味着环境史学家必须了解故事讲述所围绕的时空的生态。

最后略微解释一下，第三个规范是，历史学家是作为群体的一员而写作的，因此他们在开展工作时必须考虑这些群体。^[12]在一个层面，这意味着学者们在构建一种叙述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彼此及其有根据的评论。在另一层面，至少在我看来，这意味着环境史学家对人类社会更广大的读者负有一种责任，因为在社会面临环境危机而必须做出决定时，他们的工作有助于为这些决定的审议提供所需的知识。



118

I. G. 西蒙斯将环境史想象成一种方法,它综合了科学与人文的途径并将二者调和起来。既有文化生态,也有自然生态,每一种生态都有其不同的阶段或演替。环境史考察的是它们在时间中互动的过程以及它们彼此的影响。当然,它会发现,文化之于自然的影响比自然之于文化更难以捉摸,也更令人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地看,文化生态经历了许多阶段,以与环境进行不同的互动为特征。然而,在世界各地,变化并不是同步的,因为有一些地区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这些阶段包括采集—狩猎和早期农耕、河流文明、农业帝国、大西洋—工业时代以及太平洋—全球时代等。自然生态也经历了许多演替阶段,当然,它们在世界各地有所不同,而且生态学家日益意识到演替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历史上,这些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其结果是全球各地的马赛克化:在那里,自然和文化的支配呈现出不同的程度。在今天,那种认为生态群落的稳定与自我更新取代了干扰阶段的“顶级群落”(Climax)观是成问题的。在地球上,这种地方所剩无几。西蒙斯说道,“人类社会用以改变自然界的方式惊人地不同”^[13],并且描述了作用于生态系统的各种人类行为,包括转移(对早期阶段的自然演替的保存,被认为对人类群体有价值)、简化、毁灭、驯服、多样化(包括对外来物种的引进)以及资源保护。他提供了世界各地生态系统中存在这些进程的例证,讨论了“荒野”的含义:即是较少地受人类变化影响的自然,并论及了对它的态度。他书中最后一段话是值得引用的:

在宇宙、生态和文化的范围内我们是进化的产物,在后两种范围内我们又是缔造者。但无论在何种范围内,都不存在一个能让我们忽视以前所曾发生之事的分界点。历史就像一幅满是故事的挂毯:如果我们把它剪碎,并将其中的一些搁在柜子里,我们就无法理解那些挂在墙上留给我们看的東西所隐含的信息。^[14]

环境史拒不割裂文化与自然。同样,它断然不会割裂历史学与地理学。



材料搜集

讲述史学方法(为所有历史学家所运用)的人总是强调搜集证明材料的重要性。通常,在材料之中,与正在研究的时间、地点和人物越接近的材料就越可靠。一般来说,他们谈论的是文字材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的时候也用口述访谈来补充。有什么能比原始材料更好呢?譬如一份原始日记,其中,一位将军记下了他在一次战斗前夕的思想。这很可能比后来由某个并未亲历那场战役的人所做的二手描述要好。人们理所当然期望环境史学家熟知并运用史学方法,搜集一切可能会说明所考察之问题的文字材料。对环境史学家来说,这些材料将不仅包括所有相关的书籍和文章,而且还包括事实陈述、商业记录、科学报告、报纸记载以及揭示那个时代人们的态度的文学作品。网页可能极有帮助,但与硬壳的出版物相比,它注定会转瞬即逝,也就是说,当研究者试图努力再去查找它时,那个网页可能不在那儿,或所要的页面可能已被删除。

119

然而,环境史学家还有另一个职责,就是要熟悉他所研究的地方。正如太平洋岛民的一句格言所说,大地知道真相。各地都有可讲述的故事。景观则是一本书,即使它的册页是层复一层的聚积物,它们也能拿来阅读。很自然,这需要知晓其用语,且意味着需要获取只能在历史系以外的地方获得的工具。诚然,人们很有可能甚至没造访一个国家就写出一部关于这个国家的不错的环境史,但那将会面临重重困难,还有潜在的错误。这是我当真想要回避的一件苦差事。如果确有可能,最好去当地看看。著述者通过对一地特性的感受能获得很多东西,譬如:俄勒冈一座山顶上海风的气味,秘鲁亚马逊雨林中拟椋鸟^①回巢时的滴答啾鸣,塔斯卡

^① 拟椋鸟(*oropendola*):美洲热带鸟,雀形目,拟黄鹟科,有十余种。——译注



尼^①葡萄园与田野上独特的马赛克式图案,莫雷阿岛^②近海珊瑚礁上因巨浪侵袭而颤动的脚边沙地,炎热的夏天卡纳塔克邦^③香料园中椰子里甜汁的味道。或许,这些当中没有哪一样值得某本书或某篇论文记载,但一旦与通常从阅读中得不到的有关某一特定地方的其他所有细节综合起来,其中每一样都会提供信息。

120 确实,除非在记忆中,否则人是无法访问过去的。我有一个朋友兼同事,穷其毕生的学术生涯研究和讲授古希腊,但在多次的欧洲旅行中从未拜访过希腊。当我问为什么时,得到的答案是,“伯里克利不再会客了”。的确如此,而且如今雅典周围的风光也不是公元前5世纪黄金时代的雅典人所看到的样子了。树木更加稀少,而大约六倍于古代城市的大都市填满了一座座山脉之间的盆地。不过,环境史学家可以感悟到情况怎么注定是这样,并从现代景致中追溯古典时代的轮廓。彭特里库斯山和依米托斯山——大理石和蜂蜜各自的产地——的顶端依旧反射着夕阳,还有那海——的确是影响雅典人生活的最大的环境因素之一,它依旧从三面环绕着阿提卡半岛。人们仍然可以用橄榄、面包和葡萄酒做饭,它们在古代和现代地中海地区都是大宗作物。

环境自身能提供比在文字材料中发现的更有价值的证据。考古技术的日益精湛使得对农场、原野和糖料作物种植园这样的工业企业进行绘图成为可能。精微测试现在可以辨认出木材或木炭碎片所代表的树种,树木年代学则能表明建筑中所用橡木的年代。孢粉学,通过对湖底、洞穴及其他相对未受干扰之地的沉积物中的花粉沉淀进行检测,可以追溯当地环境中植被的历史,为森林的消失和复原以及经年累月农作物的变化样式提供证明。对沉积作用的研究能提供关于腐蚀率和腐蚀物来源的看

① 塔斯卡尼(Tuscany):意大利西北部的一个地区,位于亚平宁山脉北部、利古里亚海和第勒尼安海之间。——译注

② 莫雷阿岛(Mo'orea):太平洋中南部社会群岛第三大岛。在南纬17°32'、西经149°50',塔希提岛西北19公里处。——译注

③ 卡纳塔克邦(Karnataka):印度邦名,旧称迈索尔邦(Mysore)。——译注



法。南极和格陵兰岛的冰核带来了关于气候以及大气气体和污染物的信息,这是从降雪层裹住的空气中获得的,降雪层则由过去各时代累积而成。环境史学家从有关这些研究的科学报告中,可以得到确凿而引人注意的资料,当然,为此可能要学习新词汇和统计学原理。

其实,对曾包含在自然史名义下的多种多样的令人感兴趣的事物,环境史学家理所当然会产生一种热情,一种观察、识别和理解所研究之地的地质、气候、植物和动物种类的愿望。在这里,田野记录和直接观测还有博物馆的藏品和记载都会体现出很大的价值。有一个地质学方面的例子,说的是考察新奥尔良城市环境史的某个人需要知晓城市下面的地层含有因干涸而收缩的冲积土,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何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都位于海平面之下,造成了排水不畅的问题,并为灾难性洪水泛滥创造了条件。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暴发之前,对该城环境的这一不稳定方面,环境史学家阿里·克尔曼在《一条河流及其哺育的城市》^[15]中、历史地理学家克雷格·科尔滕在《反自然的大城市》^[16]中都做了充分的强调。两位学者都指出,早在2005年之前很久,飓风及其附带的死亡、疾病和位移,就是这座城市环境存在的不断循环的面貌。克尔曼尤其认识到了城市与河流之间的一种两面关系,其中,城市为了商业而依赖这条河,但又企图自我隔离,背弃了从它旁边和上方流过的这条河。而对于任何有关某地生态之详细历史演进的研究来说,熟悉那里的生物种类是一个先决条件。哪些物种是野生的,且长期以来是当地景观中特有的?哪些物种是通过人类中介引进的?——要么是驯化物,其中某些可能已逃离并以野生状态而幸存下来,要么是已被放入自然环境的外来物种。譬如在夏威夷,木质珍贵的寇阿相思树是在当地进化形成的,芋头植物则由早期开拓者波利尼西亚人用双体独木舟携带进来,而原生于非洲、具有入侵性的耐火羽绒狼尾草,在20世纪早期作为观赏的园中植物首次在夏威夷得到种植,后来逐渐蔓延到大片的牧场和熔岩区。对选作起点的过去某个时期中存在的环境形成一些认识,将为评价其后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变化提供条件。



资源利用

122 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已在努力建设或扩大它们在环境史方面的收藏。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这些收藏所在的图书馆,往往位于拥有环境史方面的项目或者这一学科的知名学者的大学。其中,在美国,除了国会图书馆外,还有加利福尼亚、杜克、堪萨斯、威斯康星和缅因等大学;在英国,有大英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达勒姆大学、圣安德鲁斯大学和斯特林大学;在澳大利亚,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在新西兰,有奥塔戈大学;此外,还有南非大学。对美国环境史而言,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丹佛公共图书馆有一个资源保护资料库,它积极地维系长期的图书收集项目,并设立研究员基金,给该领域的研究者提供资助。最值得提及的,是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市的森林史学会的资料库,与杜克大学有合作。它也许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使用最便利的森林史藏书,它还广泛地向环境史进行重大的扩展。它的藏书中包括独一无二的图片与口述史储藏。它还汇编了森林、资源保护和环境史参考书目,这值得高度赞赏。它的藏书可以在一个便于使用的网站上检索到。^[17] 欧洲环境史学会正在汇编一份参考书目,也可以在网上搜索到。^[18] 当然,研究任何特定的环境史主题的要求都是独特的,在搜索某方面研究的资料库的时候,根据那些要求对藏书的长处与不足进行细致的考察显然很重要。前面章节已提示了环境史的很多地区性领域和主题领域方面的书目资源。所推荐的环境史著作,尤其是新近著作方面的参考书目,或许也会有所帮助。在只有注释而没有参考书目的地方,可能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搜索。不过,注释有其优点,它们通常是针对文本中的讨论的。

对训练环境史方面的著述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认真阅读那些可作为该领域典范著作的书籍更加有益的事情了。它们可能是经典,已经历时间的检验,并引出了富有思想的评论或新成果;也许是饱受争议之作,在学识和方法上尽显锋芒。即使那些著作所涉及的主题并非某研究者正在

123



探讨的内容,这一点也是千真万确的。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认识一些可作为这种楷模的环境史作者,但是,如同学术界通常的情形一样,任何选择都可能产生争议。而且,我敢肯定,虽然并非我自己有意为之,但我还是遗漏了许多令人钦佩且十分杰出的名字。当然,特定的几个名人几乎全都出现在了公认的环境史领军人物的名单之中,他们往往是那些在20世纪最后25年声名鹊起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你可以在本书最末的参考书目中发现其中的一些人。然而,在目前该领域活力十足的状况下,每月都有值得一读的新成果问世,它们卓尔不凡,是那些更年轻或先前未被认识的学者写的。他们有自己的途径、方法、见识和写作风格,这些也可以被很好地仿效。也找找它们,读一读,会受到启发的。

撰写这些著作的人可不仅仅是书斋里的作者。他们大都是很有意思的人,一旦时间和机会允许,他们就公开露面,并愿意分享自己的见解。欣赏环境史文化群落的一个途径,是出席讨论会和会议,在那里环境史学家会陈述他们的研究结果和疑问,并相互批评。当然,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所举行的活动至少有一半是在宣读论文的正式会议之外开展的:是在走廊上,在餐馆和酒吧附近,在布告牌上的便条和口头所宣布的专门会议上,以及到具有环境与历史价值的地方实地调查旅行的场合。譬如,在欧洲环境史学会会议期间所安排的远足活动中,我造访过苏格兰的一个渔村、捷克的一座城堡和佛罗伦萨的地图档案室,都是与志趣相投的小组一起前往的。在本书写作的时候,有一组协会——几乎都举办定期讨论会,通常要么是一年,要么是两年——已结成国际环境史组织联盟(ICE-HO),计划由它们全体共同资助举办大型会议的工作。该组织现在拥有的成员有美国环境史学会、澳大利亚环境史网络、澳大利亚森林史学会、欧洲环境史学会、森林史学会、国际森林研究组织联盟森林史研究小组、国际水历史协会以及奥塔戈大学历史系(新西兰)。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数字还将会增长。所有这些方面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森林史学会网址上的链接获得。^[19] 还有,浏览或加入环境史讨论网^[20]的名单,会获取书评、新闻和许多信息,其中一些是非常有用的。



结论：环境史的未来

环境史是一个正在快速成长的领域。正如约翰·麦克尼尔感叹的，“没有人可以赶上它的步伐”。^[21]他当然知晓，因为他已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快速成长是年轻机体的特点，通常，成熟甚至衰落会接踵而至。但就人类的活动来说，只要存在要去加以满足的需要，发展就会继续。环境史似乎就存在需要，而且是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消失的需要。

历史学专业不断需要诸如环境史所提供的那些新视角以保持思想上的活力，并引起学者和大众的兴趣，毕竟他们是其使用者和支持者。幸运的是，经过最初一段时期的阻挠之后，这一专业将其会议和刊物开放，接纳挑战陈旧方法和一般学问的研究方法。在几个国家的大学里，环境史课程已经开设，环境史岗位被列入工作种类之中。环境史的理念和方法给业已建立的历史学分支的撰述增加了维度。并且，“什么是环境史”这一问题，即使要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也依然是困难不小，但现在它在历史学家当中成为了一种哲学探究，而不是曾经某些时候的那种恼人的挑战。

125 环境史得以持续的另一正当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为跨学科的思考以及不同学科背景之学者间的合作提供了开端。它肯定使许多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意识到在他们共有的基础上可以取得多大的成就。这一现象的一个范例是阿兰·H. R. 贝克尔的《地理与历史：跨越分界线》。^[22]《地理学评论》——美国地理学会的刊物，在1998年出版过《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专号，其中有克雷格·E. 科尔滕的同名序言，以及迈克尔·威廉斯的佳作《现代史的终结？》。^[23]还可以看看威廉斯的《环境史与历史地理学的关系》^[24]。历史学与生态科学之间本来存在相当大的裂隙，现已产生弥合的要求。一些环境史学家进行了尝试，唐纳德·沃斯特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做得很突出。^[25]裂隙的自然科学一方向前的移动比人们期望的要少，但在几项精湛的研究中，弗兰克·B. 戈尔雷的《生态学



中生态系统观念史》^[26]无疑值得一提。许多其他遗留的缝隙仍然可以由别处的环境史学家及其同仁来填补。

环境史继续发展的最迫切的原因,或许是对环境关注的确凿无疑的持续和扩大,这源自全球范围内许多有思想的评论者的日益增长的意识,即人类对这颗行星的生命系统之影响的不断增强,使我们非但不能接近乌托邦,反而在逼近生存的危机。展望 21 世纪余下的几十年,很显然,许多主题会继续成为世界环境变迁过程的特征。其中有人口增长,人类给地球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压力。虽然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减缓,但是它已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且还在继续增长,这是明白无误的。另外就是地方社会实体和较大的实体(国家的和国际的)间在影响环境之政策决定上的冲突。譬如,一个面对跨国公司的小国会发现,它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土地和森林的开发。第三个主题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多重威胁,这又包括动植物物种的灭绝、外来侵略性物种的引入,以及基因生物的多方面影响——对这些影响的理解尚嫌不足。第四个主题是能源与物质供求之间的紧缺状态,包括像水这样的基本所需,以及一些事实上可能枯竭的资源。这每一个主题都表现为一种挑战,并且全都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考验着人类的创造力,询问何种变化可能会形成积极的回应。不幸的是,环境史日益重要的一个原因来自于人祸,结果,它可能比战争、恐怖主义或经济不平等更难以缓和。在答案的寻找上,环境史可以给出一个基本视角,以提供有关导致现今状况之历史进程的知识,以及关于过去的问题和解决方式的例证,还有对必须面对的历史力量的分析。没有这一视角,决策就会深受基于狭隘的特殊利益之上的政治短视之害。环境史可以成为矫治草率反应的一剂良药。

126

注 释

- [1] Donald Worster, "Appendix: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ted by Donald W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89-307.



- [2] Carolyn Merchant, *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3] 在2005年9月,在麦茜特的网址上很容易搜到,还可以下载:〈www.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
- [4] William Cronon,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March 1992): 1347-76.
- [5] I. G. Simmo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 [6] Donald Worster, "Appendix: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290-1.
- [7] Ibid., p.302.
- [8] Ibid., p.306.
- [9] Carolyn Merchant, "Introduction," in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 xv.
- [10] William Cronon, "A Place for Stories," p.1372.
- [11] Ibid.
- [12] Ibid., p.1373.
- [13] I. G. Simmo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55.
- [14] Ibid., p.188.
- [15] Ari Kelman, *A River and Its City: The Nature of Landscape in New Orle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16] Craig E. Colten, *An Unnatural Metropolis: Wresting New Orleans from Nature*.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17] 〈www.lib.duke.edu/forest/Research/databases.html〉.
- [18] 〈www.eseh.organization/bibliography.html〉.
- [19] 〈www.lib.duke.edu/forest/Events/ICEHO〉.
- [20] 〈www.h-net.org/~environ/〉.
- [21] J. 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2 (December 2003): 5-43. 引文在第42页。
- [22] Alan H. R. Baker, *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23] Craig E. Colten,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Micheal Williams, "The End of Modern History?" *Geographical Review* 88, 2 (April 1998): iii-iv and 275-300.
- [24] Michael Williams, "The Re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 1 (1994): 3-21.
- [25]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26] Frank Benjamin Golley, *A History of the Ecosystem Concept in Ecology: More Than the Sum of the Par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精选阅读书目

- Baker, Alan H. R. *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Bao Maoho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hin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 4 (November 2004): 475-99.
- Beinart, William. "Africa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frican Affairs* 99 (2000): 269-302.
- . *Africa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June 11, 2001). Se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Serie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html>.
- Bess, Michael, Cioc, Mark, and Sievert, Jam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Writing in Southern Europe," *Environmental History* 5, 4 (October 2000): 545-56.
- Bird, Elizabeth Ann 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the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Review* 11, 4 (Winter 1987): 255-64.
- Blum, Elizabeth D. "Linking American Women's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Preliminary Historiography."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uswomen.htm>.
- Carruthers, Jane.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Southern Africa: An Overview," in *South Afric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ses and Comparisons*, edited by Stephen Dovers, Ruth Edgecombe, and Bill Guest.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18.
- . "Africa: Histories, Ecologies and Societi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 4 (November 2004): 379-406.



- Cioc, Mark, Linnér, Björn-Ola, and Osborn, Matt. "Environmental History Writing in Northern Europe," *Environmental History* 5, 3 (July 2000): 396-406.
- Coates, Peter. "Clio's New Greenhouse," *History Today* 46, 8 (August 1996): 15-22.
- . "Emerging from the Wilderness (or, from Redwoods to Bananas): Recent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t of the America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 4 (November 2004): 407-38.
- Colten, Craig E.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Geographical Review* 88 (1998): iii-iv.
- Cronon, William.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8, 4 (March 1992): 1347-76.
- .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7, 3 (Fall 1993): 1-22.
- Crosby, Alfred W.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4 (October 1995): 1177-89.
- Demeritt, David. "The Nature of Metaphors in Cultural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8 (1994): 163-85.
- Dovers, Stephen.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troduction, Reviews and Principles," in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says and Cases*, edited by Stephen Dov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20.
- . "Sustainability and 'Pragmatic'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ote from Australia,"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8, 3 (Fall 1994): 21-36.
- . "On the Con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to Current Debate and Policy,"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6, 2 (May 2000): 131-50.
- Dovers, Stephen, Edgecombe, Ruth, and Guest, Bill (eds). *South Afric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ses and Comparisons*. Athens, OH: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3-18.
- Fay, Br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ature at Work," *History and Theory* 42 (December 2003) 1-4.
- Flanagan, Maureen A.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City: A Theme for Urb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5, 2 (April 2000): 159-64.
- Garden, Don. "Where Are the Historians?"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ctober 11, 2000). Se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Serie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html>.



- Green, William A.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History, Historians, and the Dynamics of Change*, edited by William A. Green. Westport, CT: Praeger, 1993, pp. 167-90.
- Grove, Richar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s in Historical Writing*, edited by Peter Burke. Cambridge: Polity, 2001, pp. 261-82.
- Hays, Samuel P. *Exploration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8.
- . "Toward Integra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0, 1 (2001): 59-68.
- Herrera, Guillermo Castro.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the Tasks of History in Latin Americ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3, 1 (February 1997): 1-18.
- . "Environmental History (Made) in Latin America" (April 19, 2001). Se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Serie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html>.
- Hughes, J. Donald.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as Narrative Themes of World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9, 1 (Spring 1995): 1-16.
- . "Environmental History - World," in *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 2 vols, edited by David R. Woolf,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8, Vol. 1, pp. 288-91.
- . "Glob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Forum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0, 1 (February 2001): 91-101.
- .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sta de Historia Actual (Contemporary History Review, Spain)* 1, 1 (2003): 23-30.
- . "The Greening of World History," in *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 edited by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Houndmills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238-55.
- Jacoby, Karl. "Clas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Lessons from the War in the Adirondacks," *Environmental History* 2, 3 (July 1997): 324-42.
- Jamieson, Duncan R.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HOICE* 32, 1 (September 1994): 49-60.
- Krech, Shepard, III, McNeill, J. R., and Merchant, Carolyn.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3 vol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 Leach, Melissa and Green, Cathy. "Gender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From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and Nature to Gender Analysis of Ecology and Politic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3, 3 (October 1997): 343-70.



- Leibhardt, Barbara. "Interpretation and Causal Analysis: Theories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Review* 12, 1 (1988): 23-36.
- Lewis, Chris H. "Telling Stories About the Future: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pocalyptic Science,"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7, 3 (Fall 1993): 43-60.
- Lowenthal, David. "Environmental History: From Genesis to Apocalypse," *History Today* 51, 4 (2001): 36-44.
- McCann, James C. "Causation and Climate in African History" (September 25, 2000). Se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Serie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html>.
- McNeill, John R.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2 (December 2003): 5-43.
- Melosi, Martin V. "Equity, Eco-Racism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9, 3 (Fall 1995): 1-16.
- Merchant, Carolyn. *The Columbia Guide to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Shades of Darkness: Race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8, 3 (July 2003): 380-94.
- Merricks, Linda. "Environmental History," *Rural History* 7 (1996): 97-106.
- Mulvihill, Peter R., Baker, Douglas C., and Morrison, William R.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Canada's North," *Environmental History* 6, 4 (October 2001): 611-26.
- Myllyntaus, Timo. "Writing about the Past with Green Ink: The Emergence of Finn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Skrifter fran forskningsprogrammet Landskapet som arena nr X*, edited by Erland Marald and Christer Nordlund. Umeå: Umeå University Press, 2003.
- Nash, Roderick.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 edited by Herbert J. Bass. Chicago: Quadrangle Press, 1970, pp. 249-60.
- .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ew Teaching Frontier,"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1, 3 (1972): 362-72.
- Norwood, Vera. "Disturbed Landscape/Disturbing Process: Environmental Hist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0, 1 (February 2001): 77-90.
- O'Connor, James.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Why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Natural Causes: Essays in Ecological*



- Marxism*, edited by James O'Connor.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8, pp. 48-70.
- Opie, Joh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itfalls and Opportunities," *Environmental Review* 7, 1 (Spring 1983), 8-16.
- Osborn, Matt. "Sowing the Field of British Environmental History" (September 19, 2001). Se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Serie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html>.
- Pawson, Eric and Dovers, Stephe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Challenges of Interdisciplinarity: An Antipodean Perspective,"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9, 1 (February 2003): 53-75.
- Powell, Joseph M.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Australian Interface,"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2 (1996): 253-73.
- Pyne, Steven. "Environmental History without Historians," *Environmental History* 10, 1 (January 2005): 72-4.
- Rajan, S. Ravi. "The End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Some Question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3, 2 (June 1997): 245-52.
- Rakestraw, Lawrence. "Conservation Historiography: An Assessmen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41, 3 (August 1972): 271-88.
- Rangarajan, Mahesh.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South Asia: A Review Essay,"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2, 2 (June 1996): 129-43.
- Robin, Libby and Griffiths, Tom.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Australasia,"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 4 (November 2004): 439-74.
- Rome, Adam. "What Really Matters in History?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s on Modern America," *Environmental History* 7, 2 (April 2002): 303-18.
- (ed.). "What's Next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Anniversary Forum containing 29 short essays by scholars on future directions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10, 1 (January 2005): 30-109.
- Rothman, Hal. "A Decade in the Saddle: Confessions of a Recalcitrant Edit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7, 1 (January 2002): 9-21.
- Russell, Edmund. "Evolutionary History: Prospectus for a New Fie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8, 2 (April 2003): 204-28.
- Russell, Emily Wyndham Barnett. *People and the Land Through Time: Linking Ecology and Histo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chatzki, Theodore R. "Nature and Technology in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2 (December 2003): 82-93.



- Sellers, Christopher. "Thoreau's Body: Towards an Embodi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4, 4 (October 1999): 486-514.
- Simmons, Ian Gordon. *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 Culture, Environment,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1989.
- .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Sörlin, Sverker and Warde, Paul. "The Problem of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Re-Reading of the Field and Its Purpose," Centre for History and Economics,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See <www-histecon.kings.cam.ac.uk/envdoc/docs/turkku_keynote_warde_sorlin.pdf>.
- Star, Paul. "New Zeal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Question of Attitud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9, 4 (November 2003): 463-76.
- Steinberg, Theodore. "Down to Earth: Nature, Agency and Power i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3 (2002): 798-820.
- Stewart, Mart A. "Environmental History: Profile of a Developing Field," *History Teacher* 31 (May 1998): 351-68.
- . "If John Muir Had Been an Agraria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West and South,"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1, 2 (May 2005): 139-62.
- Steyn, Phia. "A Greener Past? An Assessment of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iography," *New Contree* 46 (November 1999): 7-27.
- . "The Greening of Our Past? An Assessment of South Af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iography" (November 13, 2000). Se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Serie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html>.
- Stine, Jeffrey K. and Tarr, Joel A. "At the Intersection of Histories: Techn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Culture* 39 (October 1998): 601-40.
- Stoll, Mark (ed.).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Serie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html> (or access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website under "Resources").
- Stroud, Ellen. "Does Nature Always Matter? Following Dirt Through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42 (December 2003) 75-81.
- Sutter, Paul. "What Can U.S.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Learn from Non-U.S. Environmental Historiography?" *Environmental History* 8, 1 (January 2003): 109-29.



- Tarr, Joel A. "Urban Histor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November 30, 2000). See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iography Serie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www.h-net.org/~environ/historiography/historiography.html>.
- Tate, Thad W. "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981): 8-10.
- Taylor, Alan. "Unnatural Inequalitie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1, 4 (October 1996): 6-19.
- Terrie, Philip G. "Recent Work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merican Studies International* 27 (1989): 42-63.
- Uekoetter, Frank. "Confronting the Pitfalls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Argument for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4, 1 (February 1998): 31-52.
- Weiner, Douglas R. "A Death-Defying Attempt to Articulate a Coherent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10, 3 (July 2005): 404-20.
- White, Richard.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Historical Fiel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4 (August 1985): 297-335.
- . "Afterword, Environmental History: Watching a Historical Field Matur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0 (February 2001): 103-11.
- Williams, Michael. "The Relat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 (1984): 3-21.
- . "The End of Modern History?," *Geographical Review* 88, 2 (April 1998): 275-300.
- Winiwarter, Verena, et 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Europe from 1994 to 2004: Enthusiasm and Consolidation,"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 4 (November 2004): 501-30.
- Worster, Donald. "World Without Borders: The Internationalizing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Review* 6, 2 (Fall 1982): 8-13.
-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3 (1984): 1-19.
-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ted by Donald Wors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89-307.
- . "Nature and the Disorder of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8 (Summer 1994): 1-15.



—.“The Two Cultures Revisited: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2, 1 (February 1996): 3–14.

Worster, Donald, et al. “A Roundtable: Environmental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74, 4 (March 1990): 1087–147.



附录

J. 唐纳德·休斯著述一览

以下著述收录截止 2007 年 10 月,据 <http://portfolio.du.edu/dhughes>.

一 著 作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Part of the series, *What is History?* London: Polity Press, 2006.

The Mediterranea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art of the series, *Nature and Human Societies.*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05.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London: Routledge, 2001. Paperback edition 2002. Japanese translation, 2004. Swedish translation in preparation.

The Face of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World History. Edited by J. Donald Hughes.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0. Contains two articles by the editor, "Ecological Process and World History," pp. 3-21, and "Biodiversity and World History," pp. 22-46, and five essays by other authors.

Pan's Travai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the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aperback edition, 1996.

Ecology in Ancient Civilizations. Albuquerque, NM: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1975. Spanish translation: *La Ecología en las Civilizaciones Antiguas*, Mexico City: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2. Korean translation: *Go-dae Mun-myung-ui Hwan-kyung-sa*, Seoul: Science Books Co., 1998.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Essays from the Earthday X Colloquium, University of Denver, April 21-24, 1980. Edited by Robert C. Schultz and J. Donald Hughes.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1. Includes an article by the editors, "The Humanities and the Problems of Human Ecology," pp. 1-22.

North American Indian Ecology. El Paso, TX: Texas Western Press, 1996. Second edition of *American Indian Ecology*, first published in 1983.

American Indians in Colorado. Boulder, CO: Pruett Press, 1977. Second edition, 1987.

In the House of Stone and Light: Introduction to the Human History of Grand Canyon. Grand Canyon, AZ: Grand Canyon Natu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978. (Winner of the National Park Cooperating Associations Book Award, 1977-78). Reprinted 1985, 1988, 1991, 1997.

The Story of Man at Grand Canyon. Grand Canyon, AZ: Grand Canyon Natural History Association and National Park Service, 1967.

二 论文和著作章节

"Hunting in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in *A Cultural History of Animals in Antiquity*, edited by Linda Kalof.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Oxford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Ltd.), 2007, pp. 47-70.

"Women Warriors: The Environment of Myth." *Environmental History* 12 (April 2007): 316-318. A review essay of the motion picture films, "The Land Has Eyes" and "The Whale Rider."



-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Roman Economy and Social Structure: Augustus to Diocletian,” in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World-System History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edited by Alf Hornborg, J. R. McNeill, and Joan Martinez-Allier. Lanham, MD: Altamira Pres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7, pp. 27-40.
-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A Companion to the Classical Greek World*, edited by Konrad H. Kinzl.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pp. 227-244.
- “The Mosaic of Culture and Nature: Organization of Space in an Inhabited Cosmos,” *Nature and Culture* 1, No. 1 (Spring 2006): 1-9.
- “Nature and Culture in the Pacific Islands,” *Leidschrift: Historisch Tijdschrift* (University of Leiden, Netherlands) 21, No. 1 (April 2006): 129-143. (Special issue: “Culture and Nature: History of the Human Environment”).
- “Egypt-Ancient,” “Greece-Classical,” and “Roman Religion and Empire,” in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Nature*, 2 vols., edited by Bron R. Taylor and Jeffrey Kaplan. London: Continuum, 2005. Vol. I, pp. 575-577, 716-718; Vol. II, pp. 1412-1414.
-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Long View,” *Globalizations* 2, No. 3 (December 2005): 293-308.
- “Resuming the Dialogue with Ishmael,” *Environmental History* 10, No. 4 (October 2005): 705-707.
- “Scenery versus Habitat at the Grand Canyon,” in *A Gathering of Grand Canyon Historians: Ideas, Arguments, and First-Person Accounts*, edited by Michael F. Anderson. Grand Canyon, AZ: Grand Canyon Association, 2005, pp. 105-110.
- “The Greening of World History,” in *Palgrave Advances in World Histories*, edited by Marnie Hughes-Warrington. Houndmills (UK) and New



-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 238-255.
- “Green or Environmental Movements,” in *Berkshir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 5 vols, edited by William H. McNeill, Jerry H. Bentley, David Christian, David Levinson, J. R. McNeill, Heidi Roupp, and Judith P. Zinsser. Great Barrington, MA: Berkshire Publishing Group, 2005. Vol. 3: 866-870.
- “Groves, Goddesses and Guarded Ground: Cross Cultural Comments on Sacred Space,” *EMCBTAP-ENVIS Newslette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apacity Building Technical Assistance Project-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System, CP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entre, Chennai, India) 2, No. 2 (October-March 2004): 2-7.
- “Preface: Beginning with Rome,” (Special issue, “The Nature of G. P. Marsh: Tradition and Historical Judgement”)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10, No. 2 (May 2004): 123-125.
-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sta de Historia Actual* (*Contemporary History Review, Spain*) 1, No. 1 (2003): 23-30.
- “Aristotle,” “Egypt, Ancient,” “Lucretius,” “Mediterranean Basin”, and “Theophrastus,” in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3 vols., edited by Shepard Krech III, J. R. McNeill, and Carolyn Mercha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Vol. I, pp. 64-65, 423-426; Vol. II, pp. 794, 822-826; Vol. III, pp. 1199-1200.
- “Europe as Consumer of Exotic Biodiversity: Greek and Roman Times,” (Theme issue, “The Native, Naturalized and Exotic—Plants and Animals in Human History”) *Landscape Research* (UK) 28, No. 1 (January 2003): 21-31.
- “Global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Forum on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70, No. 1 (February 2001): 91-101.



- “Sacred Groves and Conservation: 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Traditional Reserves in the Mediterranean Area and in South India,” by M. D. Subash Chandran and J. Donald Hughes,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UK) 6, No. 2 (May 2000): 169-186.
- “Dream Interpretation in Ancient Civilizations,” *Dreaming* 10, No. 1 (March 2000): 7-18.
- “Ramesses III and the Harem Conspiracy,” *The Ostrakon: The Journal of the Egyptian Study Society* (Denver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1, No. 1 (Spring 2000): 2-7.
- “Paraisos no Mundo Antigo: Dos Bosques Sagrados às Ilhas Afortunadas” (“Paradises in the Ancient World: From Sacred Groves to the Isles of the Blessed”), in *História e Meio-ambiente: O Impacto da Expansão Europeia*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Impact of European Expansion*), edited by Alberto Vieira, Funchal, Madeira, Portugal, Centro de Estudos de História do Atlântico, Coleção Memórias 26, 1999, pp. 125-140.
- “Environmental History-World,” in *A Global Encyclopedia of Historical Writing*, 2 vols., edited by David R. Woolf,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8, Vol. 1, pp. 288-291.
- (1) “Sacred Groves Around the Earth: An Overview,” by J. Donald Hughes and M. D. Subash Chandran; (2) “Sacred Grove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Area: Early Conservation of Biological Diversity,” by J. Donald Hughes; (3) “Sacred Groves of the Western Ghats of India,” by M. D. Subash Chandran, Madhav Gadgil, and J. Donald Hughes, in *Conserving the Sacred for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edited by P. S. Ramakrishnan, K. G. Saxena, and U. M. Chandrashekara. UNESCO. Enfield, NH: Science Publishers Inc., and New Delhi and Calcutta: Oxford & IBH Publishing Co. Pvt. Ltd., 1998, (1) 69-86, (2) 101-



122; (3) 211-232.

- “Early Ecological Knowledge of India from Alexander and Aristotle to Arrian,” in *Nature and the Orien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Richard H. Grove, Vinita Damodaran, and Satpal Sangwan.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0-86.
- “The Sacred Groves of South India: Ecology,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nd Religious Change,” by M. D. Subash Chandran and J. Donald Hughes, *Social Compass* (Brussels) 44, No. 3 (September 1997): 413-427.
- “Ancient Forests: The Idea of Forest Age in the Greek and Latin Classics,” in *Australia's Ever-Changing Forests III: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alian Forest History*, edited by John Dargavel. Canberra: 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7, pp. 3-10.
- “Francis of Assisi and the Diversity of Creation,” *Environmental Ethics* 18, No. 3 (Fall 1996): 311-320.
- “The Hunters of Euboea: Mountain Folk in the Classical Mediterranean,”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6, No. 2 (May 1996): 91-100.
-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of Indian Biota on Ecological Thought,” *Indian Journal of History of Science* 30, No. 1 (1995): 1-12.
-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as Narrative Themes of World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9 (Spring 1995): 1-16.
- “Grand Canyon” and “John Wesley Powell,” in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ism: An Encyclopedia*, edited by Robert Paehlke.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5; pp. 306-7, 532-3.
- “Forestry and Forest Economy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in the Tim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Sources,” in *Evaluation of Land Surfaces Cleared from Forests in the Mediterranean Region*



- During the Time of the Roman Empire*, edited by Burkhard Frenzel. Stuttgart: Gustav Fischer Verlag, 1994 (*Paläoklimaforschung / Palaeoclimate Research*; Vol. 10: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 "European Palaeoclimate and Man," Special Issue 5), pp. 1-14.
- "Images of Nature: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The Maine Scholar* 7 (Autumn 1994): 189-196.
- "The Integrity of Nature and Respect for Place," in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Place: Human Environment and Sacrality; Essays Dedicated to Yi-Fu Tuan*, edited by Rana P. B. Singh. *National Geographical Journal of India* 40 (1994). Varanasi: Nation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India, Pub. 41, 1994, pp. 11-19.
- "Les Grecs, l'Orient et le savoir Écologique (The Greeks, the East, and Ecological Knowledge)," *Écologie Politique* (France) 8 (Autumn 1993): 87-99.
- "Great Kivas of the American Southwest," *Architecture et Comportement: Architecture and Behaviour* (Switzerland) 9, No. 2, Special Issue: Lay-out of Sacred Places (1993): 177-190.
- "Early Ecological Knowledge of India," in *Indian Forestry: A Perspective*, edited by Ajay S. Rawat. New Delhi: Indus Publishing Co., 1993, pp. 13-28.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in Ancient Egypt," *Agricultural History* 66 (Spring 1992): 12-22.
- "The Psychology of Environmentalism: Healing Self and Nature," *The Trumpeter: Journal of Ecosophy* (Canada) 8 (Summer 1991): 113-117.
- "Spirit of Place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Power of Place: Sacred Ground in Natural and Human Environments*, edited by James A. Swan. Wheaton, IL: Quest Books, 1991, pp. 15-27.
- "The Integrity of Creation," in *Peril of the Planet: Ecology and Western*



Religious Traditions, edited by Alice G. Knotts. Denver: Institute for Interfaith Studies of the Center for Judaic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Denver, 1990, pp.25-41.

“Artemis: Goddess of Conservation,” *Forest and Conservation History* 34 (October 1990): 191-197.

“Dreams and Dream Imagery in 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 in *Historical and Psychological Inquiry*, edited by Paul H. Elovitz.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sycho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90, pp.342-357.

“Mencius’ Prescriptions for Ancient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nvironmental Review* 13 (Fall/Winter 1989): 15-27.

“Euclid,” “Hero of Alexandria,” “Hipparchus,” and “Theophrastus,” in *Great Lives from History: Ancient and Medieval Series*, edited by Frank N. Magill. 5 volumes. Pasadena, CA: Salem Press, 1988; Vol. 2, 694-697, 954-957; Vol. 3, 988-992; Vol. 5, pp.2132-37.

“Theophrastus as Ecologist,” in *Theophrastean Studies* [*Rutgers Studies in Classical Humanities, Vol. 3*], edited by William W. Fortenbaugh and Robert W. Sharpl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pp.67-75.

“Land and Sea,” in *Civilization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Greece and Rome*, edited by Michael Grant and Rachel Kitzinger. 3 vol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8. Vol. I, pp.89-133.

“Forests and Cities in the Classical Mediterranean,” in *Perspectives in Urban Geography*, edited by C. S. Yadav. Vol. 10, “Morphology of Towns.” New Delhi, India: Concept Publishing Co., 1988, pp.203-23.

“Human Ecology in History: The Search for a Sustainable Balance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Journal of the Washington Academy of Sciences* 77 (December 1987): 109-112.

“The View from Etna: A Search for Ancient Landscape Appreciation,” *The*



- Trumpeter: Journal of Ecosophy* (Canada) 4 (Fall 1987): 7-13.
- "The Dreams of Xenophon the Athenian,"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 14 (Winter 1987): 271-282.
- "Dream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in *The Variety of Dream Experience*, edited by Montague Ullman and Claire Limmer. New York: Continuum, 1987, pp. 266-278.
- "Storici e Storia Ambientale"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Quaderni Storici* (Italy), Nuova Serie 62, No. 2 (August 1986): 505-512.
- "How Much of the Earth is Sacred Space?" by J. Donald Hughes and Jim Swan, *Environmental Review* 10 (Winter 1986): 247-259. Reprinted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edited by Susan J. Armstrong and Richard G. Botzler.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172-180; second edition, 1998, pp. 162-171.
- "Pan: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Classical Polytheism," in *Religion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edited by Eugene C. Hargrove. Athens, GA: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6, pp. 7-24.
- "An Ecological Paradigm of the Ancient City," in *Human Ecology: A Gathering of Perspectives*, edited by Richard J. Borden. College Park, MD: Society for Human Ecology, University of Maryland, 1986, pp. 214-220.
- "Theophrastus and the Mountain Forest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in *History of Forest Utilization and Forestry in Mountain Regions*, edited by Anton Schuler. *Beiheft zur Schweizerischen Zeitschrift für Forstwesen*, No. 74, Zürich, Switzerland, 1985, pp. 7-20.
- "The Dream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 12 (Fall 1984): 168-192.
- "Sacred Groves: The Gods, Forest Protection, and Sustained Yield in the



- Ancient World," in *History of Sustained-Yield Forestry: A Symposium*, edited by Harold K. Steen. Durham, NC: Forest History Society, 1984, pp. 331-343.
- "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 in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st and Conservation History*, edited by Richard C. Davis. New York: Macmillan, 1983, pp. 272-274.
- "How the Ancients Viewed Deforestation,"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10 (Winter 1983): 437-445.
- "Gaia: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Chthonic Perspective," *Environmental Review* 6 (December 1982): 92-104. Reprinted in *The Ecologist* (U. K.) 13 (1982): 54-60. Reprinted in short version in *Omnibus* (U. K.) 8 (1984): 15-18, and again in a special issue (Autumn, 1991): 60-63. Reprinted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dited by Kendall E. Baile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5, pp. 64-82.
- "Deforestation, Erosion, and Forest Management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by J. Donald Hugh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J. F. Thirgood, *Journal of Forest History* 26 (April 1982): 60-75. Reprinted in *The Ecologist* (U. K.) 12 (September 1982): 196-208.
- "Early Greek and Roman Environmentalists," in *Historical Ecology: Essays on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 edited by Lester J. Bilsky. Port Washington, NY: National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Kennikat Press, 1980, pp. 45-59. Reprinted in *The Ecologist* (U. K.) 11 (January 1981): 24-35.
-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the Pythagoreans," *Environmental Ethics* 2 (Fall 1980): 195-213.
- "Views of Climatic Chang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imate and History: Abstracts*,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



- a, U. K. (July 1979): 80-82.
- “Forest Indians: The Holy Occupation,” *Environmental Review* 1 (No. 2, 1977): 2-13.
- “Havasupai Traditions,” by Juan Sinyella,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Donald Hughes, *Southwest Folklore* 1 (Spring 1977): 35-52.
- “The Effect of Classical Cities on the Mediterranean Landscape,” *Ekistics* 42 (December 1976): 332-342.
- “Ecology in Ancient Greece,” *Inquiry* 18 (Summer 1975): 115-125.
- “The Deracialization of Historical Atlases: A Modest Proposal,” *The Indian Historian* 7 (Summer 1974): 55-56.
- “Two Civil War Poems from the Berry Papers,” *The Western Explorer* 4 (March 1967): 16-21.
- “Spanish Explorers of the Grand Canyon,” Part I, *The Western Explorer* 3 (August 1964): 34-40; Part II, *The Western Explorer* 4 (January 1966): 7-9.

三 专栏文章

- The following are parts of a series entitled “Ripples in Clio’s Pond,” written in my role as columnist f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Journal of Socialist Ecology*. Clio is the Muse of History, and the pond recalls the well-known haiku of Bashō: “Frog leaps into ancient pond—sound of water.”
- “Palau: A Parabl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6, No. 2 (June 2005)
- “Social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in the Roman Empir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5, No. 3 (September 2004): 29-35.
- “The Looting of the Past in Iraq,”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5, No. 1



- (March 2004): 109-111.
- “Easter Island: Model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4, No. 2 (June 2003): 77-84.
- “An Environmental Historian Looks at the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3, No. 4 (December 2002): 51-62.
- “The Top Ten” (events in 20th centu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3, No. 3 (September 2002): 119-124.
- “Sightseeing vs Biophilia at the Grand Cany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2, No. 4 (December 2001): 123-130.
- “Island Trajectories,”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2, No. 3 (September 2001): 119-124.
- “New Zealand: The Maori and Island Resources,”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2, No. 1 (March 2001): 115-120.
- “The Dams at Aswan: Doe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form Decisions?”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1, No. 4 (December 2000): 73-81.
- “On Resigning from the Community of Lif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1, No. 2 (June 2000): 129-136.
- “The European Biotic Invasion of Aztec Mexico,”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1, No. 1 (March 2000): 105-112.
- “Conservation in the Inca Empir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0, No. 4 (December 1999): 69-76.
- “The Serengeti: Reflections on Human Membership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0, No. 3 (September 1999): 161-167.
- “Darwin in the Galápagos,”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0, No. 2 (June 1999): 107-114. Translation, “Darwin en las Galápagos,” *Ecología Política* (Spain) 19 (Primero Semestre 1999).
- “The Classic Maya Collaps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0, No. 1



- (March 1999) : 81-89.
- “Bryansk: The Aftermath of Chernobyl,”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9, No. 4 (December 1998) : 95-101.
- “Medieval Florence and the Barriers to Growth Revisited,”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9, No. 3 (September 1998) : 133-140.
- “A Sense of Plac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9, No. 2 (June 1998) : 91-96.
- “The Preindustrial City as Ecosystem,”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9, No. 1 (March 1998) : 105-110.
- “Sacred Groves and Community Powe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8, No. 4 (December 1997) : 99-105.
- “Mencius, Ecologist,”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8, No. 3 (September 1997) : 117-121.
- “Rome’s Decline and Fall: Ecological Mistakes?”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8, No. 2 (June 1997) : 121-125.
- “Ancient Egypt and the Question of Appropriate Techn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8, No. 1 (March 1997) : 125-130.
- “Now That the Big Trees Are Dow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7, No. 4 (December 1996) : 99-104.
- “Classical Athens and Ecosystemic Collapse,”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7, No. 3 (September 1996) : 97-102.
- “Bali and the Green Witch of the West,”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7, No. 2 (June 1996) : 139-145.
- “Medieval Florence and the Barriers to Growth,”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7, No. 1 (March 1996) : 63-68.



四 教学大纲

“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16, No. 1 (Spring 1992): 16-19.

“Ancient Dreams and Dream Interpret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in *Ancient History*, edited by Sarah B. Pomeroy and Stanley Burstein, in the series, “Selected Reading Lists and Course Outlines from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w York: Markus Wiener Publishing, 1984. Second edition, 1986, pp. 135-138, pp. 167-170.

“Human Ecology in History,” *Environmental Review* 8, No. 4 (Winter 1984): 312-313.

五 其他文章

“The Looting of the Past in Iraq,” *Clio's Psyche* 10, No. 3 (December 2003): 97-99.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Australian Forest History Society Newsletter* 14 (December 1996): 2-5. Also published as “Whither Environmental History,” *ASEH News* 8, No. 3 (Autumn 1997): 1-3.

“The Unspoiled Continent,” in *This Sacred Earth: Religion, Nature, Environment*, edited by Roger S. Gottlieb.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p. 131-146. (Reprint of Chapter 1, *American Indian Ecology*.)

“Some Reflections on Environmentalist Psychology,” *Clio's Psyche* 1 (September 1994): 4-5.

“The Ancient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edited by Susan J. Armstrong and Richard G. Botzler. New York: McGraw-Hill, 1993, pp. 167-171; second edition, 1998, pp. 157-161. (Reprint of Chapter 13, *Ecology in Ancient Civilizations*.)
- “Metakuyase,” *The Trumpeter* 8 (Fall 1991): 184-185.
- “Early Civilization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ume I: Pre-History Through the Reformation*, edited by William Hughes. Guilford, CT: Annual Editions, Dushkin Publishing Group, 1991, pp. 25-29. (Reprint of Chapter 3, *Ecology in Ancient Civilizations*.)
- “Ares: A Masculine Myth of the War God,” *Men’s Council Newsletter* (Boulder, CO) 2 (July 1989).
- “The Birth of Civilization,” “The Age of Iron,” “Greece and Rome,” “The World Religions,” and “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in *The World: A Television History. Study Guide*, edited by Robert E. Roeder.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pp. 16-52.
- “The Ancient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National Parks and Conservation Magazine* 49 (October 1975): 16-17.



索引

A

- Aborigines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 67,68
accumulation 积累 83,102
Acot, Pascal 帕斯卡尔·埃克特 59
advocacy, environmental 环境鼓吹 29,
40,95,96,97
Aegean Sea 爱琴海,20
Africa 非洲 5,13,24,25,27,51,53,55,
57,71—2,84,86,90,108,121,122
Aganashini River 阿加纳西尼河 112
Agnoletti, Mauro 莫洛·阿格诺里迪 63
agricultural history 农业史 2,6,36,48,
49,63
Agr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农业史学会
49
Ahu Tongariki 阿胡同加里基 82
Alaska 阿拉斯加 42
Alps 阿尔卑斯山 35
Amboseli National Park 安波塞利国家公
园 72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美国地理学
会 25
Americ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美国环境史学会 7,16,40,49,50,54,
55,73,95,123
Amphipolis 安菲玻里 20
ancient world 古代世界 18—26,74—5
Anderson, David 大卫·安德森 71
Anker, Peder 佩德·安克尔 89
Annales school 年鉴学派 32,33,58,59
Antarctica 南极 12,120
anthropology 人类学 8,11,98,115
aqueducts 渡槽 30
archaeology 考古学 120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89
Arnold, David 大卫·阿诺德 64
Artemis 阿尔忒弥斯 19
Asia 亚洲 16,21,51,57,64,65,66,70,
85
Aswan dams 阿斯旺水坝 62
Athens, Athenians 雅典;雅典人 20,63,
120
Athos, Mount 阿托斯山 20
atmosphere 大气 4,6,77
Attica 阿提卡 20,21,120
Australasia 澳大拉西亚 53,67—70
Australia 澳大利亚 9,53,55,67—8,70,
80,84,90,106,122,123
Austral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Network



- 澳大利亚环境史网络 123
 Australian Forest History Society 澳大利亚
 森林史学会 68,123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 122
 Austria 奥地利 53,54,59
B
 Badré, Louis 路易斯·巴德里 59
 Bahn, Paul 保罗·巴恩 71
 Bailey, Robert C. 罗伯特·贝利 87
 Baker, Alan H. R. 阿兰·贝克尔 125
 Balfour, Edward Green 爱德华·格林·贝
 尔弗 29
 Bali 巴厘岛 70
 Banaras (Benares) 巴纳拉斯(贝拿勒斯)
 64,65
 Bao Maohong 包茂宏 66
 Barbados 巴巴多斯岛 87
 Barong 巴龙 70
 Bates, Marston 马斯顿·贝茨 78
 Bedouins 贝都因人 25
 Beinart, William 威廉·贝纳特 71
 Belgium 比利时 54,60
 Belich, James 詹姆斯·贝里奇 69
 Bender, Helmut 赫尔穆特·本德 74
 Benson, W. Todd 托德·本森 44
 Bernard of Clairvaux 圣伯尔纳 26
 Bernhardt, Christoph 克里斯托弗·伯恩
 哈特 59
 Bess, Michael 迈克尔·贝丝 59
 Beverly Hills 比华利山庄 87
 Bevilacqua, Piero 皮耶罗·贝维勒库亚
 63
 Bilsky, Lester 莱斯特·比尔斯基 66,84
 Binnema, Theodore 西奥多·宾内玛 55
 biodiversity 生物多样性 2,6,33,84,
 103,108,125
 biography 传记 36,44
 biology 生物学/生物 8,80,110
 bison 美洲野牛,42
 Bloch, Marc 马克·布洛赫 32
 Blum, Elizabeth D. 伊丽莎白·布鲁姆
 47
 Bocking, Stephen 斯蒂芬·博金 56
 Bonnifield, Paul 保罗·邦尼菲尔德 42
 Bonyhady, Tim 蒂姆·伯尼哈迪 68
 Boomgaard, Peter 彼得·鲍姆加特 65
 Borneo (Kalimantan) 婆罗洲(加里曼丹)
 97
 Borobudur 婆罗浮屠 2
 botanical gardens 植物园 28,89
 Bouchier, Nancy 南希·鲍彻 56
 Bowlus, Charles R. 查尔斯·鲍鲁斯 74
 Boyden, Stephen 史蒂芬·博伊登 80
 Brailovsky, Antonio E. 安东尼奥·布雷
 罗夫斯基 74
 Bramwell, Anna 安娜·布拉姆维尔 59
 Braudel, Fernand 费尔南·布罗代尔
 32,33,34,58,112



- Brazil 巴西 3, 53, 55, 73, 74, 90, 100, 107, 127
- bread 面包 120
- Brimblecombe, Peter 彼得·布林布尔库姆 57, 58
- Britain 英国 16, 51, 54, 55, 57—8, 64, 67, 89, 90, 122
- British Columbia, University of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55
- British Library 大英图书馆 122
- Brooking, Tom 汤姆·布鲁金 67, 68
- Brown, John Croumbie 约翰·克伦别·布朗 51
- Brundtland Commission Report 布伦特兰委员会的报告 91
- Bullard, Robert D. 罗伯特·布拉德 46
- Bulle Goyri, Alfonso 阿方索·布尔·高伊里 73
- C**
- Cairo 开罗 24, 106
-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43, 70, 87, 122
-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加州大学 40, 50, 54, 127
-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剑桥大学 122, 127
- Canada, Canadians 加拿大; 加拿大人 45, 51, 53, 54, 55-6, 74, 90
- Cantillon, Richard 理查德·坎蒂隆 28
-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42, 43, 102, 105
-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 54
- Carruthers, Jane 简·卡鲁瑟斯 71, 72
- Carson, Rachel 雷切尔·卡逊 39, 44
- Cassiodorus 卡西奥多鲁斯 26
- Castillo, Alicia 艾尔西亚·卡斯蒂罗 73
- Castonguay, Stéphane 斯蒂芬妮·卡斯顿瓜伊 56
- Castro Herrera, Guillermo 吉勒尔莫·卡斯特罗·赫雷拉 73
- cattle 牛 22, 65
- Catton, William, Jr. 小威廉·卡顿 10
- Center fo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大西洋历史研究中心 63
- Chaikovsky, Yuri 尤里·柴可夫斯基 61
- Chandran, M. D. Subash 萨巴什·钱德兰 65
- Chappell, John 约翰·查佩尔 87
- charcoal 木炭 87, 107, 120
- Charles University (Prague) 查尔斯大学(布拉格) 61
- Chew, Sing C. 辛·丘 83
- Chile 智利 70, 73, 82
- China, Chinese 中国; 中国人/中国的 7, 18, 21, 22, 24, 57, 66, 70, 86, 90, 108, 109, 127
- Chipko 抱树运动 91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12, 57, 59, 100
- Cicero 西塞罗 24
- Cioc, Mark 马克·乔克 57, 59, 60



- cities 城市 6, 14, 19, 20, 26, 27, 30, 39, 46, 64, 83, 87, 107, 121
- Clapp, B. W. B. W. 克拉普 58
- Clark, William C. 威廉·克拉克 79
- Cleghorn, Hugh 休·克莱格霍恩 51
- Cleomenes of Sparta 斯巴达的克列欧美涅斯 20
- climate 气候 4, 12, 13, 21, 24, 26, 27, 29, 31, 33, 34, 35, 59, 60, 66, 80, 85, 87, 97, 120
- coal 煤 87, 92, 108
- Coates, Peter 彼得·科茨 55
- Coggins, Chris 克里斯·科格金 66
- Cohen, Michael 迈克尔·科恩 44, 46
- collapse of societies 社会的崩溃 80—2
- Colombijn, Freek 弗里克·科隆宾 65
-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4, 20, 28, 55, 67, 73, 95, 111
- Colten, Craig E. 克雷格·科尔滕 121, 125
- communities: 群落/共同体
- animal and plant 动植物群落 15, 33
 - biotic 生物群落 14, 15
 - ecology 群落生态学/生态 14, 118
 - historical 史学界 40, 75, 96
 - human 人类社会 15, 31, 84, 111, 117
 - life 生命群落 14, 83, 109
 - local 地方社区 75, 103, 105, 106
 - natural 自然群落 15
 - scholarly 学术界/群体 37, 61, 63, 76, 113, 117
- world 世界群落 9
- Confucius 孔子 21, 22
- Connors, Libby 利比·康纳斯 68
- conservation 资源保护/保护 6, 23, 24, 29, 36, 37, 38, 39, 44, 50, 59, 60, 61, 62, 68, 71, 72, 90, 93, 109, 118, 122
- Conservation Library 资源保护资料库 122
- Copenhagen 哥本哈根 112
- coral reefs 珊瑚礁 112, 119
- Corvol, Andrée 安德里·科沃尔 59
- Costanza, Robert 罗伯特·康斯坦萨 93
- Cowdrey, Albert E. 阿尔伯特·考德里 44
- Cox, Thomas R. 托马斯·考克斯 50
- Cronon, William 威廉·克罗农 1, 43, 75, 96, 98, 115, 127
- Crosby, Alfred W. 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 5, 10, 11, 37, 41, 49, 69, 74, 75, 79, 88, 90, 127
- Cruikshank, Ken 肯·克鲁克香克 56
- Cuba 古巴 53, 55, 73
- cultural ecology 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 115, 117
- Curitiba 库里提巴市 107
- Cutright, Paul 保罗·卡特赖特 44
- Czech Republic 捷克 54, 57, 61, 123
- D**
- Dagenais, Michelle 米歇尔·达格奈斯



56
Daly, Herman 海曼·达里 10,93
Damodaran, Vinita 维尼塔·达莫达兰
64
Daphne Major 大达芙尼岛 110
Darby, H. C. H.C. 达比 58
D'Arcy, Paul 保罗·达尔希 70
Dargavel, John 约翰·达加维尔 67,68,
70
dark ages 黑暗时代 84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110,
111
database 资料库 57
Davis, Mike 麦克·戴维斯 46
Davy, L. L. 戴维 59
Dean, Warren 瓦伦·迪安 3,74,100,
127
Decker, Jody 乔迪·德克尔 55
declensionist narratives 衰败论叙述 83,
99,100,101
deep ecology 深层生态学 91
deforestation 森林滥伐/森林砍伐 2,6,
21,22,24,27,28,29,33,34,62,64,81,
84,87,90
Delphi 特尔斐 19
demography 人口学 79,104
Demosthenes 德谟斯提尼 20
dendrochronology 树木年代学 120
Denmark 丹麦 54,60
Denver Public Library 丹佛公共图书馆

122
desertification 沙漠化 6,62,63
deserts 沙漠 13,25,26
development 发展 4,5,7,35,44,48,55,
86,89,90,91,92,93,108,109
Diamond, Jared 贾雷德·戴蒙德 5,71,
80,81,96,98,110,127
Diana 狄安娜 19
diseases 疾病 4,5,21,42,55,63,79,97,
99,121
Dominican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81
Dominick, Raymond 雷蒙德·多米尼克
60
Dorsey, Kurkpatrick 库克帕特里克·多尔
西 56
Dovers, Stephen 斯蒂芬·多弗斯 9,67
Drayton, Richard 理查德·德雷顿 89
Drouin, J. M. J.M. 德劳因 59
Duby, Georges 乔治·杜比 32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 50,122
Dunlap, Riley 瑞雷·邓拉普 10
Dunlap, Thomas R. 托马斯·邓拉普
51,90
Dust Bowl 尘暴 42,117

E

Earle, Carville 卡维尔·厄尔 44
early modern period 近代早期 27—32
Earth Day 地球日 39
Earth First! 地球第一! 91



- East Asia 东亚 66—7, 85
- Easter Island (Rapa Nui) 复活节岛(拉帕努伊) 71, 81, 82
- ecofeminism 生态女性主义 59, 91
- ecology 生态/生态学 7, 8, 9, 10, 11, 13, 14, 39, 44, 56, 59, 61, 64, 78, 79, 89, 90, 91, 95, 97, 100, 110, 115, 116, 117, 121, 125
- ecology, community 群落生态学 14
- Ecology, Demography and Economy in Nusantara (EDEN) “马来群岛的生态、人口和经济” 65
- economics 经济学/经济 10, 11, 15, 17, 59, 115, 116
- ecosphere 生物圈 92
- ecosystems 生态系统 3, 4, 14, 28, 48, 67, 77, 81, 83, 84, 102, 108, 109, 116, 117, 118
- education 教育 39, 45, 91, 104
- Einstein, Albert 爱因斯坦 92
- elephants 象/大象 66, 88, 108
- El Niño* (ENSO) 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 13, 87—8
- Elvin, Mark 伊懋可 66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 62
- endangered species 濒危物种 6, 45, 109
- energy 能源/精力/能量 4, 6, 21, 26, 46, 78, 85, 88, 92, 103, 107, 108, 126
- England, English 英格兰; 英国人/英国/英文 27, 43, 44, 51, 58, 59, 60, 63, 74, 83, 87, 90
-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环境与历史》 54, 56, 67, 72
-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环境决定论 5, 20, 32, 80, 94, 97, 98
- environmental ethics 环境伦理学 40
- environmental history, 环境史
definition 定义, 1—17; issues and directions 问题与方向 94—113; methodology 方法 9, 114—18, 122; practice of 实践 114—26; themes 主题 3, 4, 9, 18, 37, 40, 49, 51, 54, 55, 78, 81, 83, 103, 125, 126
- Environmental History* 《环境史》 7, 40, 50, 72, 102
-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环境史评论》 40, 49
- environmental law 环境法典/环境法 11, 39, 46, 107
- Environmental Review* 《环境评论》 40, 54
- environmentalism 环保主义 36, 44, 47, 59, 60, 62, 90, 94, 99, 103
- erosion 侵蚀/腐蚀 6, 21, 28, 31, 34, 42, 44, 62, 72, 84, 92, 99, 120
- Europe, Europeans 欧洲; 欧洲人/欧洲的 4, 5, 7, 11, 12, 21, 26, 28, 30, 33, 37, 41, 42, 43, 50, 51, 53, 54, 55, 56—62, 63, 67, 71, 72, 74, 75, 79, 82, 85, 86, 90, 96,

- 99, 100, 104, 107, 108, 120, 122, 124
-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欧洲环境史学会 57, 61, 63, 73, 122, 123, 124
- Evans, Clint 克林特·埃文斯 55
- Evenden, Matthew 马修·埃文登 55
- evolution 进化/演进 4, 14, 33, 109, 110, 118
- evolutionary history 进化的历史 109
- F**
- Falter, Juergen W. 法尔特 60
-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59
- Febvre, Lucien 吕西安·费弗尔 32, 33, 58
- Fernández, Isabel 伊莎贝尔·费尔南德兹 73
- finches, Darwin's 达尔文的鸣雀 110, 111
- Finland 芬兰 53, 54, 57, 60—1
- fishes 鱼 23, 24, 112
- fishing 渔业/捕捞 6, 49, 78, 112, 123
- Flader, Susan 苏珊·弗莱德 44
- Flannery, Tim 蒂姆·弗兰纳里 53, 67
- Flenley, John 约翰·弗伦里 71
- Florence 佛罗伦萨 57, 63, 123
- Foguelman, Dina 迪纳·福格尔曼 74
- forest history 森林史 6, 36, 48, 50, 59, 64, 66, 67, 68, 86
- Forest History Society 森林史学会 50, 68, 122, 123, 124
- Forest Products History Association 林业产品协会 50
- forestry 林业 6, 24, 59, 64, 65, 107
- forests 森林/山林/林区 2, 4, 6, 13, 20, 21, 22, 23, 24, 26, 27, 29, 31, 32, 34, 36, 38, 39, 48, 50, 59, 60, 61, 63, 64, 66, 67, 68, 69, 70, 86, 87, 90, 92, 97, 100, 103, 106, 107, 108, 120, 122, 125
- Forkey, Neil 尼尔·福尔克 55
- fossil fuels 矿物燃料 2, 7, 85, 87, 108
- fountain grass 羽绒狼尾草 121
- Fox, Stephen 斯蒂芬·福克斯 44
- France, French 法国;法国的/法语 12, 19, 28, 30, 32, 33, 53, 54, 56, 58-9, 89, 93, 107
- Franghiadis, Alexis 亚历克西斯·弗朗吉亚蒂斯 63
- free trade 自由贸易 93, 105
- French Forest Ordinance 《法国森林管理条例》 107
- French, Hilary 希拉里·弗伦奇 93
- G**
- Gadgil, Madhav 马德哈夫·加吉尔 54, 64, 65, 101
- Gaia 盖娅 47
- Galápagos Archipelago 加拉帕哥斯群岛 110, 111
- Gallant, Thomas W. 托马斯·加伦特 74



- Ganges River 恒河 65
- garbage removal 垃圾清除 106,107
- García Latorre, Jesus 吉泽斯·加西亚·拉特里 63
- García Latorre, Juan 胡安·加西亚·拉特里 63
- García Martínez, Bernardo 伯纳尔多·加西亚·马丁内兹 73
-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105
- Geographical Review 《地理学评论》 125
- geography, historical 历史地理学 9,51, 57,61,64,68,75,95,115,121
- geology 地质学家/地质学/地质 4,95, 120
- George Town (Australia) 乔治镇(澳大利亚) 106
- Germany 德国 53,54,59—60,82,83
- Gibson, Clark 克拉克·吉普森 72
- giraffes 长颈鹿 72
- Glacken, Clarence 克拉伦斯·格拉肯 12,26,51
- Gligo, Nicolo 尼古拉·格利戈 73
-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全球环境史 61,79,82,86,88
- global warming 全球变暖 2,6,77,100
- gods, goddesses 神;女神 19,20,23
- Golley, Frank B. 弗兰克·戈尔雷 125
- González de Molina, Manuel 曼纽尔·冈萨雷斯·德·莫里纳 63
- González Jácome, Alba 艾尔巴·冈萨雷斯·杰克姆 73
- Goudie, Andrew 安德鲁·高迭 9,79
- Gowdy, John M. 约翰·高迪 71
- Graham, Otis 奥蒂斯·格雷厄姆 44, 105
- Granada 格拉纳达 24
- Grand Canyon 大峡谷 39,46,96
- Grant, Peter 彼得·格兰特 110
- Grant, Rosemary 罗兹玛丽·格兰特 110
- Great Plains 大平原 7,35,42,43,97,117
- Greece, Greeks 希腊;希腊人 5,15,18, 20,21,22,25,34,54,62,63-4,89,99, 119,120
- Green Party (Germany) 绿党(德国) 60
- Green, William 威廉·格林 9
- Greenland 格陵兰岛 12,81,120
- Griffiths, Tom 汤姆·格里菲斯 67,89
- Grove, A. T. A. T. 格罗夫 62
- Grove, Richard 理查德·格罗夫 13,27, 37,51,56,64,67,71,87,88
- Guha, Ramachandra 拉马昌德拉·古哈 54,64,75,90,101
- ## H
- habitat 栖息地 14,84,109.
- Haila, Yrjo 亚乔·海拉 60
- Haiti 海地 81,97
- Hall, Marcus 马库斯·霍尔 51



- Hard Rock Cafe 硬石咖啡馆 87
- Hardesty, Donald 唐纳德·哈迪斯蒂 10
- Harris, Douglas 道格拉斯·哈里斯 55
- Harvard University 哈佛大学 53,127
- Hatvany, Matthew 马修·哈特凡尼 55
- Havana 哈瓦那 73
- Hawai'i 夏威夷 90
- Hays, Samuel P. 塞缪尔·海斯 11,37, 38,39
- Headland, Thomas N. 托马斯·赫德兰 87
- Helsinki 赫尔辛基 61
- Henley, David 大卫·亨利 65
- H-Environment Discussion Network 环境史讨论网 124
- Heraclitus 赫拉克利特 87
- Herodotus 希罗多德 15,18,20
- Himalaya Mountains 喜马拉雅山 64
- Hinduism 印度教 29,65
-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底 5,20,25,127
- Hirt, Paul 保罗·赫特 44
- Hispaniola 伊斯帕尼奥拉岛 81
- Hoffmann, Richard 理查德·霍夫曼 56, 74
- Homer 荷马 92
- Horace 贺拉斯 99
- Horden, Peregrine 佩里格林·霍登 62
- Hoskins, W. G. W. G. 霍斯金斯 58
- Hughes, J. Donald J. 唐纳德·休斯 1, 8,62,74,83,84
- Hui of Liang, King 梁惠王/惠王 23,24
- humanistic inquiries 人文探索 8,9,11, 13,95,115,117
- Humboldt, Alexander von 亚历山大·冯·洪堡 49,51
- Hungary 匈牙利 61
- Hunt, Terry L. 特里·亨特 70
- hunting 打猎/狩猎 6,19,27,56,83,86, 108
- Huntington, Ellsworth 埃尔斯沃思·亨廷顿 51
- hurricanes 飓风 112,121
- Hutton, Drew 德鲁·赫顿 68
- Huxley, Julian 朱利安·赫胥黎 14
- Hymettos, Mount 依米托斯山 120
- I**
- Ibn Khaldun 伊本·赫勒敦 24,25
- Ibsen, Hilde 希尔德·易卜生 82
- India 印度 16,25,27,29,50,53,54,64-5,75,84,85,88,89,90,96,104,108, 112
- Indiana Dunes 印第安纳沙丘 96
- Indians, American 美洲印第安人:见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美洲土著印第安人
- indigenous peoples 本地民族 75,85
-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2,53,65—6,70, 90,108
- Indone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 Newsletter* 《印度尼西亚环境史通讯》
 65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58, 84,
 107
 insects 昆虫 110
 intellectual history 思想史 7, 11, 39
 interdisciplinary 跨学科 8, 9, 40, 41, 94,
 95, 125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Organizations 国际环境史组织
 联盟 (ICE-HO) 12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105
 International Union of Forest Research Or-
 ganizations 国际森林研究组织联盟
 124
 Internet 互联网 49
 Inuit 因纽特人 81
 iron 铁 92
 Isenberg, Andrew 安德鲁·埃森伯格 42
 Isidore of Seville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
 26
 Islam 伊斯兰教 24
 Isolationism 孤立主义 51
 Italy, Italians 意大利 27, 29, 51, 53, 54,
 57, 63
 ivory 象牙 72
J
 Jacobs, Wilbur R. 威尔伯·雅各布斯
 42
 Jainism 耆那教 29
 Jamison, Andrew 安德鲁·詹米森 60
 Japan 日本 66—7, 106
 Java 爪哇 2
 Jefferson, Thomas 托马斯·杰弗逊 29
 Jelecek, Leos 利奥斯·杰勒塞克 61
 Jimbaran 吉姆巴兰 70
 Johnson, Lyndon B. 林登·约翰逊 38
 Jordanes 约丹尼斯 26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世界史杂志》
 54
 Judd, Richard 理查德·贾德 44
K
 Kansas 堪萨斯 43, 122
 Karikan (Dark Forest) “黑森林” 25
 Karnataka 卡纳塔克邦 25, 112, 119
 Kates, Robert W. 罗伯特·凯茨 79
 Katrina, Hurricane “卡特里娜”飓风 121
 Kelm, Mary-Ellen 玛丽-埃伦·凯尔姆
 55
 Kelman, Ari 阿里·克尔曼 46, 121
 Kennedy, John F. 约翰·肯尼迪 38
 Kenya 肯尼亚 72
 Kew 丘园 89
 Khan, Farieda 法里达·卡恩 72
 King, Michael 迈克尔·金 69
 Kirch, Patrick V. 帕特里克·基尔希 70
 Kjaergaard, Thorkild 索基尔德·卡尔加



- 德 61
Kjekshus, Helge 海尔格·基耶克苏斯 71
Klein, Markus 马库斯·克莱恩 60
koa tree 寇阿相思树 121
Krivosheina, Galina 加里娜·克里沃谢娜 61
Kruger National Park 克鲁格国家公园 72
Kumaon University 库马恩大学 64
Kumar, Deepak 迪帕克·库马尔 64, 89
Kumta (India) 吉姆达(印度) 112
Kyoto Protocol 《京都议定书》 87
- L
- La Niña* 拉尼娜 87
Laakkonen, Simo 西莫·拉克奈 61
Ladurie, Emmanuel Le Roy 埃曼纽·勒华 拉杜里 12, 32, 34, 35, 58
Lamb, Hubert H. 胡伯特·拉姆 12
Lammi (Finland) 拉米(芬兰) 60
land management 土地管理 21, 45
Las Vegas 拉斯维加斯 47
Lascaux 拉斯科岩洞 92
Last Judgment 最后审判 100
Laszlovszky, Jozsef 乔斯泽夫·拉兹洛夫斯基 61
Latin America 拉丁美洲 55, 63, 72—4, 90, 96
Laures, Robert A. 罗伯特·劳勒斯 74
- Le Goff, Jacques 雅克·勒高夫 32
Leach, Helen 海伦·利奇 69
Lear, Linda 琳达·利尔 44
Leiden 莱登 65
Leopold, Aldo 奥尔多·利奥波德 15, 44
Levins, Richard 理查德·莱温斯 60
Leynaud, Emile 艾米莉·雷纳德 59
Liberia 利比里亚 90
libraries 资料馆/图书馆 50, 121, 122
Library of Congress 国会图书馆 122
Linnér, Björn-Ola 比约恩·奥拉·林奈 57, 104
Little Ice Age 小冰期 35, 85
Liu Tsui-jung 刘翠溶 66
local communities 地方社区 75, 103, 105, 106
London 伦敦 58, 87
Lonesome George 孤独的乔治 111
Loo, Tina 蒂纳·卢 56
Louvre 卢浮宫 19
Lowenthal, David 大卫·洛恩塔尔 44
Lund University 隆德大学 61
- M
- Maathai, Wangari 旺加里·马塔伊 90
MacDonald, Alan 艾伦·麦克唐纳 58
MacKenzie, John 约翰·麦肯齐 89
mad cow disease (BSE) 疯牛病(BSE) 63
Madeira 马德拉 63



- Maine, University of 缅因大学 122
- Malin, James 詹姆斯·马林 35,42,49
- Malthusianism 马尔萨斯人口论 103
-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 (UNESCO) “人与生物圈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7
- Manion, Annette 安妮特·马尼恩 80
- Manore, Jean 简·马诺尔 55
- Manski, Ernst-Eberhard 恩斯特-埃伯哈德·曼斯基 57
- Maori 毛利人 68,69
- Marks, Robert B. 马立博 7,66,86,127
- Marsh, George Perkins 乔治·帕金斯·马什 29,30,31,32,44,49,51
- Martí, José 何塞·马蒂 73
- Martin, Calvin 卡尔文·马丁 42
- Martínez-Alier, J. J. 马丁内兹-阿里尔 63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102
- Marxists 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15,102
- Massard-Guilbaud, Geneviève 吉内维夫·马萨特-吉尔伯德 59
- materialism, historical 历史唯物主义 102
- Mathews, Jessica T. 杰西卡·马修斯 79
- Mauritius 毛里求斯 28
- Maxwell, Robert S. 罗伯特·麦克斯维尔 50
- Maya 玛雅 104
- McCann, James C. 詹姆斯·麦克卡恩 71
- McCormick, John 约翰·麦考密克 90
- McDaniel, Carl N. 卡尔·麦克丹尼尔 71
- McEvoy, Arthur 亚瑟·麦克沃伊 112
- McKinley, Daniel 丹尼尔·麦金利 13
- McNeil, John R. 约翰·麦克尼尔 8, 37,62,70,84,86,91,96,102,124
- McNeil, William H. 威廉·麦克尼尔 5, 10,127
-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 20,29,30,33, 34,51,62-4,74,86,112,120
- Meiggs, Russell 拉塞尔·梅格斯 74
- Melanesia 美拉尼西亚 70
- Melosi, Martin 马丁·麦乐西 46,48
- Melville, Elinor G. K. 埃利诺·麦尔维尔 74,100
- Mencius 孟子 21-4
- Mendelian genetics 孟德尔遗传学 110
- Merchant Carolyn 卡罗琳·麦茜特 41, 43,47,75,91,101,114,115,116
- Mesopotamia 两河流域 62
- Mexico 墨西哥 73,74,99
- Meyer, William B. 威廉·迈耶 79
- Mezquital, Valley of 梅斯基塔尔山谷 74,99
- Micronesia 密克罗尼西亚 70
- Middle Ages 中世纪 12,26-7,56,60, 74-5,100



- migrations 迁徙/移民/移居 4,72,103
- military history 军事史 11,16,20,27,59,74,85,102
- Mill, John Stuart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51
- Miller, Char 查尔·米勒 37,44
- mining 采矿/采矿业 6,24,48,61,103,109
- Minnesota 明尼苏达州 50
- Minnesota Historical Society 明尼苏达历史学会 50
- monastery 修道院 26
- monsoon 季风 88
- Montreal Protocol 蒙特利尔议定书 107
- Morello, Jorge 乔治·莫雷洛 73
- Mount Rainier National Park 雷尼尔山国家公园 45
- Muir, John 约翰·缪尔 37,39,44
- Mumford, Lewis 刘易斯·芒福德 78
- museums 博物馆 121
- Muslims 穆斯林 24
- Myllyntaus, Timo 蒂莫·米尔恩托斯 57,60
- N
- Nainital 奈尼塔尔 64
- Nankai University 南开大学 66
- Nash, Roderick 罗德里克·纳什 7,39,40
- 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 国家公共史理事会(NCPH) 45
-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New Delhi 新德里国立科技与发展研究所(NIS-TADS) 64
- National Parks 国家公园 38,44,45,72
- Native American Indians 美洲土著印第安人 5,7,8,16,42,43,55
- natural gas 天然气 108
- natural history 自然史 90,120
- Nauru 瑙鲁 71,105
- Navajos 纳瓦霍人 10
- Near East 近东 86
- Neboit-Guilhot, R. 尼博伊特-吉尔霍特 59
- Netherlands 荷兰 53,54,57,60,65,89
- Nevada 内华达州 47
- New Caledonia 新喀里多尼亚 67
-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 43,44
- New Guinea 新几内亚 67,70
-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46,121
- New Zealand 新西兰 53,67,68-9,70,90,122,124
- Nile River 尼罗河 62
- Nîmes (Nemausus) 尼姆 30
- Nixon, Richard M. 理查德·尼克松 39
- Norse 挪威人 81
- North America 北美/北美洲 7,8,30,35,42,49,53,54,55,56,57,72,74,86,108
- North Atlantic Ocean 北大西洋 88



- North Carolina 北卡罗来纳州 50,122
- Norwood, Vera 维拉·诺伍德 37
- nuclear power 核动力 2
- nuclear weapons 核武器 2
- O**
- Oceania 大洋洲 69—71,86
- oceans 海洋/大洋 3,77,111,112
- Öckerman, Anders 安德斯·奥克曼 61, 82
- O'Connor, James 詹姆斯·奥康纳 93, 101,102
- olives 橄榄 120
- Opie, John 约翰·奥佩 7,40,42,96, 127
- Ortiz Monasterio, Fernando 费尔南多·奥蒂兹·莫纳斯特利欧 73
- Ortiz Monasterio, José 何塞·奥蒂兹·莫纳斯特利欧 73
- Osborn, Matt 马特·奥斯本 57
- Otago, University of 奥塔戈大学 122, 124
- Otomí 奥拓米 99
- overgrazing 过度牧养 99
- owl, spotted 斑点猫头鹰 108
- Ox Mountain 牛山 21,22,24
- Oxford, University of 牛津大学 122
- ozone layer 臭氧层 2
- P**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太平洋历史评论》 54
- Pacific Islands 太平洋诸岛 67,70
-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13,54,67,69,70, 81,84,88,90,111,119
- Pakeha 帕基哈 68,69
- pandas 大熊猫 108,109
- Paris 巴黎 19
- Park, Geoff 杰夫·帕克 69
- Paul the Deacon 助祭保罗 26
- Pawson, Eric 埃里克·波森 67,68
- Pearson, Byron 拜伦·皮尔森 46
- Peneios River 皮尼奥斯河 34
- Pentelicus, Mount 彭特里库斯山 120
- Pericles 伯里克利 120
- Persia 波斯 19,22
- petroleum 石油 108
- Petulla, Joseph M. 约瑟夫·佩图拉 42
- Pfister, Christian 克里斯蒂安·普菲斯特 12,57,59
- Philippines 菲律宾 90
- philosophy 哲学/体系 8,12,17,47,54, 58,59,62,87,115
- phosphates 磷酸盐 106
- pigs 猪 81
- Pinchot, Gifford 吉福德·平肖 37,44
- Pinkett, Harold 哈罗德·平克特 44
- Plato 柏拉图 21,99
- Poivre, Pierre 皮埃尔·波弗尔 28,29, 49,58
- pollution 污染 2,3,6,27,33,36,39,45,



- 49, 58, 60, 63, 64, 92, 96, 98, 99, 104, 107, 108, 112
- Polynesia 波利尼西亚 68, 70, 81, 121
- Pont du Gard 嘉德水道桥 30
- Ponting, Clive 克莱夫·庞廷 81
- population 人口 5, 7, 11, 20, 26, 66, 72, 81, 83, 84, 85, 103, 104, 105, 106, 125
- Porter, Dale H. 戴尔·波特 58
- Portugal 葡萄牙 53, 54, 62, 63
- Powell, J. M. J. M. 鲍威尔 9, 68
- Powell, John Wesley 约翰·韦斯利·鲍威尔 37
- Prague 布拉格 57, 61, 63
- presentism 现在主义 98
- Price, Jennifer 珍妮弗·普莱斯 47
- professionalism 专业化 94
- Progressive Conservation Movement 进步的
资源保护运动 36, 37
- Ptolemy 托勒密 24
- Purcell, Nicholas 尼古拉斯·普塞尔 62
- Pursell, Carroll 卡罗尔·帕塞尔 48
- Pylos 皮洛斯 20
- Pyne, Stephen J. 斯蒂芬·派因 68, 87, 95
- Q**
- Quebec 魁北克 55, 56
- R**
- racism 种族主义 89, 103
- Rackham, Oliver 奥利弗·拉克姆 58, 62
- Rácz, Lajos 拉乔斯·拉奇 61
- radioactivity 放射性 6, 39, 77
- Radkau, Joachim 约阿希姆·拉德卡
37, 59, 82, 83
- rainforests 雨林 74, 87, 91, 119
- Rajala, Richard 理查德·拉加拉 55
- Rajan, Ravi 罗维·罗杰恩 64
- Raumolin, Jussi 约西·拉莫林 61
- Rawat, Ajay 阿杰伊·罗瓦特 64
- Ray, Arthur 阿瑟·雷 55
- revolutions 革命 87, 102
- Rhine River 莱茵河 60
- Rhineland 莱茵兰 60
- Richards, John F. 约翰·理查兹 79,
85, 87, 108
- Robin, Libby 利比·罗宾 67, 68, 89
- Rodman, John 约翰·罗德曼 10
- Rolett, Barry 巴里·罗莱特 81
- Rolls, Eric 埃里克·罗尔斯 68
- Rome, Adam 亚当·罗姆 38
- Rome, Romans 罗马; 古罗马/古罗马人
13, 24, 29, 30, 38, 51, 62, 99, 108
- Roosevelt, Franklin D. 富兰克林·罗斯福
38, 44
- Roosevelt, 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38, 44
- Roxburgh, William 威廉·罗克斯巴勒
29
- Royal Botanic Gardens 皇家植物园 89



- Runte, Alfred 阿尔弗雷德·朗特 44
 Russell, Edmund 埃德蒙·拉塞尔 109
 Russell, William 威廉·罗素 78
 Russia 俄国/俄罗斯 53, 54, 57, 61—2, 84
S
 sacred groves 圣林 20, 25, 65
 Saikku, Mikko 米科·塞库 57
 Sallares, Robert 罗伯特·萨拉勒斯 74
 San Francisco 旧金山 87
 Sánchez-Picón, Andrés 安德烈斯·桑切斯·皮科恩 63
 Sandberg, L. Anders 安德斯·桑德伯格 61
 Sandlos, John 约翰·桑德罗斯 56
 Sangwan, Satpal 萨特帕尔·桑万 64
 Santa Cruz Island 圣克鲁斯岛 111
 Santiago 圣地亚哥 74
 Satya, Laxman D. 拉科斯曼·萨提耶 65
 Sauer, Carl Ortwin 卡尔·奥特温·索尔 51, 78
 Scandinavia 斯堪的纳维亚, 60—1
 Schrepfer, Susan 苏珊·施里普弗 47
 Scotland 苏格兰 29, 57, 58, 89, 123
 sea,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海洋环境史 103
 Sears, Paul 保罗·希尔斯 13
 Sedrez, Lise 莉萨·塞德勒兹 73
 Sellars, Richard 理查德·塞勒斯 44
 Semple, Ellen Churchill 艾伦·丘吉尔·森普尔 51
 Seville 塞维利亚 26, 73
 Shapiro, Judith 夏竹丽 66
 Sheail, John 约翰·希埃尔 58
 sheep 羊/绵羊 22, 69, 100
 Shelford, Victor 维克多·谢尔弗得 14
 Shepard, Paul 保罗·谢泼德 13
 shrimp 虾 112
 Sichuan 四川 109
 Sicily 西西里 20
 Sierra Club 塞拉俱乐部 39, 46
 Simmons, Ian Gordon 伊恩·戈登·西蒙斯 9, 58, 79, 115, 117, 118
 Singh, Rana P. B. 拉纳·辛格 64
 Slovakia 斯洛伐克 61
 Smout, T. C. T. C. 斯马特 58
 social ecology 社会生态学 90, 91
 social history 社会史 50, 69, 71, 102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 8, 9, 10, 11, 63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技术史学会 48, 49
 soil conservation 土壤保护 38, 72
 soils history 土壤的历史 78, 102
 Sörlin, Sverker 斯维尔克·索林 61, 82
 sources 资料/来源/材料 12, 51, 67, 77, 78, 80, 102, 118, 119, 120
 South Africa 南非 27, 53, 55, 71, 72, 111, 122



- South Africa, University of 南非大学 122
- South Asia 南亚 51, 54, 64, 88
- Southeast Asia 东南亚 57, 64, 65
- Spain, Spanish 西班牙; 西班牙语 24, 34, 43, 53, 54, 62-3, 73, 100
- Sparta 斯巴达 20
- Sponsel, Leslie E. 莱斯利·斯宾瑟尔 87
- St Andrews (Scotland) 圣安德鲁斯(苏格兰) 57, 58, 122
- St Andrews, University of 圣安德鲁斯大学 58
- steel 钢 92
- Steen, Harold K. "Pete," 哈罗德·“波特”·斯蒂恩 44, 50
- Steinberg, Ted 泰德·斯坦伯格 42
- Stevooort (Netherlands) 斯蒂沃特(荷兰) 57
- Stewart, Mart 马特·斯图尔特 37, 41, 49
- Stine, Jeffrey K. 杰里弗·斯泰恩 48
- Stirling, University of 斯特林大学 122
- stories (historical narratives) 故事(历史叙事) 116, 117
- Stroud, Ellen 艾伦·斯特劳德 113
- Struchkov, Anton 安东·斯特鲁齐可夫 61
- sugar 糖/糖料作物 87, 90, 120
- sustainability 可持续/可持续性 14, 23, 50, 83, 90, 93, 102, 103
- Sweden 瑞典 53, 54, 60, 61
- Switzerland 瑞士 12, 53, 54, 57, 59
- Szabó, Peter 彼得·绍伯 61
- Szarka, Joseph 约瑟夫·萨扎卡 59
- T**
- taro (kalo) 芋头 121
- Tarr, Joel 乔尔·塔尔 46
- Tasmania 塔斯马尼亚岛 106
- TeBrake, William 威廉·特布雷克 60, 74
- technology, history of 技术史 6, 36, 48, 49
- Thames, River 泰晤士河 58
- Theophrastus 泰奥弗拉斯托斯 89
- Thessaly 塞萨利 34
- Thirgood, J. V. J. V. 瑟古德 74
- Thomas, Keith 基思·托马斯 58
- Thomas, Philip D. 菲利普·托马斯 50
- Thomas, William L., Jr. 小威廉·托马斯 78
- Thoreau, Henry David 亨利·大卫·梭罗 73
- Thucydides 修昔底德 15, 20
- Thüry, Günther E. 冈瑟·瑟里 74
- Tianjin 天津 66
- tigers 老虎 108
- Tikopia 蒂科皮亚岛 81
- timber 木材/材木 20, 23, 24, 28, 90, 106, 107



- Timur (Tamerlane) 帖木儿 24
- Toronto 多伦多 74
- Totman, Conrad 康拉德·托特曼 66
- Toynbee, Arnold 阿诺德·汤因比 79
- tree rings 年轮 12,35
- Tuan, Yi-Fu 段义孚 66
- Tucker, Richard P. 理查德·图克 87, 89,90
- Tunis 突尼斯 24
-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35,79
- Twentieth Century, Early 20 世纪初年 32—5
- U**
- Udall, Stewart L. 斯图尔特·尤德尔 38
- Uekötter, Frank 弗兰克·尤科特 59
- Umea University 于默奥大学 61
- United Kingdom 英国 12,56
-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90,103,104,107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7
-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107
- United States 美国 36—52
- Federal Land Survey 联邦土地勘测 43
- Forest Service 林务局 38,44
- Homestead Act 宅地法 43
- National Park Service 国家公园管理局 8,44
- Uppsala University 乌普萨拉大学 61
- urban history 城市史 6
- Urban History Review* 《城市史评论》 56
- urbanization 城市化 83
- Utah 犹他州 10
- Uttara Kannada (North Canara) 北卡纳达 25,112
- V**
- van Dam, Petra J. E. M. 佩特拉·范·达姆 60,74
- van de Ven, G. P. 范·德文 60
- van der Windt, H. J. 范·德温特 60
- van Sittert, Lance 兰斯·范·斯塔特,111
- Vieira, Alberto 艾尔伯特·维埃拉 63
- Virgil 维吉尔 90
- Vitale, Luis 路易斯·维塔尔 73
- Vlassopoulou, Chloé 克洛伊·韦拉索波罗 63
- W**
- Walker, Brett 布雷特·沃尔克 67
- Wang Lihua 王利华 66
- warfare 武装冲突/战争 3,6,11,15,17, 20,24,31,39,126
- 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 45
- Watson, Fiona 菲奥娜·沃森 58
- Webb, Walter Prescott 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 35,42

- Weeber, Karl-Wilhelm 卡尔-威勒姆·韦伯 74
- Weiner, Douglas 道格拉斯·维纳 16,62
- Wells, H. G. H. G. 威尔斯 100
- Western Ghats Mountains 西高止山 65
- whales 鲸鱼 107,108,111
- White, Lynn 林恩·怀特 12
- White, Richard 理查德·怀特 37,41
- wilderness 荒野 3,26,36,39,55,75,118
- wildlife 野生动物/野生动植物/野生生物 6,29,38,50,55,56,71,72,86
- Wilkins, Thurman 瑟曼·威尔金斯 44
- Williams, Michael 迈克尔·威廉斯 50, 87,107,125
- wine 葡萄酒 120
- Winiwarter, Verena 韦雷纳·威尼沃特 57,59
- Wisconsin, University of 威斯康星大学 122
- Wolong 卧龙 109
- women's history 妇女的历史 16,46,47, 64,104
- wood 木材 24,34,106,107,108,120,121
- World Bank 世界银行 105
-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 世界环境史 42,53,54,78,79,82,84,85
- world history texts 世界史教材 92
- world market economy 世界市场经济 87, 92,97,105,106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WTO) 105
- World War I 一战 100
- World War II 二战 39,105,110
- World Wildlife Fund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96
- Worster, Donald 唐纳德·沃斯特 1,7, 9,37,40,42,43,49,54,75,84,96,114, 115,116,125,127
- Wynn, Graeme 格雷姆·温 55
- X**
- Xenophon 色诺芬 22,23
- Y**
-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 50
- Yellowstone 黄石公园 38
- Yerolympos, Alexandra 亚历山德拉·耶罗林普斯 64
- Z**
- Zeller, Suzanne 苏珊娜·泽勒 56
- Zeus 宙斯 19
- Zimbabwe 津巴布韦 72
- Zupko, Ronald E. 罗纳德·祖普科 74



译后记

在2007年春季学期开设的《环境史研究导论》课上,我将休斯的《什么是环境史》列为课程的主要参考书,并安排7位研究生将它作为翻译练习先行译出,具体是:陈黎黎译第一章,施雯译第二章,李进译第三章,王玉山译第四章,冯德崎译第五章,李睿译第六章,陈俊涛译第七章。由于同学们译稿中的错误太多、太离谱,我不得不全部重译,并反复校改。

通过这项翻译训练,我体会到,对环境史著作的翻译是我自己从事环境史研究,并进行研究生培养的非常必要的一步。因为我们从世界史学科介入环境史研究,是缺乏名师引领和指导的。在此情况下,翻译环境史学术著作,就不失为一种特殊的精读原典、向大家学习的方式,而且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由此,我们能切切实实地接触各种前沿问题,认识到问题提出的方式、问题研究和解决的路径以及结论达致的过程。休斯在对如何从事环境史进行思考时,也特别说到:“对训练环境史方面的著作来说,没有什么比认真阅读那些可作为该领域之典范著作的书籍更加有益的事情。”(见原书第122页)

虽然休斯这部著作的篇幅不大,但这项译事在集体智慧的凝结方面,与以前我们翻译《语境中的洛克》、《火之简史》等著作相比,一点都不少。

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在翻译全书的第一句话,也就是休斯对环境史所下的定义时,我请教过刘北成老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谢江南教授、首都师范大学的张静老师,他们给了我很好的指点。张静还一再说,休斯的那句英文表达真是漂亮,但用中文表达起来还真不那么容易。我十分感



谢他们的指点。在最后通读译文时,我又根据自己对休斯的环境史思想的理解,再次对那句中文译文做了些调整。

在翻译过程中,我也与休斯本人保持了联系。当我请他为中译本作序时,他欣然应允,并在其中特别就环境史的内涵,以及他到底在考虑什么,做了更明确的阐释。鉴于休斯兼具环境史开创者、编辑和众多环境史学家之私交的特殊身份,他关于环境史的阐释,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环境史是很有帮助的。此外,我还就翻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随时向他请教,他总是及时回复,由此让我感受到的一位长者的风范和学者的亲和力,乃是翻译之外的最大收获。

翻译基本完成后,我将译稿发给了包老师、夏老师、小高和侯深等朋友,也给清华大学教授、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坤民先生看了。张先生作为中国环保领域的领军人物,为人做事一贯广受称道,而对后生晚辈,张先生总是关爱有加。他除了表扬我所做的工作外,还特别说到,译文中存在比较生硬的翻译痕迹。对于张先生的意见我是非常重视的,这也是促使我反复斟酌译文的一大动力。

另外,为做好这项翻译工作,还有许多同学付出了额外的努力。在校对拉丁美洲部分的译文时,在职研究生、首都师范大学西班牙语老师陈浩给予了必要的指点,对“古巴哈瓦那美洲文学艺术院奖”这一名称的翻译,以及该条译注的添加,即是他指点的结果。在写译者序的过程中,刘向阳同学替我查找相关著作和其他资料,并对休斯的研究做了可贵的分析。正文翻译基本妥当之后,我安排施霄同学承担原著索引翻译和整理工作。她做得相当认真,甚至将原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都挑了出来。

还要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岳秀坤和陈甜,因为他们的认真编校,这一译著的质量才得以进一步提高。

最后要说的是,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我还来不及广泛而深入地研读休斯介绍的众多环境史著作,因而对于他就有关著作所做的点评,我尚不能做任何分析和评论,这样,我不得不放弃“译者序”中原计划的这部分



内容。对此,只好肯请今后用到此书的学界同仁,在各自的具体研究和教学中细加考虑。对于译文中因我本人的中英文水平以及思维局限而造成的问题,当然概由我负责。我真心祈望学界朋友和同道批评指正。

梅雪芹

2008年8月13日



何谓环境史？它是一种立足于研究不同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理解人类所处、所做与所思的历史。在这本开创性的著作中，J.唐纳德·休斯对环境史所思考的问题、其研究角度与从业者做了全面深入的介绍。他着眼于全球，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形态各异的环境史整合在一起，并揭示了它们各自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与趋势。对这一学科已有深入思考的人能够从本书中获得新的视角；对初学者来说，这本书能为将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多角度的启发，是一本无可替代的入门教材。



如果想理解环境史这一新兴学科的研究议题以及撰述方法，那么，这本书将以涵盖全球的广阔视野、深入浅出的学术探索以及对前沿成果的良好把握，当之无愧地成为迄今为止最好的向导。

——J. R. McNeill, 乔治敦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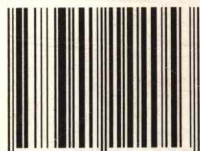
《什么是环境史》是对历史学界一门最重要，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的权威性概览。它由一位古典学学者撰写，以全球的视野，从容地对古代、中世纪以及当代的环境史进行了考察。对学者们来说，这是一份出色的学术发展水平报告，而学生也可将其用作绝佳的入门指南。

——Sverker Sörlin,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What i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SBN 978-7-301-14405-3



9 787301 144053 >

定价：29.00元